民生報叢書

永遠的催眠

●奇幻小說選集●

何穎怡 著

民生報叢書 永遠的催眠 奇幻小說選集 何穎怡・著

F
84040

十四篇科學幻想小說的結集，有機器人、魔鬼、時光隧道、許願成眞、外星人與地球等等千變萬化的題材，讓您的想像力儘情地奔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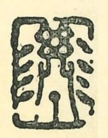


民生報叢書

永遠的催眠

奇幻小說選集

何穎怡・譯



封面設計：黃天從

目錄



交錯的平行線

本於人類皆有的美德，我將忠實的敍述這個故事，我是個快樂的已婚男人，我愛我的太太，但同時卻又不斷愛上在我生命中匆匆而過的女人。例如等紅燈時，只要瞥一眼隔壁計程車裏的女孩，我就可能無助的愛上她；搭電梯時，看見一個女孩手中拿著打字蠟紙，當她在十樓出電梯時，簡直把我的心都帶走了。記得有一次我愛上一個同公車的模特兒，她手中拿著一封待寄的信，我企圖偷窺回信地址，記下它。

撥錯號碼的電話是最强烈的誘惑，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一個女孩說：「請找大衞說話！」我們家中並無大衞其人，而且我知道打電話的女孩是個全然陌生的人，但兩秒鐘內，我可以陷入與她約會的幻想，發生關係，搞得家庭破碎，兩人私奔去義大利的卡普拉島，一輩子生活在罪惡中。然後我說：「請問你打幾號？」掛斷電話後，簡直不敢望我太太一眼，罪惡極了。

這天，我在麥迪遜大道五〇九號辦公室電話響時，我又故態復萌，我的秘書和簿記員都外出午餐了，我便將電話接了過來。頓時，一個機關槍式的女聲說：「哈囉，珍妮！我得到那個工作了！辦公室就在第五街轉角處第凡內大樓，我的新辦公室好可愛，我有一張自己的桌子，還有一塊我自己的小地方，還有一面可以獨覽的窗子，我——」

「抱歉，」我結束了荒唐幻想：「你打幾號？」

「老天！我應該不是打給你才對。」

「我想不是。」

「眞抱歉！這麼打攪你。」

「沒關係，恭喜你得到新工作。」

她笑了，說：「謝謝！」

我們掛掉電話。她的聲音聽來實在迷人，我決定應該把卡普拉島改爲大溪地。

電話鈴又響了，又是她的聲音。

「珍妮達玲！我是派茜，方才發生一件大丟臉事，我打電話給妳，在電話裏幾幾呱呱一陣，然後一個天底下最羅曼蒂克的聲音說——」

「謝謝妳！派茜，你又撥錯了。」

「天老爺！又是你？」

「嗯——」

「你那兒是不是普斯卡九—三二三二號？」

「差得遠，我這兒是普萊莎六—五〇〇〇號。」

「我不知道怎麼可能撥成這樣？我今天一定出奇的笨。」

「說不定是出奇的興奮。」

「對不起！」

「沒關係，」我說：「我認爲妳的聲音也很羅曼蒂克。」

我們掛斷電話，然後我外出午餐，記住普斯卡九─三二三二號，我要打過去給珍妮，然後……，幹嘛呢？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會這麼；但是整個午餐時間，我一直陶醉在夢幻裏，直到我回到辦公室去面對下午的痲煩事，直把我打回到現實裏。

但我在騙人，因爲當晚回家，我沒把這事告訴我太太。她在嫁我前，在辦公室裏替我做事，一直對辦公室的事還感興趣。平常，我們總在晚上花一小時談論辦公室發生的事。今晚照例，但是我省略了「派茜事件」。我感到罪惡。

第二天我一早便去辦公室，企圖以「超時工作」來平衡我的罪惡感。女孩子們都還沒來，電話線直撥至我桌上，八點半左右，電話響了。我說：「普萊莎六──五〇〇〇號！」

電話那頭一片死寂，叫人憤怒，我最痛恨那些接線小姐忙不過來時，還急忙忙把線撥過來，然後自顧去忙別的線，叫人空等。

「聽著，怪物！」我說：「我希望妳聽得見，下次妳若沒準備好把對方接過來就不要通知我！妳以爲我是什麼馬屁精嗎？下地獄去吧！」

當我正準備掛電話時，一個小小的聲音說：「對不起。」

「什麼？派茜，難道又是妳？」

「是的。」她說。

我的心急跳了起來，我知道這一次不可能還是意外，她記下了我的電話，她想和我說話。

「早安，派茜。」我說。

「你今早脾氣眞壞。」

「大概唐突了妳。」

「不！這是我的錯，我不應該這麼打攪你的。我想打電話給珍妮，卻一直撥到

這兒來。我們的線大概搭錯了。」

「眞叫人失望，我還以爲妳是想聽我那羅曼蒂克的聲音。」

「沒有羅曼蒂克到那個地步！」她笑道。

「那是因爲我太粗魯了，我願意請妳一道午餐來表示我的歉意。」

「不，謝謝！」

「妳什麼時候開始新工作？」

「今早，再見！」

「祝好運，派茜。請再打電話給『珍妮』，然後告訴『我』新工作進行的如何。」

我掛掉電話，問自己今天提早上班是想接電話？還是想補償？我無法和良心對抗，當你立足不穩時，你做的任何事看來都是可鄙而不足捍衛。我給了辦公室裏的女孩一個不好過的早晨。

當我吃完午飯回來時，問可有我的電話。

「只有電話公司，」我的秘書說：「他們說我們的電話線有點問題。」

我告訴自己，今天的確是意外事件了，派茜並不想打電話給我。

下午四點，我讓女孩們提早下班，以補償我今早對她們的苛刻，至少這是我告訴自己的理由。我在辦公室亂逛了一個半小時，盼望派茜會再打電話來，不斷製造奇想，直到我看不起自己爲止。

我把去年耶誕節時辦公室宴會剩下的一瓶酒倒出來喝，喝完後，鎖上門，準備回家。正當我按下電梯按鈕，聽見辦公室電話響了，我直衝回辦公室，抓起電話，自覺像個傻瓜，便打算以笑話開場。我說：「普斯卡九一三二三二號。」一邊直喘氣。

「對不起，」我太太說：「我打錯了。」

我只好讓她掛斷，因爲無法解釋我的玩笑。我等她再打來，一邊我該用什麼聲音，才不會使她疑心方才接電話的是我。我決定用「保持距離」技巧，所以電話再度響時，我拿起電話，離耳邊幾呎遠，先對著辦公室不存在的人大聲指揮幾句，然

後再把電話放進嘴旁，說：「哈囉！」

「天，你聽起來像個大將軍。」

「派茜？」我的心「砰」地大跳了一下。

「大概是。」

「妳是打給我，還是打給珍妮。」

「當然是珍妮。這線路眞是一團糟，我已經通知了電話公司。」

「我知道，新工作如何？」

「還好，辦公室裏有個主管吠起人來和你一樣。使我害怕。」

「讓我給妳個忠告，派茜。別怕，當一個男人狂吠時，通常只是要掩飾自己的良心不安。」

「我不明白。」

「或許他感覺自己並不能勝任那個大位子，只好虛張聲勢一番。」

「不可能。」

「或許他被妳吸引了，爲了不破壞辦公室效率，只好對妳粗聲惡氣，來逃避妳對他的吸引力。」

「也不可能如此！」

「難道說妳不吸引人？」

「這個問題不應問我本人。」

「不過，妳有個很美的聲音。」

「謝謝你，先生！」

「派茜，」我說：「我有個更富智慧的建議，看來亞歷山大貝爾的發明使我們註定要相識，所以我們不要違背天命，爲什麼明天不一道吃飯？」

「恐怕不行。」

「妳和珍妮約好了？」

「是的。」

「那爲什麼不和我一道吃？我替珍妮做了一半的事，替她回妳的電話，而我得

到了什麼報償？只有電話修理公司的帳單。公平嗎？派茜，我們一道吃『半個午餐』剩下的一半妳包回去給珍妮好了。」

她笑了，聽來可人至極：「你是個迷人的傢伙，你叫什麼名字？」

「霍華。」

「霍華什麼？」

「派茜什麼？」

「你先說。」

「我要冒一次險，我要不在午餐時告訴妳，不然就保持無名到底。」

「好吧！」她說：「我一點至二點休息，在那裏碰頭？」

「洛克菲勒廣場，左邊第三個旗桿下。」

「眞氣派。」

「左邊第三個旗桿，記住了？」

「嗯！」

「明午一點？」

「一點。」派茜複述。

「妳只要看到一個鼻上穿著骨頭的人就是我，我沒有姓，我是個原始土著。」

我們大笑，掛掉電話。我衝出辦公室以避免接到我太太的電話。當晚，我也不誠實，而且興奮得無法入眠。第二天下午一點，我在左邊第三個旗桿下，練習我俏皮的「對白」，而且想辦法使自己看來很棒。我知道派茜可能躲在暗處觀察我，若我不合她意，可能她就不會露面。

我一直觀察來來往往的女孩，猜派茜可能長得像誰？我等著！練習著對白！但派茜一直沒出現，一點半到了，我知道我不會通過派茜的標準。她可能看了看我，然後決定忘掉這整件事。我這輩子還不曾這麼羞辱憤怒過。

我的簿記員下午辭職了，實在不能怪她，任何一個自尊自重的女孩決不可能忍受我那天的態度。下班後，我搞得很晚，聯繫「職業介紹所」找新的簿記員。差不多六點，電話響了，是派茜。

「找我還是找珍妮？」我生氣的問。

「我找你。」她說，和我一樣生氣。

「普萊莎六－五〇〇〇？」

「不是！你知道根本沒有這個號碼，你是個騙子。我是打給珍妮，希望能接到這兒來。」

「妳說沒這個號碼，是什麼意思？」

「土著先生，我不知道你在幽默？讓我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露面，你應當自感羞慚。」

「妳等了一個小時？才怪！妳根本不在那兒。」

「我去了，是你失約。」

「派茜，這是不可能的。我一直等到一點半，妳幾點到的？」

「一點正！」

「那一定出錯了，妳確信沒搞錯，左邊第三根旗桿？」

「左邊第三根旗桿沒錯。」

「我們一定是搞錯旗桿了，眞遺憾。」

「我不相信。」

「我能說什麼？我還以爲妳失約，憤怒極了，我的簿記員都因此辭職了，妳不會正好是個簿記員吧？」

「不，而且我不在找新工作。」

「派茜，明天一道午餐好嗎？這一次我們找個不會錯過面的地點。」

「我不知道……」

「拜託！我想搞清楚妳說這個號碼這回事，這說不通嘛！」

「沒有這個號碼。」

「那我用什麼打電話？有線電話？」

她笑了！

「妳的電話號碼多少？派茜？」

「嗯哼！這和姓名一樣，我不告訴你除非我知道你的。」

「但是你知道我的號碼呀！」

「我才不呢！今天下午我打電話給你，接線生說沒有這個交換代號。」

「她瘋了！我們明天下午再來討論這事。」

「不要在旗桿前。」

「妳的辦公室在第凡內大樓？第五街？」

「嗯！」

「那我明天一點在轉角處等妳。」

「妳最好要露面。」

「派茜！」

「什麼事，霍華？」

「妳生氣時，聲音更好聽。」

第二天大雨傾盆，我在三十七街和第五街東南轉角處等派茜，就在第凡內大樓外。大雨中，我由十二點半直等到一點四十。派茜並沒出現，我不能相信，不相信有人可惡到一再捉弄我。但是我想到她可愛的聲音，迷人的態度，希望是大雨使她羈留在家中，希望我回到辦公室時，有她留下的來電解釋。

我回到辦公室問有無電話？沒。我又氣又失望，走到麥迪遜大道旅店酒吧，喝了幾杯酒，驅掉滿身溼寒。我待在那裏，一邊喝酒，一邊織夢。每隔一小時打電話回辦公室保持聯繫。一度衝動的打電話至普斯卡九—三二三二，想找珍妮。接線生插進來說：「您打幾號？」

「普斯卡九—三二三二。」

「抱歉，沒有這個交換代號，請再查一查。」

我掛斷電話，又喝了幾回酒，看看才五點三十，決定再做最後一次聯繫。打回辦公室，咔啦一聲，派茜的聲音傳了過來，我不會聽錯她的聲音。

「派茜？」

「誰在說話？」

「霍華。妳在我辦公室做什麼？」

「我在家裏，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

「我不知道，我是打電話回辦公室，看來這搭錯線是兩頭都通。」

「我不要和你說話。」

「妳應當感到羞愧。」

「什麼意思？」

「聽著，派茜。這麼一再失約是卑鄙。妳若想報復，不必……」

「我沒有失約，是你失約。」

「天老爺，別再來這套。假如妳對我不感興趣，直說好了。我在那兒淋得一身濕，到現在還不乾。」

「淋濕？什麼意思？」

「在雨裏，」我大叫：「不然什麼意思？」

「什麼雨？」派茜一派訝異的問。

「少來這套，今天一直大雨，現在還在下。」

「你瘋了，」她用一種嚴厲的口吻說：「今天萬里無雲，晴得要命。」

「在城裏？」

「當然。」

「辦公室外？」

「當然。」

「在三十七街與第五街交接口，一片晴朗？」

「爲什麼是三十七街與第五街？」

「因爲第凡內大樓在那裏，妳應當在那兒。」

「別嚇我，」她顫聲說：「我想我們最好掛掉。」

「爲什麼？有什麼不對？」

「第凡內大樓在五十七街與第五街交接口。」

「白癡！我說的是新第凡內大樓。」

「你說的是舊大樓，你知道，他們在一九四五年被迫遷……」

「遷址？」

「是呀！因爲原子彈炸毀的關係，無法修復呀！」

「什麼原子彈，妳在那裏……？」

「二次大戰的原子彈呀！」

一陣冷流竄過我全身，卻不是因爲濕寒。「派茜，」我說：「講眞的，我想這不只是電話搭錯線，你的交換代號是什麼？不要管下面的號碼，告訴我交換代號。」

「美國五號。」

我查了A字頭交換代號，上面有艾卜卡二號、艾迪朗克四號、艾拉奎四號、艾拉奎五號……艾塔瓦特九號……，就是沒有「美國五號」。

「是曼哈頓區？」

「當然，不在曼哈頓，在那兒？」

「不在布朗克斯區？」我問說：「布魯克林區或昆士區？」

「我難道會住在帳篷裏？」

我深吸了一口氣：「派茜，妳姓什麼？我想，到這時候我們最好誠實點，我想發生怪事了，我叫霍華·甘貝爾。」她吸了一口氣。

「妳姓什麼，派茜？」

「三木。」

「妳是日本人？」

「是的，你是美國人？」

「妳出生在美國，派茜？」

「不是，我是在一九四五年隨著佔領美國的日本軍團來的。」

「我知道，我們戰敗了？」

「當然，你沒讀過歷史嗎？不過，我現在在紐約，而且今年是一九五四年了——」

「而且陽光普照，一九四五年你們在美國投下原子彈，然後佔領美國。」我開

始歇斯底里的笑了起來。「派茜，我們在不同時間軌道裏，妳的歷史和我的歷史不一樣，我們在完全相反的世界裏。」

「我不明白，霍華。」

「你不明白嗎？每當這個世界走到有雙重可能時，便有正、反兩個世界分化而出，同時並存。例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是不曾發現新大陸，而宇宙中便同時並存著一個發現新大陸的世界，和另一個不曾發現新大陸的世界。這就是多元世界，宇宙中可能有數千、數萬、數億個這樣的相平行的多元世界存在。派茜，我們是兩個不同世界的電話搭線了，我是在和另一個世界中的女孩約會。」

「但是，霍華……」

「我們是平行並存的世界，但一切相反，天氣、交換代號，二次大戰……，想想看，昨日下午一點，我們都站在洛克菲勒大樓下癡等，但卻在兩個不同世界，派茜達玲，遙不可及的……」

就在此時，接線生插進來說：「時間到了，請再投五分錢。」

我在口袋中摸索零錢：「派茜，你還在嗎？」

「是的！」

「我沒有零錢了，告訴接線生叫她記在妳帳上，我們不能掛斷，我們可能再也無法接通了。」

「但是，霍華，她怎麼可能記在我帳上！」

「你還不明白嗎？我們兩邊都在修理線路，一旦修好便再也接不通了，叫她記帳，派茜。」

「抱歉！」接線生說：「我們不能轉換收費，你可以掛上再撥。」

「派茜，打電話給我，打到珍妮處，我回辦公室去等妳。」

「時間到了，先生！」

「派茜，妳長的什麼樣子？告訴我，快一點！達玲，我——」

電話斷了，我回到辦公室直等到八點，派茜並未打來，或許是打不進來了。後

來的兩星期，我都將辦公室的電話直撥到桌上，親自接聽所有的電話，但是沒有派茜。有可能是這邊，也可能是那邊，將電話線給修好了。

我一直忘不了派茜，也始終牢記她那迷人的聲音，我不能把她的故事告訴別人。本來也不該告訴你的，只是最近我又愛上了在洛克菲勒廣場溜冰的一個女孩，她有著一雙美腿，在冰上滑呀！滑呀！我的心也隨之滑走了。

拿不掉的綠帽子

沒有人知道「無名大學」在那裏或教些什麼？「無名大學」有兩百名「奇人」組成的教師羣，還有大約兩千名「調適不良」的學生——是那種始終沒沒無聞的人物，直到他們贏得諾貝爾獎或成爲登上火星的第一人爲止。要是你問某人那裏畢業的，他若給你一個閃閃爍爍的答案像「州裏」、「一個依山傍水的學校」，打賭這個人就是「無名大學」畢業的。那天我再詳盡告訴你有關「無名大學」的一切。

無論如何，我們故事的主人翁亨利・海瑟便是「無名大學」的「奇人」之一。

這天，他自「心理中心」提早下班，自「物理文化」拱廊漫步而過。他並不是要看那些裸體女生進行所謂的「神奇韻律」，而是想看呈列在拱廊裏的歷年戰利品，絕大部分是「無名大學」聯隊在各種運動賽中所得。亨利・海瑟到家時無人知曉，他興奮的衝進房間，卻赫然發現他的太太蜷伏在某個男人的臂彎中。

他的太太是個三十五歲的可愛女人，有著一頭火紅的頭髮和杏眼，正被一個口袋中塞滿便條、微化學儀器和膝蓋反射槌的男人緊緊擁在懷裏，一看便知是個「無名大學」裏的典型人物。他們如此專注於互擁，都不曾看見亨利海瑟在走廊上瞪視著他們。

海瑟一百九十磅重，肌肉發達，要把這對奸夫淫婦肢解了眞是易如反掌，如此一來就可以直接達成他的目標——致這淫婦於死地；但海瑟是個天才，他的腦袋從不屑做如此直接的反應。

海瑟氣息濁重的潛回自己的實驗室，像隻貨車引擎。他打開一個貼有「十二指腸」標紙的抽屜，取出一支零點四五的左輪槍，再自幾個名稱更奇怪的抽屜中取出其他配件。在七分半鐘內，他拼裝出一個「時間機器」。

海瑟將「時間機器」拉進身旁，將按鍵定在一九〇二年，再拿起左輪槍，按下發動鈕，「時間機器」發出一陣如探測器般的聲音，海瑟便消失了。

他複現在費城華納街一二一八號門前，時間是一九〇二年六月三號，他按了這幢紅磚房的門鈴，一個男人應門。

「詹斯普先生？」海瑟啞著嗓問。

「是！」

「你是詹斯普先生？」

「我是。」

「你將有一個兒子，艾格。艾格愛倫・詹斯普，你爲他取名爲了紀念你崇拜的艾格・愛倫坡。」

那個男人怔住了，「我不知道，」他說：「我還沒結婚呢。」

「你將會！」海瑟生氣地說：「而我將不幸地和你的孫女葛麗泰結婚。對不

起！」說完，他便舉槍射殺了他太太的祖父。

「她不可能存在了，」海瑟喃喃道，吹了吹左輪槍，「我將成爲單身漢，和另一個女人結婚。不知道會是誰？」

海瑟不耐煩的等著「時間機器」照預定時間將他自動送回原來的時代，回到實驗室後，他衝進起居室。他那一頭紅髮的太太依然偎在那男人臂彎中。

海瑟氣昏了，大叫：「原來如此，太太不忠原來是這家族的傳統。看看我們誰厲害？」他乾笑了兩聲，又潛回實驗室，用「時間機器」將自己送回一九○一年，舉槍殺了葛麗泰的祖母艾瑪，再度回到家中，紅髮的葛麗泰還在那男人的臂彎中。

「不可能，我知道那老母狗是她的祖母沒錯。」海瑟喃喃道：「長得一模一樣，到底什麼地方出錯了？」

海瑟既迷惑又絕望，但並非走投無路。他回到書房，打了電話給「不良練習實驗室」，他的手指一點點自按鍵上消失。

「山姆？」他說：「我是亨利。」

「誰？」

「亨利。」

「你必須拼出全名才行。」

「亨——利——海——瑟。」

「噢，午安，亨利。」

「告訴我有關時光的一切資料。」

「時光？嗯——，」這部簡——複電腦清了清喉嚨：「時光：①絕對②相關③回歸。絕對——持續——」

「對不起，山姆，我問錯問題了。我要有關時光隧道的資料。」

山姆又重組答案，海瑟細心聽著，一邊點頭，一邊低語：「嗯，嗯！對了，我猜是這樣，持續變數，過去的行動必影響未來，我沒搞錯呀！必須是意義重大的行動，羣體效果。微不足道的行動不足改變存在主流。但『祖母』有多微不足道？」

「你想做什麼？亨利。」

「殺我的太太！」掛斷電話，回到實驗室，心中依然充塞嫉妒的怒火。

「必須做出一些意義重大的行為才行。」他喃喃道：「把葛麗泰一筆抹殺，把一切都抹殺。幹！」

海瑟複現在一七七五年維琴尼亞州的一個農場，射殺了一個叫喬治・華盛頓的上校。海瑟確信自己已經幹掉他了，但回到家中，葛麗泰依然在那人懷裏。

「天殺的！」海瑟說，子彈沒了，回到實驗室，重新塡子彈，再複現在時光隧道裏，殺了哥倫布、拿破崙、穆罕默德和一堆其他重要人物。「這一次鐵成了吧！」海瑟詛咒道。

他回到家中，發現太太依然故我。

他的膝蓋軟成一團，雙腿彷彿溶入地板裏，他回到實驗室中，「什麼才是意義重大之事？」海瑟痛苦地問自己：「要怎樣才能改變未來？我非做成不可。」

他回到二十世紀初葉的巴黎，訪問了一位名叫居禮的夫人。「夫人！」他用糟糕的法文說道：「對您我是個陌生人，但我也是位科學家，知道您在做有關『鐳』的實驗。啊！您還沒開始搞『鐳』！沒關係，我來教您有關核子分裂的事。」

他教了她，在他啓程返家時，欣然見到整個巴黎籠罩在核子爆炸的蕈雲中。「這下可教訓了那些紅杏出牆的女人……」他咬牙道。但當他看見紅髮的太太依然在那人懷中纏綿，聲音一轉成爲痛苦的呻吟。

海瑟穿過霧層回到書房，坐下沈思。「我一定漏了什麼，」海瑟說：「我最好把它搞清楚。」他痛苦的擧起電話，看來似有千鈞之重，好不容易才撥通了給圖書館的電話。

「哈囉！圖書館嗎？我是亨利。」

「誰？」

「亨——利——海——瑟。」

「噢！午安，亨利。」

「你有什麼關於喬治華盛頓的資料？」

圖書館電腦掃瞄器一邊查目錄一邊發出輕微的咯咯聲，「喬治・華盛頓，美國

第一任總統，生於——」

「第一任總統，他不是在一七七五年被謀殺了嗎？」

「眞是的，什麼問題嘛！大家都知道喬治・華盛頓是——」

「沒有人知道他被射殺了嗎？」

「被誰？」

「我！」

「什麼時候？」

「一七七五年。」

「你怎麼辦到的？」

「左輪槍。」

「我是問你怎麼能在二百年前殺他？」

「我有時間機器。」

「我這裏沒有資料，他在我檔案裏依然活得好好的，你大概沒瞄準。」

「我沒有失手。哥倫布呢？有沒有資料說他死於一四八九年？」

「沒有哇，他在一四九二年發現了新大陸。」

「不可能，他在一四八九年被謀殺了。」

「又是你？」

「嗯！」

「沒有資料，你一定是個差勁的殺手。」

「好了！好了！」海瑟咆哮道：「那居禮夫人呢？她有沒有在二十世紀初葉發現核子分裂？」

「資料上說佛萊明……」

「她應該有。」

「她沒有。」

「不可能，我親自敎她的。」

「大家都知道你是個偉大的理論家，卻不是出色的老師，你——」

「去你的，你這隻老母鷄。這一定有道理可以解釋的。」

「怎麼解釋？」

「我忘了，不過不管了。你有什麼建議嗎？」

「你眞有一部時間機器？」

「嗯！」

「那回去查一查。」

海瑟又回到一七七五年，對正在辛勤春耕的華盛頓說：「對不起，打擾。」

華盛頓奇怪的看著他：「你說話怪怪的，你那兒來的？」

「一個依山傍水的學校。」

「你看來怪怪的，有點迷迷濛濛。」

「告訴我，你知道哥倫布些什麼？」

「不多，已經死了二、三百年了。」

「是不是在一四八九年死的？」

「不對，他在一四九二年發現新大陸。」

「不對！」才說著，海瑟突然看見自己又氣又怒，滿臉通紅，穿著一件縐兮兮的灰色西裝褲，一件小了二號的紅蘇格蘭呢夾克，手中拿著一支零點四五的左輪槍。海瑟瞪視了一會，才發現他是在瞪視自己。

「老天，那是我，第一次回來謀殺華盛頓的我。要是我這次晚回來一個小時，便只能看見華盛頓的屍體了。喂！等一等，讓我先搞清楚一件事。」

但那個海瑟沒理會他，大步走向華盛頓，一槍射死他。華盛頓頹然倒下，死了。殺人者海瑟檢視著屍體，無視第二個海瑟的阻擋，自言自語的走了。

「他沒聽見我，」海瑟說：「他根本沒感覺我的存在。當我第一次射殺華盛頓時，爲何不曾感覺我要阻止我自己呢？搞什麼鬼？」

海瑟困惑不堪，回到一九四〇年代的芝加哥大學，找到了佛萊明。「我猜你在重做居禮夫人的實驗？」海瑟問。

佛萊明四處張望，彷彿聽見微弱的聲響。

「重做居禮夫人的實驗。」海瑟大聲叫喊。

佛萊明訝異的看著海瑟：「你那兒來的？」

「州裏。你是不是在重做居禮夫人發現的核子分裂？」

「不是！不是！」佛萊明大叫：「我們才是第一個研究核子分裂的人，而且我們還沒做成。警察！警察！有間諜。」

「這一次絕不再錯！」海瑟拿出左輪槍射進了佛萊明的胸部，等著警察來捉他，並上報。但出乎他意料的，佛萊明並沒死掉。佛萊明用手摸了摸胸口，對奔來探視他的人說：「沒事！胸口突然一陣熱痛，大概是神經痛。」

海瑟已經憤怒到不想等「時間機器」把他運送回去，便用自己的能力回到「無名大學」。照理說，這份奇異能力應會給他一點暗示，但是他憤怒得不及注意，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淡淡的蹣跚身體自車中走出，穿牆越門而入，臉上閃著決心的光芒。

他滑進了圖書館，準備和電腦進行長談，但電腦對他沒有反應。他又來「不良

練習實驗室」，那架簡——複電腦山姆，敏感度高，可接收一萬零七百埃的東西（埃是光的波長單位，一毫米的千萬分之一）。山姆看不見海瑟，但是對他微弱的聲音有所反應。

「山姆，」海瑟說：「我有了大發現。」

「你老是有所發現，你的檔案卷都滿了，要不要換新的帶子？」

「我需要建議，誰是有關時間旅行的權威？」

「艾瑟理・藍力士，耶魯的教授。」

「怎樣才能聯絡上他？」

「他在七五年就死了。」

「還有誰？」

「威利・莫非。」

「莫非？我們學校『創傷』學系的？這倒是個大消息。他現在人在何處？」

「他去你家了。」

海瑟腳不沾地的回到家，找遍了書房、實驗室都沒看見莫非。回到起居室，葛麗泰還在那男人懷裏。海瑟清了清喉嚨，企圖用手拍葛麗泰的肩膀，手指穿肩而過。

「對不起，達玲，威利・莫非有沒有來找過我？」

他走近看，赫然發現擁抱他老婆的正是莫非。

「莫非！」海瑟驚叫：「踏破鐵鞋無覓處，眞是奇遇。」海瑟開始連珠砲般發表他的發現，其中包含下列複雜的公式：「莫非，你聽，當喬治華盛頓微分和佛萊明積分二分之一個居禮夫人時，那麼哥倫布乘以這個減一再平方，會是什麼？」

莫非沒理會海瑟，葛麗泰也是。我連忙記下這個公式。

「聽我說，莫非，葛麗泰達玲，你能不能離開我們一會兒，唉呀！拜託你們停一會兒吧！」

海瑟使盡吃奶力量要分開這一對，但卻無法撼動他們。他的臉又登時通紅了起來，用力捶打那對親熱中的男女，我想我最好得出面干涉了。

「海瑟！」

「誰在說話？」

「出來一下，我有話和你說。」

海瑟穿牆而過：「你在那裏？」

「在這兒。」

「你看來有點迷迷濛濛。」

「你也是。」

「你是誰？」

「我是艾瑟理・藍力士。」

「耶魯教授藍力士？」

「對。」

「你不是在七五年就死了嗎？」

「我消失了。」

「你說『消失』是什麼意思？」

「我發明了一部『時間機器』。」

「老天爺，我也是。今天下午我便有所發現，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藍力士，時光並不是持續變數？」

「是嗎？」

「時光是一連串不連續的分子，像珠串上的珍珠。」

「是嗎？」

「每一個分子都有它自己的『過去』與『未來』，但分子間互不影響，你看，假如華盛頓等於居禮夫人乘以拿破崙減去哥倫布的兩次方——」

「不要管那些公式了，亨利。」

「但這是能轉變爲量子的公式啊！時光轉成不連續的量子微粒。我們可以複現到每一個粒子去，改變它，但是一個粒子的改變不足以影響全局，對不對？」

「不對！」

「你說不對什麼意思？」海瑟在薄霧中張牙舞爪，「你用餘擺線公式然後——」

「不對！」我又打斷他：「聽我說，亨利。」

「你說。」

「你有沒有發現你愈來愈輕若無物，迷迷濛濛？空間和時間對你都不再有影響？」

「對！」

「亨利，我在七五年不幸發明了時間機器。」

「你說過了。你的功能輸入多少？」

「別管什麼功能不功能了。當我第一次複現到過去時，我回到了洪積世（一百萬年前）。想照些乳齒象、劍齒虎的相片，當我在取景時，一不小心踩死了一隻洪積世昆蟲。」

「老天！」海瑟說。

「我嚇壞了，擔心整個演化歷史因此而變，回到現世卻什麼也沒變。」

「噉！」

「我不得其解，又回到洪積世，殺了乳齒象，但七五年還是一點也沒變，我又回去，再繼續殘殺，還是一樣。我在時間隧道裏鑽進鑽出，大肆屠殺，只爲了要改變現狀——」

「和我一樣，奇怪我們沒碰見對方。」

「一點也不奇怪。」

「我殺了哥倫布。」

「我殺了馬可波羅。」

「我殺了拿破崙。」

「我認爲愛因斯坦比較重要。」

「連穆罕默德之死都沒改變現狀，我原對他寄望頗深。」

「我知道，我也殺了他。」

「怎麼可能？」

「我在西元五百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殺了他。」

「不可能？我在五百九十八年一月五日便把他解決了。」

「我相信。」

「但他怎麼可能一死再死？」

「我們都殺了他。」

「那怎麼可能？」

「亨利，」我說：「時間是一種完全主觀的東西，私人的事——一種個人經驗。沒有所謂客觀的時間這回事，就像沒有客觀的愛、客觀的靈魂一樣。」

「你是說『時光隧道』是不可能的；但我們都去過了呀！」

「我知道，還有其他許多人。但我們只是回到個人的過去中，而非他人的過去。時間並非客觀及共有的持續變數，宇宙中有數十億個人，每個人有其持續變數，而一個人的持續變數不影響另一個人。我們就像大鍋中數百萬條麵條般，誰也不影響誰的過去與未來。我們只在自己的線上來來去去。」

「但我們不是見面了嗎？」

「但你已不是時間旅者了。我們已成了麵湯。」

「麵湯？」

「是的，我們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到任何線上，因爲你我已毀了自己。」

「我不明白。」

「當一個人企圖改變過去時，只會影響到自己的過去。過去就如同回憶，只能抹掉自己，不能抹掉別人，我們抹掉了自己，但別人的依舊在進行。我們已不存在，永遠消失了。」

「不存在？」

「每破壞一次過去，我們便消失一點，現在我們已完全消失，完成了慢性自殺，我們已經不是人，而是鬼。我希望葛麗泰和莫非先生能快樂相處。走吧！佛萊明正告訴居禮夫人一個有趣故事。走吧！我們去聽！」

卓普大戰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發電者：華倫頓，加州總部

收電者：尼爾遜，紐約方程系統服務部

主旨：進度延誤

比爾老兄，我看你有大麻煩了。今天老闆看了「波特」電腦的輸出表，發現貴

處負責的八七一三會計計畫，比進度慢了兩個月，正在大發雷霆，而且貴處中央電腦使用時數超出預算百分之四十二。切記，蒙格羅要全靠貴處進行八七二三會計計畫生財，不然便完了。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發電者：尼爾遜

收電者：華倫頓

主旨：進度延誤

我正準備去電解釋進度延誤、電腦使用超出預算這件事。貴處見到的只是電腦輸出的成堆數字，那不能概括所有事實。

事實上，本地方程設計人員士氣空前高昂。過去兩個月來，病假人數比以往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七，也沒和上司吵架或告密事件發生。

這一切都該歸功於本地一位方程設計人員赫塞朶夫——「卓普大戰」遊樂器的發明者。亂糟糟的頭髮，邋遢的穿著，他給人的第一印象不佳；但他的確是個天才，隻手獨力發明了「卓普大戰」所有程式，一個叫人振奮不已的遊戲。

爲了使你更進一步了解「卓普大戰」，我已設法將該遊戲程式輸入你辦公室的終端機，只要你接通中央電腦，按出「卓普」兩字，一場大戰便可顯現在終端機螢幕上。

我解釋一下「卓普大戰」的玩法。西元二七八三年，人類已移民到銀河系的許多星球上生活，但突然間，另一星系上的卓普人率大軍來犯。你是地球「鐵連戰艦」隊長，必須到銀河系中搜尋卓普大軍，加以摧毀。

終端機螢幕會顯示你位於銀河系那一區域中，及周圍有那些星球。你可以用雷射探勘器找出敵人的位置。你所有的戰艦上有下列幾種武器——量子光束、反物質飛彈，在危急情況中你還可以用死光魚雷。你的戰艦有「防護罩」保護，但每次卓普人進攻，你的能源便少了一些，能源用完，「防護罩」便消失，敵人便可輕易炸

毀你。你也可以逃到友邦星球上補充能源，也可自螢幕上暫時消失做區間跳躍。你同時還要應付同戰艦中的人，其中有的是間諜，會領頭叛變；而且還要應付任何武器發射系統的故障。

「卓普大戰」使用方法附送，祝連戰皆捷！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十日

發電者：華倫頓

收電者：尼爾遜

主旨：晉升爲空中艦隊上校

比爾老兄，根據「卓普大戰」使用小册第十二頁記載，連續達成六次摧毀任務者，可晉升艦隊上校。你查一下電腦檔案，便會發現我在昨日下午六局大戰，把卓普軍摧毀乾淨。請寄來晉升我爲艦隊上校的證明。

進度問題，我已和上司林格談過，他對「卓普大戰」頗爲激賞。也同意保持員工士氣是重要目標，相信貴處一切情況你都能善加控制。此外，林格先生希望你能將「卓普大戰」接到他的終端機上。

進度表我們已加以適度延長，階段四到階段七的進度已延長爲兩倍，整個八七二三會計計畫將延誤兩年。我們知道貴處在他處還有重要工作，反正這個計畫也不過是給會計部那些笨蛋使用，延誤兩年沒關係。

現在我要繼續「卓普大戰」，再連勝二十局，我就可以晉升爲戰區司令。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

發電者：尼爾遜

收電者：華倫頓

主旨：晉升證明書

恭喜，上校。隨函附上晉升證明書。

順便附上「兩人玩卓普大戰」規則。這是赫塞朶夫的最新設計，一方藉電腦操縱我方戰艦，另一方則操縱「卓普大軍」。兩方的終端機均由中央電腦控制，縱使一人遠在紐約，一人遠在加州，照玩不誤。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發電者：尼爾遜

收電者：華倫頓

主旨：「卓普大戰」大爆發

老兄，昨天下午你我那一戰眞棒。老實說，你控制卓普大軍的能力眞好，可惜當你最後發射一萬二千枚死光魚雷時，我正悠然躱在另一星球的能源幕後，你那一萬二千枚死光魚雷只不過掃光了自己的殘餘部隊。

不幸，同時發射一萬二千枚死光魚雷，卻超出中央電腦的負荷，花掉它四十分鐘時間來算出各魚雷的路線，命中地點，和每一次爆破的幅射殺傷範圍。

若平時當然沒問題，但不幸昨日你發射死光魚雷時，中央電腦正在報表輸出各單位薪金支票，一萬二千枚死光魚雷使得四分之一員工的薪金支票都未核算出來。其中包括分部總裁託林先生，副總裁偉士藍先生。你對總部的人很熟，該知道這些大頭一旦領不到薪水，我們將有什麼排頭吃了。請向他們展示「卓普大戰」的好處，並保證再也不會有這種事件發生。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

發電者：華倫頓

收電者：尼爾遜

主旨：卓普大戰發展進度。

比爾老兄，你眞猜得一點不錯。那兩個老傢伙收不到薪水，便大事徹查中央電腦的每一個部門，結果不知那個馬屁精一下子便全盤抖給他們聽。

星期五下午，偉士藍闖進我的辦公室。我企圖叫他試試「卓普大戰」，但他憤怒得不可理喩，命令在一小時內呈上修正計畫的詳細報告。

他走後，我躲進男厠所吃了兩顆「阿斯匹靈」，結果你猜怎的？我出厠所時碰見了海軍上將蒙那雷特。我們以前是老同事，多年的交情了。

「你來蒙格羅公司幹嘛？」我問。

「還不是來聽那些狗屎發表會，你們這裏應當有人精通海軍作戰訓練遊戲呀！」

我結結巴巴說了一大堆本處人才多多啦，技術專家多多啦這些廢話，蒙那雷特上將不耐煩的說：「我不要技術專家，我要一個能實際運作的系統。」

一聽這話，我腦中頓時一亮，帶他回辦公室參觀「卓普大戰」遊樂器。

當偉士藍再度衝進辦公室時，蒙那雷特上將正在大聲粗野兇罵，因爲卓普大軍剛炸掉他一千五百個單位的能源。

「這是『卓普大戰』海軍作戰訓練系統，無價的輔助教材，是本公司方程系統服務處的新設計。」我向偉士藍解釋道。

偉士藍呆得連下巴都要掉到膝蓋上了，瞪瞪地看上將掃射掉最後一艦卓普戰艦。上將轉過身，帶著十歲男孩般的笑容說：「這才叫具體訓練。」

現在海軍部要向本公司申請兩具電腦，接通一百部供海軍新生訓練用的終端機。請迅速寄來適用之程式輸入。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發電者：尼爾遜

收電者：華倫頓

主旨：「卓普大戰」合約

我想和你洽談一下合約問題，實在是程式製造的進度有點緊，因爲唯一的藍本

是赫塞朵夫當初在信封背面的塗鴉。

講到赫塞朵夫，他對這事的反應有點叫人失望。當我和他解釋這紙合約對本公司的重要性，及我希望他能擔任程式設計負責人時，他搖了搖頭說：「卓普人不會喜歡我這麼做。」我希望這傢伙不是有毛病了。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發電者：華倫頓

收電者：尼爾遜

主旨：「卓普大戰」合約

比爾老兄，格林先生今早來說，貴處程式尚未輸入到此處，希望不要再有延誤，以免承擔合約損失。

「卓普」共榮圈電訊網電訊：

發電者：中央電算處

收電者：華倫頓，支部七五六。

主旨：納貢條款。

天王陛下、卓普王國統治者、宇宙制裁王、人民救星宣詔如下：

貴星球已於近日內納入「卓普共榮圈」第五星系成員。獲此殊榮者，每星期須納貢一百公斤重黃金塊十二塊。請於明晨置於蒙格羅公司總部頂樓平台，「卓普」太空梭人員將前往點取。

違背共榮圈條則不納貢者，星球首領將受審判。

蒙格羅電訊網電訊：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發電者：華倫頓

收電者：尼爾遜

主旨：少幽默了吧！

比爾老兄，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蒙格羅公司銀行電算網今晨出毛病了。不知道那個會搞程式的王八蛋把我們六個大銀行網的每個戶頭存金，全部提走了十分之一，轉入了一個不知名的戶頭裏。現在是舉城皆狂了，副總統正在尖呼各地緊急戒備。

幸虧我將你昨日發來的那封「幽默電文」給攔截了，下次不要這樣。

「卓普」共榮圈電訊網電訊：

發電者：中央電算處

收電者：華倫頓

上次所發電文，迄無回音。請速來電聲明納貢時日，過時勿悔，一切責任自負。

日期：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寄自：華倫頓

收信人：尼爾遜

我被迫以信件和你通訊，因爲發在貴處的電文、或打去的電話均受到不明干擾，無法暢通。隨信附上由貴處發出的兩封奇怪電文的影印本。

我相信你那位朋友赫塞朵夫，斗膽改變了貴處電腦電訊程式，發出了上述兩封電文來開玩笑。若情形如此，請速矯正，並解僱赫塞朵夫。

情況恢復後，請速和本處聯絡。我相信你還能控制該處情況，這兩封電文只是一個「惡作劇」罷了。

是不是?是不是?

請速回電。

天上星・亮晶晶

車裏的人高瘦，三十七、八歲左右，有著一頭早生灰髮，手臂中夾著一本電話簿。他在波斯街十七號停了車，查對電話簿，看到地址無誤，下車按鈴。一位中年婦女應聲開門。

「巴查納太太？」婦人點了點頭。

「我叫福斯特，是科學署的人，想請教您一些有關飛碟的事。」說著，便擠門而入。站定後微笑的打開筆記本問：「您是否見過飛碟？巴查納太太？」

「沒有，我覺得……」

「你的小孩有沒有見過？您有沒有小孩？」

「有，但他們……」

「幾個？」

「兩個，有關飛碟……」

「他們還在讀書嗎？」

「早都畢業了，我認為你們科學家應該……」

「我們會！再見。」他將筆記本放入口袋，轉身便走。留下巴查納太太張口結舌。

下樓後，他在車內又打開電話簿查了住址，隨即開車前行，不久後在喬治街八百號停了下來，按了四樓公寓的電鈴。一位粗野的男人開了門。

「晚安！巴查納先生？」

「幹嘛？」

「我叫戴維斯，是全國廣播協會的人，準備整理一份全國猜獎大賽名單，打算耽擱您幾分鐘。」

戴維斯進門後，劈頭便問：「您以前參加過猜獎大賽嗎？」

「沒有。」

「家中的小孩有沒有參加過？」

「我沒有小孩。」

「嗽！那謝謝你！」戴維斯隨即合起筆記本，閃身出門，留下巴查納先生一團困惑。戴維斯快步走向車子，打開車門，才彎腰準備進入，突然一記重擊打在後腦門上，他隨即不醒人事。

當他悠然醒來時，頭痛得宛如宿醉醒來的人，眼前模模糊糊好像置身水底，他眨了眨眼睛，水霧褪了開來，視線才清楚。他發現自己癱坐在一張椅上，對面是一名肥碩得像聖誕老人的男子。另一邊有一名瘦弱的年輕男子，眼睛緊貼在鼻子兩旁。

「你聽得見嗎？」肥碩男子問道。戴維斯呻吟了一聲。

「要不要談談？」戴維斯又呻吟了一聲。

「喬，洗把毛巾來。」肥碩男子吼道。

那名瘦男子絞了把毛巾，走到戴維斯面前，攤開來，突然重重往戴維斯臉抽去。

戴維斯慘叫了聲：「拜託！老天。」

「這才像話！」胖男子說：「我叫哈瑞，執業律師。」然後舉步向前在戴維斯的口袋中搜出一個皮夾，打了開來唸道：「你叫馬連·華貝克，對不？」

原來自稱戴維斯的華貝克虛弱的點了點頭。

「你對姓巴查納的人那麼感興趣，有什麼目的？你平均一個晚上查訪五個姓巴查納的人，到目前爲止已查訪了三十個，倒底要幹嘛？」

「搞什麼鬼？你們有什麼權利綁架我？拷問我？」華貝克嘶聲大叫。

「喬！再來一下。」哈瑞說。

喬上前一步，拿起毛巾又朝華貝克臉上抽去。華貝克痛得眼淚都掉了下來。

哈瑞說：「你的職業是教師，公立學校校長。我還以爲教師都是正派人，你在『遺產案』中插一脚幹嘛？」

「什麼遺產案？」

「少跟我裝蒜！巴查納遺產案啊！你用什麼手法來騙錢？個人接觸？」

華貝克呆了呆說：「你說什麼？」

喬又上前，抽了他一記，華貝克大叫說：「我眞的不明白。」

哈瑞上前說：「我來告訴你，巴查納遺產案是個大騙局，我們告訴別人，一八六八年有個有錢的商人巴查納突然去世，留下一筆龐大的遺產，給一個早年離散的孩子。任何姓巴查納的人都有可能繼承這筆遺產。我們寄信給姓巴查納的人，問他們願不願委託我們調查看他們可不可能繼承遺產，大多數姓巴查納的人都心動，我們便靠騙委託費爲生。搞了好多年了，你是那裏鑽出來的程咬金？」

華貝克摔摔頭說：「慢一點，你以爲我也是靠這個招搖撞騙？」

哈瑞惡狠狠地說：「難道不是？」

華貝克開懷大笑說：「當然不是，我很高興這是個誤會。哈！哈！哈！毛巾給我。」

喬傻兮兮的將毛巾交給華貝克，華貝克抹完了臉，準備轉身就走。

「慢點，你以為你可以說走就走？」哈瑞堵在門口說：「不講清楚，別想走。」

華貝克看看情勢頹然坐回椅上，說：「你知道我是個校長，學校裏有九百多個學生，平時我不可能統統督管他們，有時我便抽樣查看學生的作業本，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程度是否還跟得上。」

「上個月我抽看了五年級學生作文本，發現了一篇驚人的作文，是一位叫史都華・巴查納的學生寫的，名字叫『我的假期』。你看看，就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找到巴查納。」他自懷中取出一個信封，從信封中拿出了幾張紙交給哈瑞，哈瑞也自懷中取出牛角邊的眼鏡，將紙張湊在肥鼻頭下觀看，喬也站到哈瑞的肩膀後看。

我的假期

史都華巴查納

今年夏天我拜「方」了四位朋友，他們都很好。其中一個是湯米，他是個小天文學家。他自己做了一個「汪遠鏡」，可以看星星，連下大雨的日子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什麼鬼？」哈瑞叫道。

「繼續看，不要管那些錯別字。」華貝克說。

湯米在「汪遠鏡」後面裝了一個東西，雨天裏只要打開它，「汪遠鏡」前面就會有一道光，打開一個洞通到天上，我們就可以在雨中看到星星。

「看完了那段望遠鏡沒？」華貝克問。

「我看不懂。」

「湯米不耐煩等天晴才看星星，便發明一個東西可以穿透雲霧直接看到星星，我想是一種類似『分離光束』的東西。」

「胡說八道。」

「我才不胡說，你繼續看下去。」

然後我又去瑪麗家住一個星期，好玩極了，因爲瑪麗有個會把「破菜」變成蛋「高」的東西。

「什麼鬼？」

「是菠菜、蛋糕，史都華記字能力很差。」

每次瑪麗的媽媽要我們吃「破菜」「萬豆」，瑪麗就按一下那個東西，「破菜」就變成很好吃的蛋「高」，但是外面看起來還是「破菜」，瑪麗說那個東西叫「布蘭克機」。

「什麼玩意兒？」

「很簡單，瑪麗不喜歡吃蔬菜，就發明了一個物質轉換器，把青菜換成蛋糕。」

「你瘋了。」

「我沒瘋，而是那幾個小孩是天才，天才！你懂不懂？」

「我不相信，史都華只是想像力很豐富罷了。」

「你以爲呀？那你想『布蘭克』機怎麼解釋？我花了好久才想到『布蘭克』便是那個發現布蘭克量子公式的人，也就是量子輻射能等於宇宙常數乘以頻率。你再往下看。精彩的還在後面。」

還有喬治，他喜歡玩「模形非機」，但他手很笨，就做了一些小人替他做「模形非機」——

「這是什麼？」

「機器人，會做模型飛機的機器人，你再看看喬治的妹妹艾菲。」

喬治的妹妹艾菲是我見過最懶的人。她又大又胖，不喜歡走路。每次她媽媽叫她去買東西，她就坐在那兒想，一下子就到了店裏，馬上又回來。每次她都「朶」在喬治的房間，「甲裝」去店裏，一直「朶」到時間差不多才出來。艾菲每次看電影都不要錢，想去就到了電影院裏面，她看了十六

次「非天俠」。

哈瑞呆看著華貝克。

「很了不起的女孩，對不對?她懶得走路，就把自己由物質變成能量到另一個地方，再變回來。一下子就完事了，還要躲在房間裏，假裝去很久。」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靠想便到得了自己要去的地方。」哈瑞叫道。

「在艾菲之前，的確沒有。」

「我不相信，一點也不信。」

「你認爲這只是史都華在幻想?」

「還會有什麼?」

「那你怎麼解釋布蘭克公式?」

「那小鬼碰運氣揑造出來的。」

「一個十歲的男孩?少胡說。」

「那我們去找他談一談，不就明白了?」

「這正是我想做的事。但他消失了。」

「什麼意思?」

「看完作文那天，我叫人去找史都華來見我，但找不到他，以後便再沒見過他。這就是爲什麼我在城裏找姓巴查納的人的原因。」

「他家人呢?」

「也失蹤了。」華貝克傾身上前，大聲地說：「聽著，不僅人不見了，這家人所有的檔案、記錄和資料也都不見了。只有幾個人模模糊糊還記得這家人，如此而已。」

「老天，他們逃掉了，對不對?」

「正是。」華貝克瞪著哈瑞說：「史都華和天才小孩交朋友，重點在這些小孩可以創造偉大的發明，而且僅在滿足他們童稚的願望。艾菲因爲懶得走路便會遁形，喬治會做機器人，瑪麗不喜歡吃青菜所以發明物質轉換機，天知道史都華其他朋友會什麼?說不定有一個馬修發明了『時光機器』以便趕作業。」

哈瑞無力地揮揮手：「為什麼突然間天才兒童多了起來？」

華貝克：「我不知道。核子輻射影響？加氟飲水？抗生素？維他命？我們在人的身上大搞生化變化，誰知道搞出什麼來了？我想弄清楚，史都華是唯一線索，但他卻嚇跑了。」

「他也是個天才嗎？」

「極有可能。小孩總是和有相同才能和興趣的小孩處在一起。」

「那他是什麼種天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消失了，並且隱匿了任何我可以找到他的痕跡。」

喬接口了：「說不定他是畸型天才，專門偷走檔案。」

華貝克說：「他有可能是偷竊天才，但別搞混了，每個小孩都有本能反應，一旦陷入困境，不是希望事情沒發生過，就是希望置身千里外，史都華現在說不定已經在千里外了。我們必須找到他。」

「就是為了發現他有多聰明？」

「不是，為了找到他的朋友。搞清楚沒？你想國防部會花多少錢來買個『分離光束』？還有『物質轉換機』值多少錢？若是我們可以大量生產機器人，可以賺多少錢？」

在一陣窒悶的沈默後，哈瑞站起身來說：「我們幫你找史都華，只要你讓我們插一腳。」

華貝克點了點頭，哈瑞繼續說：「找人是我們拿手戲。你現在一家一家找巴查納是浪費時間，應當先從巴查納失踪可能留下的痕跡著手。」

「天才不會留下痕跡。」

「就算那小鬼是『不知型』的天才好了，但小鬼畢竟只是小鬼，一定有疏忽之處，我們把它找出來。」

後來的三天，華貝克一夥人先是查訪了郵政局，問有無巴查納一家遷移住址的登記？沒。

又去查了選舉人委員會，每一個有投票權的人遷移，都會有遷移記錄。有沒有

巴查納一家的遷移記錄？沒。

州憲法有規定，改變住址必須通知「駕駛執照管理局」，以便日後罰單、繳稅業務，不通知者要罰鍰。有沒有巴查納一家的記錄？沒。

「喬大概說對了。」華貝克抱怨說：「那小鬼是個賊天才，專門偷竊、消滅檔案，他用什麼手法弄到這些東西？賄路？破門而入？」

「我們找到他時再問。我們去找巴查納以前住所的公寓管理員。」哈瑞狠狠地笑。

「我早問過了，他對巴查納一家印象模糊，也不知道他們去了那兒。」

「他一定知道一些東西，一些小孩子沒想到要掩飾的東西。走！」

哈瑞將五元大鈔塞入那個看似昏聵的管理員羅斯戴爾手中說：「只有一個問題，可以嗎？」戴爾看著鈔票，點了點頭。

「當任何人搬進或遷出公寓時，你們總會記下搬家公司的名字，以防公寓有損時，可以找他們賠償，對不對？替巴查納搬家的是那家公司？」

戴爾想了好一會兒，臉蛋亮了起來，叫說：「我記在本子裏，我來查。嗯——是艾文搬家公司，卡車車號G——四。」

艾文公司說不會有替巴查納一家搬家的記錄。哈瑞咬牙切齒說：「這小鬼眞精。」但他們找到那天駕駛G——四卡車的人，在幾瓶老酒下肚後，他模糊記起那一天的工作，替一家人由山上搬到布魯克林區，累慘了。

「老天！布魯克林區？那一帶？啊？大概是梅波公園路一帶。」那人記不清幾號。

他們買了一份地圖，到了梅波公園路，發現它又長，裏面巷弄又多，共有十二條巷弄。喬說：「這就是布魯克林，巷弄比其他地方長上一倍。」

「至少我們已離獵物不遠了。我們分批去找，一人查四條巷弄，把十歲左右的小孩都記錄下來，讓華貝克來指認。」哈瑞說。

梅波公園路兩旁都是五層高公寓，走道上堆滿嬰兒車，還有躺在躺椅上曬太陽的老太婆，轉角上零零亂亂停滿車子。

「這兒看來眞像布朗特區，我在那兒住了十年。」喬一副不勝懷鄉的口吻，在轉角處和他們揮手道別，快步走進他的那一區。華貝克永遠記得喬那臨別一揮，因爲他再也沒回來過。

第一天，他和哈瑞還滿懷興奮，認爲喬一定找到線索了。第二天過去，他們感到沮喪，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使喬四十八個小時不露面。第三天，他們開始面對現實。

「他死了，那小鬼殺了他。」哈瑞說。

「一個十歲小孩？不可能吧？」

「那喬呢？」

「他退出了。」

「他不會把到手的一百萬扔出去。我知道他。」

「他的屍體呢？」

「去問那殺人的小天才。」

「哈瑞，我怕了。」

「我也是，要不要退出？」

「不行，要是那小鬼有什麼危險性，更應該把他找出來。」

「啊哈！所謂的國民道德心。」

「隨便你說。」

他們回到喬的那一區，小心翼翼地分手，一人找兩條巷弄，看見哈瑞肥碩的身體爬上公寓樓梯，一門一戶去查訪，到了傍晚，哈瑞沒回到約定地點。

華貝克坐在車子枯等，一面發抖：「我去找警察。」一方面知道他們不會相信他。「那小孩有種武器，一種可以在晚間玩彈珠的光束，只是這種光束也會殺人。或是一種會跟他們玩躲迷藏的機器人，那種機器人把喬和哈瑞給解決了。我怎麼辦？」

他終於走出車子，踏入梅波公園路，口中唸唸有辭：「那小鬼是個殺人王？他長大後會發生什麼事？湯米、瑪麗、艾菲、喬治長大後會怎麼樣？那小鬼知道他的

能力，所以才躲了起來，把我們一個一個幹掉。他是一個惡毒的天才……」

他在梅波公園路的廣場中停了下來，大叫：「史都華巴查納，出來！」

一羣正在玩躲迷藏的小孩呆呆地看著他。

「史都華巴查納，出來！」

夜色中的世界好像讓華貝克的喊叫給凍結了。在梅波公園路二一七號和二一九號間一堆空垃圾桶後面，史都華靜靜躲著，決心不讓玩躲迷藏的同伴找到。他穿著毛衣、牛仔褲、球鞋。當他靜蹲在地上時，抬頭望見第一顆星星。

史都華唸道：「天上星，亮晶晶，保佑我願望成眞。請上帝賜福爸爸、媽媽及所有的朋友，並保佑我永遠快樂，不受別人干擾。我希望干擾我的人走得遠遠地，讓我一個人安靜地躲在這裏。」

就在這時，梅波公園路冒出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叫聲，華貝克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條又直又白，看不見底的路，四周空盪盪，黑漆漆。那是一條多麼恐怖、寂寞又永無止境的路。

華貝克發現自己既不能說話，又不能停下來了，雙腿也不聽指揮自己往前不斷走去，而且不能回頭。他看到路的前頭有一點人形，那是哈瑞，但他趕不上他，也不能發聲叫他。哈瑞之前又有一點是喬，喬之前還有一串子小黑點，不知是誰？他使盡力量，回頭去看，自己後面也有一連串小點，都是不認識的人。

而史都華還在夜色中靜靜藏匿，絲毫不知道他已經把要找他的華貝克解質送上虛無，也不知道哈瑞的下場也是如此，更不知道其他許許多多被他送走的人。

史都華也不知道他使得父母搬離原來住處，也不 知道自己毀掉了所有檔案文件，他只是希望不受打擾，並不知道自己是個天才。

他的天才是「許願成眞」。

二〇病房的秘密

他們把這場戰爭叫做「爲美國之夢而戰」。

這場戰爭裏，他們出動了戰鬭上將、政治上將、公關上將，這些將軍都是贏得戰爭的關鍵。

卡本特將軍便是公關戰的頭子。在美國人心目中，他便是「美國之夢」的發言人及化身。他在一次記者聯會中說：「我們不爲金錢、勢力或獨霸全球而戰，我們只爲『美國之夢』而戰。」

他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說道：「我們也不爲反奴隸而戰，我們只爲保存文化而戰。」

他在國會中說：「這是一場生存戰，我們不爲自己而戰，卻爲保存生命中更美好的事物及我們的理想而戰。」

卡本將要求一億名兵力，國防部撥了給他；他要求一萬個核子彈，也給了他。卡本特將軍强調這是個專家世紀，因此「爲美國之夢而戰」也是場專家戰爭；所以他又要了五百名公共衞生專家，八百名交通問題專家，二百名空調專家，一百名市政專家，一千名傳播專家……

到了公元一一一二年，這場戰爭達到空前高潮，卻突然瓦解。瓦解原因不是有上百萬軍士在前線陷入苦戰，也不是因爲某位將領的錯誤，也不是因爲供應不足，而是美國陸軍紐約醫院的二〇病房。

位於紐約市地下幾百呎的二〇病房是個不可解的謎。本來陸軍紐約醫院便是專門建來收容特殊病人的。譬如，右臂切除的病人在一間，左臂切除者又在另一間，還有幅射燒傷者一間，每進來一個受傷的兵士便按病情分配。美國陸軍軍醫署曾將各種病症區分成十九種型態，由一到十九，把所有病況都包括進去了，但爲什麼會有二〇病房呢？二〇病房裏的病人是什麼病呢？

沒有人知道。二〇病房有著雙重鎖，不准訪客進入，病人也不准離開房間。醫生進去後再出來，總帶有困窘狼狽的表情，引起大家的猜測，但醫生卻箝口不言。

各種謠言四處紛傳，一位清潔婦說她曾經進入二〇病房打掃，一個病人也沒看見，只有二打病床，此外什麼也沒有。雖然床單縐了，但是看不出有人住在裏面。當然，病房裏也有私人用品，但卻佈滿灰塵，好像久未動用。

一晚看護人經過二〇病房，聽見裏面傳出歌聲，像是外國口音。大家猜想二〇病房一定是關外國間諜用的。

有人又說，醫院廚房每天送二十四份伙食進去，有時全然未動又抬了出來，有時只有幾份動用過。大家又謠傳，二〇病房是個秘密俱樂部，供要人秘密取樂用。

這一來，羣情激憤，本來病人便比較激動，才三個月的時間，紐約醫院裏的病

人便由猜測轉爲憤怒的浪潮，病人治癒率降低，搗亂比例上升，整所醫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情緒不定。

終於報告呈到了卡本特將軍桌上，他說：「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曾『爲美國之夢而戰』的英勇戰士，給我找個行政專家來。」

可惜這個行政專家也沒辦法安撫紐約醫院的情緒，卡本特將軍憤而把那名行政專家解聘了。他又找來一名軍醫專家，這名專家亦是束手無策，也被開除了。最後卡本特將軍說：「給我找來那位負責二〇病房的專家。」

紐約醫院送來了狄莫克上尉，他是位頭頂微禿，健壯的年輕人，才自學校畢業三年，便已經是位傑出的心理治療專家。

「狄莫克，你知道我們的座右銘——人人爲人。顯然二〇病房已違反這個座右銘，在醫院中造成反效果，到底二〇病房在幹什麼？」

狄莫克結巴了一會才說：「二〇病房專門收留在戰爭中得到震盪症的病人。裏面共有十四個男病人，十個女病人。」

「那爲什麼有人說二〇病房裏沒病人？」

狄莫克再三保證這個謠言不是眞的。

「好吧！就算裏面有二十四個病人好了，那是什麼事情使其他病人不安？」

「大概是我們讓二〇病房門戶深鎖。」

「爲什麼？是不是病人有暴力行爲，或企圖逃亡。」

「不是暴力行爲。」

「聽著，狄莫克，我不喜歡你這種逃避的態度，更不喜歡二〇病房這個名詞，到底二〇代表那一種病症？你到底在紐約醫院胡搞什麼？」

「二〇病房這個名詞是我發明的，因爲那些病人十分特殊，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他們。我們希望搞清楚後再公佈，老天！這將是歷史性的發現，前所未有的……」

狄莫克興奮得手舞足蹈。

「說清楚點。狄莫克。」

「這些得震盪症的病人不吃不睡。」

「從不?」

「其中一些從來不。」

「那爲什麼他們不會死?」

「我不知道。但他們照常會排泄，身體上受創的組織也會癒合，但是不吃不睡，不知怎麼辦到的?」

「那幹嘛把他們關起來?」

「因爲，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他們會消失。」

「什麼?」

「消失，當著你的面消失。」

「胡說!」

「這絕不是胡說。你站在他們的床前，上一分鐘他還在床上，下一分鐘便不見了。有時候，二十四個人全待在二〇病房裏，有時一個也不在，他們時而消失，時而復現，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把二〇病房鎖上的原因。在整個戰爭史上，我還不會聽到這種病例。」

「替我帶兩個這種病人來。」

賴利正在靜享早餐，一面和鑽石大王金•布萊廸談天，布萊廸問：「今年你賭誰贏?」

「道奇隊。」

「但他們表現奇差。」

「我知道，但他們新近網羅了一些好手，所以會贏。」

賴利結束早餐，步出寓所，到了第八街，爬上三樓辦公室，一名簿記員數了一萬五千元給他，一邊說：「東京號跑了第一，你怎麼每次都賭得這麼準?」

「這是我求生之道，你們賭不賭今年大選?」

「艾森豪十二賠五，史蒂文生……」

「別管史蒂文生了。」賴利數了二萬元給簿記員說：「我賭艾森豪。」

他離開辦公室後，回到住處，有一位年輕人正在等他，賴利說：「你是亨利·福特？」

「是的。」

「你發明了一種新機器，希望我投資，是不是？那機器叫什麼名字？」

「自動運輸器。」

「這個名字不好，爲什爲不叫它『自動汽車』我投資二十萬元。」

「好名字，謝謝您的投資。」

送走福特後，賴利突然有種要回去看一看的渴望，他回到臥室換上灰上衣，灰褲子，上衣上有「紐約醫院」四個字，穿妥後，他消失了。

當他回二〇病房，還來不及坐下，便讓兩名彪形大漢捉住，隨卽手上傳來一陣注射的刺痛，賴利馬上不省人事。

「終於抓到一個。」其中一個人說。

「還要再找一個。」

萊拉起床後，看到布魯托斯已離床而去，她拍拍手，一名奴隸進來爲她淨身，她用玫瑰露擦遍全身，吸了口烟，才出門。

門口照例擠滿愛慕她的人，企圖一睹芳容。一位大漢排開衆人，走到萊拉面前，拿刀在手臂上猛力一刺，頓時血流如注。

「萊拉！」他喊道：「萊拉，我將鮮血奉獻給你。」

「傻孩子，幹嘛呢？」

「爲了愛。」

「我准許你今晚九時來共進晚餐，你叫什麼名字？」

「賓漢。」

「好，賓漢，今晚九時。」

萊拉躺在奴隸抬著的軟榻緩緩向大街走去，大街的一端，凱撒騎在馬上馳來。

他停在萊拉的臥榻前看見萊拉臉色漠然，嘴角不禁痙攣起來，他說：「爲什麼？我

乞求，我賄賂，用盡一切手段，總是不能換得你的原諒，為什麼？」

「你還記得寶茜嘉嗎？」

「寶茜嘉，她與我們的愛有何相干？我從未愛過寶茜嘉，只是征服了她。」

「然後殺了她。」

「她是自殺。」

「她是我母親。你這個兇手。你將遭到天譴，記住啊！凱撒。」

萊拉頭也不回地進入廣場中的神壇，在神壇中靜禱，突然一股思鄉情緒抓住了她，她轉身至右廂的一間密室，拿出了一件灰上衣及灰褲，把身上白色的軟袍脫下，灰上衣上四個大字「紐約醫院」宛如張口欲言，一下子，萊拉便自神壇裏消失了。

她還來不及四顧熟悉的二〇病房，便感到四隻有力的手臂捉住自己，一陣刺痛後便不省人事。

卡本特將軍的辦公室裏燈火通明，門戶深鎖，裏面黑壓壓的擠了一羣反間諜專家、安全專家和來自中央情報局的人。他們的眼睛飢渴的盯視著軟癱在椅上的陸軍砲兵上士賴利和運輸隊中尉萊拉。看到他們悠然醒來，一臉詫異，然後在不到一分鐘的時候，又憑空自椅上消失，不再回來。卡本特將軍運夜召集了三十七個各式專家，開緊急會議檢討這個特殊病例。

三個小時後，他們得了某些結論。

第一、這個新的症候羣一定是這場戰爭所導致的。面對新戰爭新戰技的產生，一定也有新病症隨之而生。

第二，這些病人一定有一種心靈力量，可以將自己的解質送至另一個地方。我們可以說，這些病人在這場戰爭中發展了潛在能力。

第三，他們會在所到之處找食物吃，因此他們不在二〇病房進食。

狄莫克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他們現在經常一去數個星期都不回來，消失的時間愈來愈長。」

一位專家說：「他們去那裏？」

另一位專家說：「說不定去了敵人的陣線，也有可能只是回家。」

卡本特將軍說：「我要你們做好安全檢查，現在狄莫克有個計畫。」

狄莫克說：「我們要找六位專家住進二〇病房，觀察他們的一切，做出詳細報告。」

卡本特將軍終結說：「若諸位觀察成功，我們將發展出戰爭史上最偉大的武器，將軍士全部解質送到敵後，裏外配合，一擧殲滅。『美國之夢』終必戰勝。」

一年後，六位專家還是毫無斬獲，眼看二〇病房病人消失時間愈來愈長。卡本特將軍又下令說：「我要學術專家。」耶魯大學隨卽送來三位專攻魔術學、超感覺及解質學專家。

終於不久後，一位專家要求一本寶石學做參考。因爲要查一名叫做寶石大王金・布萊廸的人。但查不到。

卡本特將軍說：「那換個語意學家來。」

那個語意學家也查不出來，他建議換個族譜學家。那個族譜學家花了一天的時間，查出布萊廸可能是五百年前的一個人。他建議換個考古學家接手。

考古學家花了三天時間，終於查出布萊廸是五百年前紐約鑽石市場的傳奇人物。

卡本特怔怔地說：「賴利提出五百年前的人幹嘛？」他指示這位考古學家進入二〇病房追查。一星期後，考古學家帶來驚人大發現。卡本特將軍立卽又召開一個六人緊急會議。

他說：「諸位，我們有驚人大發現，二〇病房的人會進入時光隧道。」

下面的人不安地面面相覷。卡本特繼續說：「是的，時光隧道，這是本次戰爭的併發症，請你看下面這些簡報。」

簡報上寫，賴利消失到二十世紀的紐約，而萊拉則回到西元初的古羅馬。而其他幾位病人，爲了逃避本次戰爭的壓力，逃到牙買加、中國的漢朝、維也納、挪威等地。

「我不用强調本發現的重要性，想想看，軍隊若能學到時光旅行的秘訣，我們豈不是可以回到過去，在戰爭未開始時，便將敵人擊潰？我們就可以保存美國之夢、保存我們的文化、詩、美學及一切，將野蠻人驅逐在外？」卡本特將軍興奮地說道。

他繼續說道：「揭開這個謎，我們需要更多的專家，給我一個腦學專家，一個電腦專家，一個心理分析家，一個考古學家，還要一個一流的歷史學者。讓他們通通進入二〇病房，未學到時光旅行技術前，不准出來。」

其他幾位專家很容易便自其他部門調來，因爲美國是一個這麼講求專家技術的人，但卻始終找不到一位一流的歷史學家。直到耶魯大學一位教授說，曾有一位歷史哲學家叫史肯姆是一位一流學者，可惜他曾經譏諷、批評過「爲美國之夢而戰」，現在判處二十年苦役。

卡本特將軍將史肯姆特赦出來見面。

史肯姆一開始便說：「我不是什麼狗屁專家，只是螞蟻窩上最後一隻歡唱的蚱

蜢。」

卡本特打開桌面對講機說：「給我找個俚語專家。」

「不用了，我解釋給你聽，你們是一窩螞蟻，個個拚命工作，個個都是專家，爲了什麼？」

「爲了保存美國之夢，爲了保存詩、美學、教育及美好事情而戰。」

「誰說的！我一生爲上述目標而努力，結果呢？進了監牢。」

「因爲你同情敵人，反戰。」

「告訴你吧！我是因爲堅信我自己的夢而入獄，換句話說，是因爲我的夢和你所謂的美國之夢不同。」

史肯姆在二〇病房十分頑强，整日吃喝看報，在房間內四處遊蕩。狄莫克上尉說：「人人爲人，人人有自己份內工作，你若不能說出二〇病房的秘密，別出來。」

「沒有秘密可言。」

「他們是不是會時光旅行？」

「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

「只可能有一種答案，你少打哈哈。」

「老狄，告訴我，你是什麼種專家？」

「心理治療。」

「那你懂個屁！這句話是哲理，是概念。我告訴你，二〇病房裏沒有什麼秘密軍隊可以用，只有個人秘密。帶我去見卡本特將軍。」

史肯姆對正埋頭工作的卡本特將軍說：「我只要十分鐘。」

卡本特說：「你說。」

「賴利時光旅行到二十世紀初的紐約，在那裏他和布萊廸爲友，靠賭博爲生，賭馬賽、棒賽、總統大選、甚至在福特汽車廠中投資，你得到什麼線索沒？」

「我必須找個社會學分析家。」卡本特又準備打開對講機。

「不用了，我待會兒解釋給你聽。萊拉回到西元一世紀的羅馬，以她幻想中的

曠世美女出現，每個男人都愛她。其中有凱撒，還有賓漢。你看出什麼毛病沒？」

「沒！」

「她還抽烟。」

「那怎麼樣？」

史肯姆在房間內大步來回，一面說：「這個發現比解質或時光旅行更偉大，完全是核子戰爭帶來的震盪症，難怪你的專家查不出來。」

「有什麼比時光旅行更重要？」

「聽著！艾森豪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競選總統，布萊廸在艾森豪競選總統前五十年便死了，賴利不可能又和布萊廸交朋友，同時又賭艾森豪競選勝利。賴利的時光旅行充滿了時代錯誤。」

卡本特將軍頓時目瞪口呆。

「賓漢也不可能成爲萊拉的情人，他只是個小說中的人物。那個時候也沒有煙草。」

「你胡說什麼？你是說他們都在說謊？」

「不是，他們的確會時光旅行，只是他們回到他們幻想中的過去，賴利不是歷史學家，他以爲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是那個模樣，他便回去那個對他而言很眞實的時代，其他人也一樣。」

卡本特啞口無言。

「他們的秘密無人可解。他們似乎有一種能力可以使夢想成爲眞實，他們知道如何進入夢想世界，你明白了嗎：假如這個可以實現，人人不就可以生活在『美國之夢』中？我們必須努力去發現這個秘密。」

「你可以嗎？」

「我不行。我是個史學家，卻不是一個創造者。我需要一個詩人，一個知道如何創造夢想的人。從紙上做夢，到由將夢想變成實際，應當相距不遠才對。」

「你是當眞嗎？一個詩人？」

「你難道不知道什麼是詩人？你不是一天到晚說，這是一場保存詩及美學的戰爭。」

「別那麼尖酸。」

「那找個詩人進入二〇病房，找出創造夢想成眞的秘密。」

卡本特將軍打開對講機說：「給我找個詩人。」

他一直等……一直等……

當全國上下正翻天覆地翻查二千九百萬名專家中有誰是詩人時？卡本特正焦躁地等人送進一名詩人來，不明白爲什麼眼前的史肯姆諷刺地狂笑，然後如霧般逐漸散去，而外面卻一位詩人也不找到？

說謊的機器人

艾佛特•藍寧指尖顫動地點起雪茄，吐了口烟後，眉尖輕蹙地向數學家柏格說：「那東西能測知我的思想，一點也不錯。這是怎麼一回事？」

柏格用手抹平了髮角，邊說：「我也不知道，這一批三十四型機器人中，只有這一個出了毛病，其他都跟從前一樣。」

米頓•亞胥在圓桌的另一頭大皺眉頭，他是「美國機器人製造廠」裏最年輕的主管。「柏格，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生產線上從頭到尾都沒有出錯。」

柏格厚嘴唇一咧，露出個施恩般的笑容：「你能保證整條線都沒錯？那我倒要推薦你升級了。一個三十四型機器人，光是『腦袋』便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四個機件搭配，只要一個小配件出錯，那個『腦袋』便走樣了。你能保證？」

米頓·亞胥頓時兩頰通紅，這時一個尖銳的女聲響起：「如果我們只在互推責任，我可要走了。」蘇珊·卡文雙手緊按在膝蓋上，蒼白的嘴唇在臉上抿出兩條深痕。「我們產出了一個會透視人類思想的機器人，不想法子探究原因，反而在這兒互相指控，有什麼意義？」

她冷冽的灰眼睛飛快瞄了米頓·亞胥一眼，後者笑了。

藍寧也笑了，居然有點慈眉善目的樣子：「你說得對，卡文博士。」聲音一轉爲嚴肅：「我們若能發現什麼原因使這個機器人能測知人腦活動，加以確實掌握，豈不是機器人生產事業上的太突破？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洩漏風聲。」其他三人點頭同意。

「亞胥，我要你去徹底查生產線，把可能出錯的配件部門列出清單。」藍寧轉頭又向蘇珊·卡文說：「你是我們廠裏的機器人心理專家，我要你去和它談談，試試看它的精神感應能力有多强？涵蓋範圍又有多廣？」他不等蘇珊·卡文回答，又繼續說：「我和柏格會從旁協助你們，並將結論用數理方式表現。」

「我們馬上動手吧！」亞胥自椅上站起，年輕的臉龐上透著愁容：「我的工作最麻煩，先走一步了。」

蘇珊輕點了一下頭，眼光緊隨亞胥背影不捨，直到藍寧的問話喚醒了她：「卡文博士，要不要去看一看那架三十四型？」

隨著門鎖的輕轉聲，三十四型機器人「赫比」的光電眼自書本上移開，當蘇珊·卡文踏進房內時，「赫比」早已立正以待。

「赫比，我替你帶了些有關『過度自動化機械』的書，你要不要看一看？」

「赫比」將蘇珊手中厚重的三本書接過來，翻開第一本目錄，以嘀嘀的清楚口音說道：「嗯，『過度自動化理論入門』。」一邊飛快翻書，一邊說道：「卡文博

士，請坐，我大概要花上幾分鐘時間。」

蘇珊坐在椅上看著「赫比」以飛快的速度讀書，半小時後，「赫比」把書放下：「我明白妳教我看這些書的意思。」

蘇珊的嘴角微微扭曲：「和你合作不容易，你總是比我搶先一著。」

赫比說：「就像這些書一樣，一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它們只是資料的堆積，太簡單了，不值得一顧；倒是你所寫的那些關於人類情感、動機的書十分吸引我。我能測知人的思想，你不知道那有多複雜，剛開始我對人類思想了解不多，因爲我的思想和人類思想相去甚遠，我努力去了解，而你的著作給了我不少助益。」

蘇珊說：「是的，但我怕你讀多了市面上濫情的小說，會發現像我這樣的一般人，思想十分貧乏、無趣。」

「一點也不！」

突然間，蘇珊知道它一定洞知了她的秘密，頓時臉紅。

赫比小心翼翼以低沈的聲音說道：「卡文博士，妳一直在想這件事，我簡直沒辦法不知道。」

蘇珊整張臉簡直都赤紅了：「那你，你沒告訴別人吧？」

「當然沒有，沒人問過我。」

「你大概認爲我是個笨蛋。」

「當然不，這是正常的情感表現。」

「我是笨，我一點也不吸引人。」

「假如妳是指形象的美麗與否，我無法判斷，但我知道除了外表外，還有其他型式的吸引力存在。」

「我也不年輕，已經三十八歲了。他才三十五，看起來還更年輕一點。你想，他除了把我當成一位心理學家外，還會把我當成別的嗎？究竟你又知道什麼呢？你不過是個機器，我的挫折感比你讀的書還無聊……」蘇珊的聲音愈提愈高，一轉而爲啜泣。

赫比給突如其來的眼淚給嚇住了，輕搖著頭：「你聽我說，我可以幫助妳。」

「怎麼幫助我？勸慰我？」

「我恰好也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例如亞胥……」

一陣長長的沈默後，蘇珊垂下眼睛說：「我不要聽。」

「米頓·亞胥常常想妳……」他停了下來。

蘇珊抬起頭來：「是嗎？」

赫比靜靜地說：「他愛妳。」

整整一分鐘後，蘇珊說：「你一定搞錯了，他怎麼可能？我那麼……」

「亞胥重視內在美勝過一切，我知道的。」

「可是為什麼他從來也沒表示過……」

「你給他機會嗎？」

蘇珊陷入沈思，一會兒後抬頭問：「半年前，他帶了一位苗條的金髮女郎來參觀，她是連二加二都算不清楚的。亞胥花了大半天時間解釋機器人是怎麼裝起來的，她沒懂。她是誰？」

赫比毫不遲疑的回答：「我知道你在說誰？她是亞胥的表妹，沒什麼的，我可以向妳保證。」

蘇珊輕快地自椅上站起，像個少女，忘情地把赫比冰冷的鐵爪抓在手中：「謝謝你，赫比。別告訴別人，這是我們的小秘密，好嗎？」然後擠了一下赫比的手，轉身離去。

赫比慢慢走回桌邊，打開小說繼續讀，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亞胥懶洋洋地癱在椅上，對柏格說：「我已經一兩個禮拜都沒好睡了，還要搞多久？我以為你已確定毛病出在第三部門。」

「是在那兒，我還在找。」

「什麼時候才能有結論？」

「要看藍寧，那老傢伙過時了，一直堅持用矩陣機器去做，我跟他說千百遍了，得找個更有力的方法才行。」

亞胥說：「為什麼不找赫比問問看？」

「問那個機器人，有沒搞錯啊？」

「為什麼不行？那個老女孩沒告訴你呀？」

「你是說蘇珊・卡文？」

「是呀！她說那機器人是個數學天才什麼都會算。做積分像吃點心般簡單。」

「你說真的，還是開玩笑？」

「問題是，那個赫比不喜歡數學，只喜歡讀小說，你應當看看蘇珊餵它讀那些濫情小說，什麼『紫色熱情』『太空之戀』啦。」

「她沒跟我提過。」

「我最近比較常見她，」亞胥突然笑道：「你有沒有發現這老女孩最近有點變了？」柏格怪笑了一下：「你是說她開始擦口紅了。」

「還有粉啦、胭脂、眼影啦！真是『一大奇觀』。我不是說這些，而是她有點，嗯！過分快樂。」

「說不定她談戀愛了。」

「你瘋了，不可能。你最好去跟赫比談一談，我要去睡了。」

「好吧！不過我不相信他能解決我的問題。」

當柏格說話時，赫比細心聽著：「我聽說你是個數學高手，蠻令人好奇的。你看看，這是我做的推理過程，其中有幾點藍寧和我意見不一致，我要你看看。」

赫比看了看手中的數字表，沒答腔。

柏格不耐煩地說：「如何？」

赫比回答：「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我想你也不可能比這更高明。」

「當然，你的數學比我強多了。」

一陣得意的微笑自柏格臉上閃過：「其實你也不錯，只是這太深奧了，算了。」

柏格轉身欲走，突然又回過身來：「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關於……」

「不需要欲言又止，你想知道藍寧的事，是吧？」

「是這樣的，藍寧已經快七十了，主管這裏也快三十，你是否知道……」

「知道什麼？」

「他是否打算辭職？」

「是的。」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他已經遞辭呈。」

「什麼？你再說一遍。」柏格的大頭緊張地往前傾。

「他已經遞了辭呈，只要解決『我』這個問題，他便要交棒給繼任人。」

「誰？誰是繼任人？」柏格瞪著大大的雙眼直望赫比那雙不帶表情的光電眼。

「是你，柏格先生。」

柏格鬆了一口氣：「好消息，我等了好久！謝謝你，赫比！」

那晚，柏格徹夜不休工作，各種參考書籍及紙張堆滿桌上，當次日藍寧步入辦公室時，柏格已雙眼通紅。

「找尋新方向嗎？」藍寧問。

「舊的有什麼不對？」

藍寧沒理他的問題，繼續問：「你知不知道赫比是個數學高手？」

「才不是，它差得很。」

「我不認爲，昨天我試了他一下午，他能做各種複雜問題，有的連聽都沒聽過。」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藍寧自懷中拿出一疊紙來，「你看看，我把我的做法給赫比去算，結論是對的，比你的方法快三、四倍。我告過你第四部門的林哥效應是不能忽視的，你不相信……」

「我沒有忽視，你搞清楚點！」

「你用密歐爾平方式去算，我告訴過你，那是不適用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會扭曲了原來的……」

「你讀不讀書的？你若再把書拿出來看，就知道……」

「我不需要，我告訴過你，我不喜歡密歇爾平方式，赫比也支持我的看法。」

「赫比根本不行，你若不信，我們可以把這交給董事會去解決。」

「還輪不到你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藍寧，你別虛張聲勢，誰不知道你已辭職了，早就不在其位了。」

「你說什麼？」

「你已經辭職，而我是繼任人。聽清楚了。赫比說的。」

「赫比？你瘋了。聽著，你所有的職務都給我暫停，我們去看赫比，看看誰在虛張聲勢。」

亞胥在紙上畫著，一邊對蘇珊說：「你看這房子棒吧！」

蘇珊臉上泛紅地看著亞胥說：「嗯！」

「只要把赫比這檔事給解決了，我就要去這裏度假，這裏面還有個秘密。」

蘇珊撒嬌地說：「告訴我嘛！」

亞胥四顧無人，輕聲地說：「我只告訴妳一個人，我信任妳。我要結婚。」

蘇珊臉上的紅潮頓時褪個乾淨：「什麼？」

「結婚，和那個上次我帶來廠裏的金髮女孩，你怎麼啦？你病了？臉色看來好壞。」

「沒有，恭喜你了。我有點累，近來總是這樣，我先走一步。」

蘇珊蹣跚地走回辦公室，耳朵嗡嗡直響，口中喃喃自語：「怎麼回事？怎麼可能？赫比說他愛我，赫比知道的。」她昏沈沈地不知所云，直到赫比冰冷的爪子碰了碰她嘴唇，她抬頭問：「你說過……」

赫比輕聲開口，像個怕挨罵的孩子：「這是一場夢，不是真的。他愛妳的，只是不在此地、此時，妳只是在做夢，馬上會醒來。」

「你說眞的？眞的？」蘇珊欣喜地重複問句，突然間她清醒了過來，尖聲大叫：「你在幹嘛？你在幹嘛？」

赫比嚇退了一步說：「我只是想幫妳。」

「幫我？叫我相信這只是一場夢？你想叫我精神分裂？我希望那是一場夢，你就告訴我那是一場夢，爲什麼？我明白了！第一定律。我明白了，是不是？」

赫比可憐兮兮地說：「我不得不這樣做。」

「而我一直相信你，從來沒想到……」突然一陣激烈的爭吵聲傳了進來，蘇珊迅速退到最後一個窗口，柏格和藍寧推門進來時，都沒注意到她。

「赫比，你說。」

「什麼事，藍寧博士？」

「你有沒有和柏格談過我？」

「沒有……」

柏格尖叫一聲，推開藍寧：「你告訴藍寧，你昨天下午告訴我什麼？」

「我說……」赫比說不下去，呆望著兩人。

「你不是說藍寧已辭職了嗎？」柏格說。藍寧推開柏格說：「你別逼它說謊。赫比，你說！」

赫比只是呆呆望著兩人冒火的眼睛，一句話也不說。柏格憤而尖叫：「你笨蛋，啞了嗎？」

「我沒啞！」

「那你說話呀！」

角落裏，突然傳來蘇珊一陣又一陣歇斯底里的笑聲。藍寧、柏格大驚轉頭：「妳也在這裏？什麼事這麼好笑？」

蘇珊的聲音高亢且不正常：「沒什麼好笑。只是居然不只我一個人犯錯。我們堂堂三位機器人專家，居然會犯同樣的基本錯誤，不是很好笑嗎？」

藍寧說：「是赫比有什麼毛病？」

「赫比沒毛病，有毛病的是我們。」蘇珊臉色一轉爲冷峻，大聲喝斥赫比：「

給我到房間那一頭，不要讓我看見你。」

藍寧很不高興地看著蘇珊：「怎麼回事？卡文博士？」

「你記得我們輸入到機器人腦中的第一定律嗎？」

柏格連忙背誦道：「當然，機器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准傷害人類。」

蘇珊說：「是呀！什麼傷害呀！」

藍寧說：「任何傷害呀！」

蘇珊說：「正是！我問你，傷害人的自尊，摧滅人的希望，算不算傷害？」

柏格說：「但機器人怎麼曉得什麼叫傷害人的自尊呢？除非……」

蘇珊卡文接口：「除非他懂得人類的思想。」

藍寧說：「喔！這就是爲什麼他不肯回答我們的問題。他不能傷害我們的自尊。」

他們三人一齊住口，看著遠遠的赫比坐在椅上，用手抱住頭。

蘇珊繼續說：「而且這魔鬼什麼都知道，它甚至知道生產線什麼地方出錯。」

藍寧說：「這妳就錯了，我問過它，它說不知道。」

蘇珊說：「它當然知道，只是你潛意識不希望由它來告訴你答案何在，它不敢傷害你的自尊罷了。」

柏格說：「而且它也說它數學懂得不多。」

蘇珊諷刺地笑：「我來問它，由我來問不傷自尊。赫比，過來。」

赫比站起身來，畏畏縮縮地站到卡文面前。

「我想你完全明白生產線上那裏出錯了。」

「是的。」赫比以幾乎不可聞的聲音回答。

柏格憤怒地插嘴：「胡說，赫比只是照妳的希望回答而已。」

蘇珊說：「別傻了，它知道的比你們兩人加起來還多。赫比，來，你說錯在那裏？」

但赫比一句話也不說，蘇珊的聲音中充滿了勝利：「你爲什麼不回答，赫比？」

赫比突然大聲說：「妳知道我不能，藍寧和柏格先生不希望我說。」

柏格客氣地說：「赫比，我們希望知道。」

赫比的聲音又提高了些：「光說有什麼用？你以爲我看不穿你們的腦子？我不過是個機器人——人類智慧的結晶。你不可能不傷感情的丟面子，你的內心深處根本不要我說出答案。」

「那我們離開，」藍寧說：「你告訴卡文博士好了。」

「有什麼用？你還是知道那個答案是我說的。一樣傷感情。」

蘇珊‧卡文冷冷地說：「你知道他們渴望答案，你有答案，給了他們卻會傷害他們的自尊，是不是？」

「是的！是的！」赫比一步步往後退，蘇珊卻一步步往前逼，藍寧、柏格呆望著她。

「你不能告訴他們，」蘇珊連珠砲地說：「因爲這會傷害他們，你不能傷害他們，但他們又要答案，你不給他們，也傷害他們，所以你必須給。可是給了答案，就傷害了他們，所以你不能……」

赫比一直退到牆角，跪了下來，大聲叫道：「求求你，不要逼我。你心中充滿挫折、憤恨，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要幫妳，我不能傷害妳，只能告訴妳想聽的。」

蘇珊不理，只是一遍又一遍說：「你不能給，會傷害他們；但又必須給，這也會傷害他們，你不能，你必須；你不能，你必須……」

赫比大聲尖叫了起來，一聲又一聲，像一根吹破了的笛子，一聲比一聲淒厲，然後它慢慢萎頓在地，終於毫無聲息，看來像一堆廢鐵。

柏格臉上毫無血色：「它死了。」

「不是，」蘇珊卡文爆笑開來：「它沒死，只是瘋了。我用進退維谷的方法來逼它，它崩潰了。你可以扔掉它，它再也不會說話了。」

藍寧蹲下去摸那堆冰冷的廢鐵：「你故意的。」

「那又怎麼樣？它活該。」

藍寧抓住發呆的柏格往外走，說：「也好！反正一個會思想的機器人也不值什

麼，走吧，柏格。」

蘇珊在房中呆站了幾分鐘，漸漸恢復冷靜，看了看赫比癱成一堆的屍體，憤恨之色又回到臉上，她忘情的瞪著，直到勝利的眼神退去，挫折無奈再度湧上心頭，她用力咬咬牙說：「你這個騙子！」

赫比沒有回答她。

世界末日

「這個要求實在有點不尋常，」華格納博士說：「就我所知，從來便不會有西藏寺廟要我們供應『自動連續電腦』，我不是囉嗦，您能不能告訴我要這個電腦何用？」

「樂意奉告！」喇嘛輕輕拉一下紅袈裟，然後將貨幣換算尺放在一旁：「你們的五號『自動連續電腦』可以做任何十位數的數學計算並以報表印出。但是我們感興趣的是字母，我們希望你們能修改一下該電腦的輸出電路，讓它印出來的是成排

字母，而非數字。」

「我不太明白……」

「這個計劃已經開始了三百多年，但是對你們而言確是不可思議，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接受我們的解說？」

「我會盡力而爲。」

「其實十分簡單。我們在列清單，把『造物主』在世間可能所有的名字全部列出來。」

「你說什麼？」

「我們特地發明了一套字母，」喇嘛面不改色的繼續說：「我們相信，所有的造物主之名都可以用這套字母表達，而且每個造物主之名都不超過九個字母。」

「你們就爲了這個搞了三世紀？」

「是的，原先我們估計要列出所有造物主可能之名，要花掉我們一萬五千年的時間。」

「噉！」華納格博士一臉迷惘的表情說：「現在我明白你爲什麼要購買我們的電腦！但我不明白這個計畫到底有什麼作用？」

喇嘛遲疑了大約半秒鐘，華格納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他？但是，喇嘛隨即回答：「這不過是個儀式，是我們信仰中的一部分，有它的哲學基礎，我並不打算加以討論。你知道所有『上帝』『老天爺』『阿拉』『耶和華』都是人加諸於造物主之名，但我們相信在把所有的字母排列組合的過程中，其中必有主之眞名。」

「你的意思是要把所有的字母由A一直排列組合到Z？」

「是的，不過用的是我們自己發明的字母。我們希望貴公司將電腦的字鍵修改一下，並加入一些裝置，避免發生可笑的錯誤，譬如不能把三個相同的字母排列在一起。」

「應該是兩個吧？」

「不！三個。這個道理解說起來很麻煩，而且你也不懂我們的字母。」

「您繼續說下去。」

「幸運的是，貴公司的『自動連續電腦』只要略加修改一下，便可將我們一萬五千年的工作縮短在一百天內完成。」

霎時間，華格納自覺脫離曼哈頓的塵囂，而置身在冰冷的西藏高山上，在那遺世獨立的地方，一羣和尚幾個世紀下來，一直在那裏排列組合毫無意義的字眼。人類的愚昧到底有沒有個止境？無論如何，他可不能洩漏自己的眞正想法，顧客永遠是對的。

「當然我可修改五號電腦以符合您的工作要求，只是我比較擔心運輸和養護問題，要把電腦送去西藏，不太容易。」

「我們會安排，五號電腦的組件並不大，可以空運，這也是爲什麼我們會選上貴公司的原因。只要你們空運至印度，我們會設法來轉運。」

「您同時還要僱用我們兩名工程師？」

「是的，直到計畫完成爲止，大約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工程師是勝任有餘的，」華格納一面在便條紙上書寫，一面說：「只有兩個小問題……」

喇嘛不待他說完便遞個小本子給他：「這是我在亞大銀行的信用卡。」

「感謝您！第二個問題本來毫不足道，但是有的顧客卻往往忽略了。您那裏的電力情形如何？」

「我們有個柴油發電機，一百一十伏特，可供應五萬瓦電力。我們在五年前裝的，一直沒出過問題，也使我們的生活方便了許多。」

「這樣就沒問題了。」

由牆頭上往下望，景色眞叫人目眩，但三個月後，喬治對二千呎鷹飛般的高勢已經十分適應，一點也不覺得逼人。他倚在牆頭上，眼光卻茫茫地拋向遠方。

這個名叫「香格里拉」的計畫是喬治有史以來碰見最瘋狂的事。幾個星期來，五號電腦不斷以報表印出那些無意義的字眼，直有幾千呎長。它毫不知倦地將那些字不斷予以排列組合，那些和尚也毫不知倦地一張張將報表割下，裝訂成厚厚如山

的書冊。

還好，總算再過一星期，這個瘋狂鬧劇便要結束。喬治不明白，那些愚蠢的和尚爲什麼只把字母排到第九個便算了，爲什麼不排十個、十一個或甚至十二個字母？唯一叫喬治擔心不已的，是那個名叫善則斐的喇嘛活佛，會突下命令說，計畫要延長至西元二〇六〇年，那便死定了，因爲那些笨和尚是絕對有本事可以毫不知倦地撐到那時。

喬治聽到沈重的木門在他身後開了又關上，查克嘴邊叼著雪茄走到他身旁。查克在和尚羣中頗受歡迎，他是那種什麼惡劣情況下都能自尋樂趣的人。

「喬治，」查克迫不及待地說：「我發現件麻煩事了。」

「老天爺，不是機器故障了吧？」那是喬治最畏懼的惡劣情況，因爲這會使他歸期延滯，而那是最恐怖不過的。

「不是，」查克邊靠在牆頭上，這倒有點不正常，因爲他平日有懼高症，總不敢靠近那裏：「我剛剛才知道這個計劃在幹嘛。」

「不過是無聊事吧了。」

「那個善則斐終於告訴我這個計畫的目的何在了。他每天下午都要來看進度，今天他顯得有點興奮，問我想不想知道這個計畫的眞正目的何在？我說當然……」

「然後呢？」

「他們認爲若把所有造物主可能之名，大約是九十億個，全部列出，造物主創世的目的便告完成，而人類的目標也告達成，不必繼續存在了。」

「那要我們幹嘛？集體自殺？」

「沒那麼麻煩。等到九十億個名字列完，造物主便會出來收拾一切，然後一切便完蛋了。」

「我明白了，等我們完工了，也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查克神經質的笑了一下。

「我對善則斐說，那世界不完蛋了？他奇怪的看著我，彷佛我是個大笨蛋，然後說，世上再也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事。」

喬治深思了一下道：「這倒是我說的超脫物我之外。你又能怎麼樣呢？更何況這也沒什麼不同，我們早知道這些人是一羣瘋子。」

「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你有沒有想過，工作完了，但世界並沒完蛋，到時我們一定會成爲替罪羔羊，說是我們的機器有毛病，我可不喜歡那樣。」

「我明白了，」喬治慢慢說：「你的看法不錯。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小時候我們路易士安那州有個神棍，說某個星期天是世界末日，大家跟著他紛紛去避難。屆時世界末日沒來，但也沒人怪他，只說他是計算錯誤，還是繼續相信他。這一堆和尚也會一樣。」

「這裏可不是路易士安那，我們只有兩個人，赤手空拳，他們可是成千上百。世界末日沒來，我會很替善則斐惋惜，他一生的信仰背棄了他，可是我還是希望到時我不需要面對這一切，但願我此時身在他處。」

「我可是祈禱了好幾個星期了。但是除非合約到期，運輸隊來接我們，我們可是一籌莫展。」

「當然，」查克邊想邊說：「我們倒是可以略加怠工。」

「鬼才幹，那只會使事情更糟。」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你看，現在五號電腦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不斷排列組合字出來，差不多再四天，便要大功告成了，可是運輸隊要七天後才來，我們難道不可以動點手脚，讓機器出點小毛病，在尖峯時間修他個幾小時，把進度拖慢點，拖到飛機來接我們時，機器還在打最後一批字，到時就算世界末日沒來，他們也不能找我們做替罪羔羊。」

「我不喜歡！」喬治說：「這將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工作沒做完便拍手走掉。更何況，這會令他們起疑。我不管，我可要做到底，看他們能拿我怎麼樣？」

「我還是不喜歡這樣，」七天後，喬治騎在一匹健壯的馬上，沿著蜿蜒的山路而行。「你不要以爲我和你一樣，因爲害怕才偷跑。我只是很替那些老傢伙難過，不忍心看見他們發現自己是老笨蛋時的情形。不知道善則斐怎麼受得了？」

「說也奇怪，」查克說：「當我和善則斐說晚安時，我覺得那老傢伙知道我們要偷跑，但他看來並不在乎，因爲他知道機器還在正常運轉，這個計畫馬上便要大功告成了，以後他就……當然，對他而言是沒有以後那個事。」

喬治掉轉馬頭，向來路回望，在這裏可以將喇嘛廟盡收眼底。那幢方正而宏偉的建築，在夕陽的襯托下，在天邊切割出優美的線條來。點點閃爍的燈光遠看似怪獸的眼睛，那是電燈，是那個供五號電腦運作的柴油發電機所提供的電力。喬治想，世界末日沒來，那些和尙會不會把五號電腦給砸個稀爛；還是會靜靜坐下，重新再算一遍？

他知道此刻廟中正在幹嘛。善則斐和他的助手一定圍坐在地上，檢查那永無止盡的報表，然後再交給小沙彌去裝訂成書。沒有人說話，只有五號電腦的字鍵不斷拍打在紙上，像綿綿不斷的雨聲，除此之外，悄無聲息。三個月，整整三個月，喬治喃喃自語，眞够叫人去跳牆的了。

「它在那裏，」查克大叫了起來，一邊指著遙遠的山谷，「看！棒極了，不是嗎？」

喬治看著那架破舊的飛機，心想它眞是美麗呀！靜靜地停在跑道上像隻銀白色的小十字架，兩個小時後，它便要帶著他和查克奔向自由與正常的世界，光是這個念頭便值得浮三大白。喬治的心隨著下坡的馬蹄奔躍了起來。

喜馬拉雅山的夜靜靜降臨了，幸好路況還不差，而他和查克都帶了火把做照明用。空氣中沒有危險的信號，只有冷冽的山風叫人覺得刺骨。天空裏熟悉的繁星閃爍著，十分清朗，喬治心中最後一個大石也放了下來，他本來還擔心萬一天氣惡劣，飛機無法起飛便糟了。

他開始大聲高歌了起來，不一會兒便放棄了。喜馬拉雅山的靜穆，使他覺得狂歡的歌聲在夜色中十分突兀。他看了看手錶。

「頂多再一個小時便可到山谷了。」他回頭對查克吼叫著：「不知道五號電腦跑完了沒？看時間是差不多了。」

查克沒回答他，喬治掉轉馬頭，正好看見查克蒼白的臉，像個剝過殼的蛋，仰

望著天空。

「你看！」查克輕聲說。喬治放目仰望，只見天空中的繁星一顆顆滅去，靜悄悄地，毫無任何聲息地，造物主把宇宙的開關給關了。

魔鬼的技巧

麥西站在酒館的後廊間，冷眼看這名陌生人，叫他不快的是這個人行動間會發出吱嘎吱嘎響聲，搞不清楚是鞋子還是衣服的聲音。

陌生人身材高䠷瘦長，氣質十分高雅，看起來年紀不大，卻已經禿頭了，額頭到眉尖有著細細的毛。當他伸手至口袋摸索皮夾時，麥西立刻判斷出是他的衣服發出吱嘎聲。

「麥西先生，」陌生人以一種奇怪的斷音讀著麥西身上的名牌，「這個後廊間

租用一單位時是多少錢？」

「什麼時？」麥西不安的問著。

「一單位時，我說錯了？對不起，我的意思是一小時。」

「你是外國人？」麥西說：「貴姓大名？我打賭你是個俄國人。」

「不，我不是外國人，」陌生人不安地回答，微帶驚懼的眼睛輕輕掃視著後廊間，「你叫我波恩好了。」

「波恩先生。」麥西以深表懷疑的聲音複誦著。

這位波恩先生打開形狀像手風琴的皮夾，在一疊花花綠綠的票張和硬幣中翻找，抽出一張百元大鈔，將它塞進麥西手中說：「一個小時的租金，走吧！」

麥西被波恩逐客的眼光趕出了房間，他邊走向吧臺，邊自肩後問道：「喝點什麼？」

「酒精？才不要！」波恩斷然答道。

他走向後廊間的電話，伸手摸了摸電話線，然後自口袋中拿出一個發亮的小盒

子，夾到電話線上，他用身子遮住電話，拿起話筒：「請接西七三——五八——一五，北四〇——四五——二〇。」停了一會兒後，他又說：「可以了，接過來，給我查奧立佛・藍特的定位，到小數點四位。多少？九九點九八〇七，好，繼續待命。」

波恩坐在電話前靜瞧酒館門口的動靜，十分專注，直看到一對年輕男女進門，才拿起話筒繼續說：「定位或然率應驗，已和藍特接觸上了，祝我好運。」他掛斷電話，看著那對年輕男女慢步到後廊間來。

那名男子大約二十六、七歲，中等身材但頗結實，身上的襯衫縐兮兮的，和臉上的笑紋及零亂的捲髮相互輝映。女的有一頭黑髮，柔和的藍眸，小而拘謹的笑容。他們手牽手而行，喜歡在以為沒人看見時身體輕撞，這一下沒想到卻迎面撞上麥西。

「抱歉，藍特先生，」麥西說：「你和這位女士今天不能坐到後廊間，已經給人包下來了。」

他們透出失望之色，波恩叫道：「麥西，沒關係，我很願意招待藍特先生和他的朋友。」

藍特和女友轉頭看波恩，臉上露出猶豫之色，波恩輕拍著身旁的坐椅笑道：「保證誠意，沒關係。」

女孩答道：「我們不願意打擾，但這裏是全城唯一供應純正薑汁酒的地方。」

「我注意到了，克靈頓小姐，」波恩對麥西說：「兩杯薑汁酒，不要再讓別的客人進來。」

藍特和女友訝異地注視波恩，並緩身入座，藍特將一包書放在桌上，他的女友吸了一口氣說：「你知道我的名字？你的大名是……」

「波恩。你是珍·克靈頓，他是奧立佛·藍特。我租下這個後廊間，主要目的便是想在這兒和兩位一談。」

「這是什麼遊戲？」藍特大聲問道，臉上馬上通紅。

「薑汁酒來了，」波恩看著麥西將酒杯擺好後匆匆離去，沒回答藍特的問題。

「你不可能知道我們要來這兒，」珍說：「幾分鐘前我們才決定要來。」

「正好相反，克靈頓小姐。」波恩笑答：「你到達此一定位的或然率是九九點九八〇七，這個顯著數字下，你不來的可能性很少。」

「聽著，」藍特憤怒地打斷波恩的話：「不要以爲你胡說八道，就……」

「喝點薑汁酒並聽我說，藍特先生，」波恩自桌旁倚了過來，以堅定的口吻說道：「我們花了很多人力、財力才安排了此次會面。你使我們陷入危險的局面，我是奉派來尋求一個解決之道。」

「解決什麼？」藍特問。

珍站起身來說：「我看我們最好離開。」

波恩揮揮手叫她坐下，繼續對藍特說：「今天下午你到李克圖書公司，用現金買了四本書，其中三本沒關係，但這第四本……」他用手敲敲桌上那包書，鄭重其事地說：「是我們這次會面的重要關鍵。」

「你在胡說些什麼？」藍特叫道。

「一本精裝的書，裏面有大事記和統計數字。」

「你是說萬有年鑑？」

「正是。」

「怎麼樣？」

「你是打算買一本一九五〇年的萬有年鑑。」

「不錯，我是買了一九五〇年的。」

「可是，」波恩大聲說：「你買到的是一九九〇年的萬有年鑑。」

「什麼？」

「一九九〇年世界萬有年鑑，」波恩一字一句清楚地說：「就在這包書裏，別問我怎麼可能，這是發生了一點疏忽的錯誤，犯錯者已被懲罰，但是錯誤還是得及時挽回，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安排這次會面的原因。」

藍特縱聲大笑並伸手去解開桌上那包書，波恩急忙伸手抓住他的手腕：「你不能打開，藍特先生。」

「可以，」藍特靠回椅上，臉帶諷刺的笑容望著珍，口中吸著薑汁酒說：「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必須拿回那本書，藍特先生，我希望當我步出酒館時腋下夾著那本書。」

「你希望啊！」

「是的。」

「假如，」藍特說：「假如眞有所謂的一九九〇年萬有年鑑這本書的話，野馬也不能自我手中搶去這本書。」

「爲什麼？」

「別傻了吧！一本透視未來的書，上面有一九九〇年的股票情形、馬賽輸贏、選擧結果，有了這些消息，我坐在家中，鈔票便會滾滾來，幹嘛還你？」

「是的，」波恩點點頭答道：「不僅會鈔票滾滾而來，甚至可以成爲無所不能的人。野心及智慧不够的人得到這本書，不過用來發小財，小才小智的人可以用來左右政局，但眞正有才智的人如你，有了這本書發展絕不僅於此……」

「怎麼說?」藍特笑道。

「運用演繹、歸納和推論。」波恩敲敲桌面，「你便可以看出歷史的流變。拿房地產來說吧，只要看看萬有年鑑上的人口分佈和現在的不同，你便知道該到那兒去買地。再以交通來說，看看年鑑上的數字，你便知道何種工具最值得開發。」

「那一種?」藍特迫不及待地問。

波恩沒理他，繼續說：「飛行記錄會告訴你購買那家航空公司股票最有希望。諾貝爾獎得主記錄會提醒你注意那些科學發現值得投資。軍事預算表會告訴你那一家兵工廠應加以掌握。滙兌率、人壽保險指數、股票指數都可以告訴你如何在財產上趨吉避凶。」

「說的也是，」藍特說：「這很合我的胃口。」

「你眞認爲這樣嗎?」

「爲什麼不，有了錢在口袋裏，世界也就在我掌握中，不是嗎?」

「對不起，」波恩說：「你只不過在複誦你童年的夢想。你要財富，但唯有經過你自己的努力，才有樂趣可言。憑空得來的成功不會有快樂，只有罪惡感和錢，我相信你能明白。」

「我不認爲。」藍特說。

「眞的嗎?那你爲什麼還要工作，幹嘛不偷、不搶、不騙來充實你的口袋?」

「那是因爲……」藍特欲言又止。

「我說對了吧!」波恩不耐煩地揮舞雙手：「你太有野心了，決不會甘於用偷竊來獲取成功。」

「但我想知道我會不會成功。」

「哦!你想翻翻書看有沒有你的名字在上面，你要萬無一失，你要保證。爲什麼?難道你對自己沒有自信?你是一位極有前途的律師，是的，我知道，這是我的部分資料。難道說克靈頓小姐對你也沒信心?」

「有的，」珍大聲地說：「他不需要從一本書裏獲取信心。」

「那還有什麼遲疑的呢，藍特先生?」

藍特猶豫著，轉開臉躲避波恩逼人的眼光，然後說：「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這種東西，生命本身便是危險，只有死亡才能帶來澈底的安全感。」

「你知道我的意思。」藍特喃喃道：「我要知道生命值不值得努力，核子戰爭可能摧毀一切。」

波恩點點頭答：「那還眞是個值得擔心的危機，但我還活著，不是嗎？放心吧，世界還會照舊運轉，我便是個見證。」

「要是我能相信你的話。」

「要是你不相信，」波恩開始生氣了：「你並不是缺乏安全感，而是缺乏勇氣。」他用輕蔑的眼光看著這對年輕男女：「這個國家出過很多大勇的開拓者，華盛頓、林肯，你們也以此自豪，總該學習到些什麼吧？」

「應該吧！」藍特說：「這也是我不斷提醒自己的地方。」

「那你的勇氣呢？只會說大話而已。不可知的未來使你畏懼。恐懼不會激發你迎頭奮鬥，只使得你退而求這本書的保證。」

「但是核子戰爭……」

「那是危機沒有錯，但不過是生命中無數危機中的一個。你玩『單手紙牌』時作弊嗎？」

「單手紙牌？」

「對不起，」波恩努力的回想正確的字眼，一面不耐煩地用手敲著光亮的額頭：「那是一種一個人玩的，完全靠運氣的牌戲，是一種排列……」

「哦！」珍興奮地大叫：「單人牌戲。」

「對，單人牌戲！謝謝你，克靈頓小姐。」波恩將逼人的眼光轉向藍特：「你玩單人牌戲時作弊嗎？」

「偶爾。」

「贏的時候覺得過癮嗎？」

「不！」

「反而使你覺得無聊，沒意思，不是嗎？」

「大概是吧！」

「當你看了這本書後，你也會有這種感覺。終其一生，你都會寧願自己誠實地賭這場生命的遊戲。你會後悔看了這本書，使得自己一生毫無奮鬪的目標。你會記起貴國偉大哲人泰恩培說的一句話——生命即是冒險。藍特先生，何必用欺騙的方法來浪費生命呢。我請你把書還給我。」

「你爲什麼不自我手中奪走？」

「不行，那必須是一項贈予，我們不能自別人手中奪取，也不能給予。」

「你騙人，難道你沒付錢租下這個房間嗎。」

「我給了，但麥西並沒有得到。以後他會以爲自己受騙，只有你明白其中原委。一切都會以不變定位的方式來彌補這個錯誤。」

「等一等……」

「一切都小心計畫過的，我只能仰賴你，盼望你的良知會叫你把書還給我，然後我就消失，你再也不會見到我，今天的一切你可以當做趣聞講給朋友聽。請把年鑑給我。」

「珍，拿起電話，這是個騙局。」藍特說道。

「你不相信，」波恩打斷道：「看看我吧。」

足足有一分鐘，珍和藍特以不敢相信的眼光，看著波恩逐漸蒼白的臉孔，和一雙死魚一樣的眼睛。藍特嘴邊的笑容神經質的停滯著，珍則不由自主的顫抖著，房間裏一片愁雲和淒冷。

「老天！」藍特無助地望著珍：「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他了，你呢？」珍僵硬的點點頭。

「我們該怎麼辦？要是他說的是眞的，我們可以拒絕他，以後便永不愁沒有好日子過。」

「不要，」珍以顫抖的聲音說：「書裏面可能記載著賺錢的方法，但也有可能有婚姻破裂和死亡，給他那本書。」

「波恩先生，拿去吧！」藍特有氣沒力地說。

波恩立即恢復生氣，將那包書拿至角落，不一會兒，轉身過來，手中變出了兩個包包，一包裹面是三本書，另一包較小，顯然是年鑑，他把那三本書的包包放在桌上，站了一會，手中緊握著年鑑微笑。

「萬分感激，」他說：「你已經消弭了一場危機。我似乎該有所回報才算公平，但我們不准許移轉任何會混亂現存現象潮流的東西過來。但我至少應給你一點未來的表徵。」

他逐步後退，奇怪的彎下腰來致禮說：「算是我爲二位的服務好了。」然後轉身離開酒館。

「喂！」藍特叫道：「表徵呢？」

「在麥西先生那兒。」波恩的聲音愈行愈遠。

藍特和珍呆坐在椅上，好幾分鐘腦內一片空白，像剛睡醒的人般慢慢恢復神智，然後兩人相視大笑。

「他眞把我嚇壞了。」珍說。

「眞是不可多得的演戲人才，他騙走了我們什麼？」

「沒有呀！就是那本年鑑嘛。」

「沒關係，」藍特又開始大笑：「講什麼付麥西先生錢，而他又沒有眞正得到，眞是鬼話。我們該去看看他所說的未來的表徵。」

突然，酒館的大門給人衝開，麥西直衝進了後廊間，「他在那裏？」麥西大叫道：「那個小偷在那兒？那個自稱波恩的騙子在那裏？」

「怎麼回事？麥西先生？」珍說道：「幹嘛了呢？」

「他在那裏？」麥西又衝到男廁所門前，大力敲打：「出來，你這個無賴。」

「他走了，麥西先生。」藍特說：「就在你回來不久前。」

「還有你，藍特先生。」麥西憤怒地用手指頭亂指：「幫著那個無賴騙我，羞也不羞？」

「到底怎麼回事。」藍特依然很有耐心地問。

「他給了我一百塊錢租這個房間，」麥西怒不可遏地叫：「一百塊錢！我爲了保險起見，拿去給邦尼，那個做典當生意的人鑑定一下，結果他說那是張僞鈔。」

「老天，」珍笑道：「這可就過分了點，僞鈔！」

「不信你看看。」麥西把鈔票往桌上一摜。

藍特撿起來細看了一番，突然間他面色轉白，笑意自臉上隱去。他伸手把支票本拿出來，用顫抖的手簽開支票。

「你在搞什麼鬼？」珍問道。

「讓麥西補回損失，」藍特說：「這是一張一百元的支票，麥西先生。」

「你瘋了，把一百元扔出去？」珍叫著。

「我不會有什麼損失，」藍特回答：「一切都以不變定位的方式加以彌補，眞是魔鬼的技巧！」

「我不明白。」

「看看那張鈔票，」藍特顫抖地回答：「仔細看看。」那是一張花紋細緻，造型眞實的鈔票。富蘭克林的肖像在鈔票正中誠懇的望著他們，但在右下角上印著一行小小的字。上書：一九八九年發行。下面的簽名是：財政部長奧立佛・藍特。

魔鬼的合約

地球人，我要告訴你一個悲慘的故事，你聽完後可以哭泣，但千萬不要把淚水滴到我皮膚上，因爲它會龜裂。

我曾是一個非常快樂的生物，在美麗的優蘇拉星球上擔任電腦管理員，而且孜孜於博士論文好多年。我所看管的電腦位於「應用科學大樓」，那是一棟龐大而複雜的建築物，資訊的進入往往超過檔案系統所能負擔。所以，老實講，這件悲劇也

不能完全算是我的錯。

雖然我爲了博士論文研讀過一些有關地球的資料，可是從沒想過會被任命爲「優蘇拉星收集人」，更沒想到收集地點會是地球。糟糕的是有關這個職位的一切須知我又不熟，沒什麼心理準備便出發了。

因爲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對毒蛇、地獄的中世紀社會心理病態研究」，因此我對地球有粗淺的認識，另一方面地球也因人類智慧誤入歧途而聞名。還有，在我之前的一位收集者離奇失蹤也引起上級的注意。但是老實說，以我們優蘇拉人卓越的智慧而言，實在不太注意地球這個遠在星河角落的落後地方。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

一天當我還在舒舒服服的泡熱水澡時，突然緊急召喚來了，我馬上便被上級用「礎能」透過精神感應電腦解質送到地球來，進入卡森·波斯可夫的房間。

「你身上的水都滴到我的地毯上了。」卡森埋怨道。

「我……」

「而且你看來好像沒有我想像的巨大。」

我盡可能伸直身體，以地球人的度量衡來說是四呎多一點。我厭惡的望著腳上的五芒星形，眞希望此刻並不是這麼身無寸縷。(五芒星形是中世紀巫術中的記號)

「在優蘇拉人中我算是高的了。」我用中央發聲孔輕輕說道，盡量保持禮貌的語調。我頭上的左角不安的扭動著，房間裏空氣含氧太多，使我皮膚發皺，腳趾也發癢。

卡森遞了一塊毛巾給我遮身，「我簡直不能了解你，」卡森以典型的、油油的地球人腔調說道：「你講話一定要這麼尖叫嗎？」

「下次再有這種情形，請你記得提醒我。」我不帶感情地說。

「而且你全身通紅，好像還流出硫磺液，我的地毯都腐蝕出一個一個洞了。」

「我正在洗澡，你要幹嘛。」

「和其他一樣。」卡森說：「我還是先把我的背景介紹一下。我是一個神經學

家兼電腦學家，是傑出的天才，曾以人腦和電腦的比較贏得諾貝爾獎。我曾思考過魔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五芒星形和星河某處的精神感應電腦有關，使用某種含有情緒意味的字眼加上五芒星形，便能和這個電腦接通。我去過很多圖書館，查遍各種語言，找到了不少這種字眼，把它們都試過了。但由於我是這麼一個只講理智，不帶情感的人，用這些情緒字眼好像不起作用。」

「那你後來怎麼辦成的？」

「今晚和人下棋輸了，咀咒了一句。」

「你要什麼？」

「我想要一個全宇宙最好的電腦。」卡森一屁股坐下，正對著我腿上的五芒星形。

「不可能，因爲最好的電腦在優蘇拉星，你爲什麼不要一些眞正屬於內心的渴望呢？」

「這就是我內心的渴望呀。」

我伸了伸脚趾：「據我所知，地球人的內心慾望最平凡，不外乎財富、權力、長壽、成功的逃稅方法等。你確信這些願望不能給你滿足？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都能够。」

「其他星球？」卡森舒舒服服的靠在椅上，細長的腿突兀的交叉著；而我還在一旁繼續滴著硫磺液。

「既然你明白我們優蘇拉人就是人類口中的魔鬼，也知道我們並沒有超自然能力，只是科技非常進步的高等生物。在我們星球中，一切運作都靠「中央電腦」，而使它繼續成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身爲星河裏最高等的生物，我們每隔一段時間，便在每三點二六個光年的區域裏收集合適的、有智慧的生命。結果卻選到這麼一個可怕的星球。」

「這倒是眞的，」卡森說：「你已看了不少星球，這地方眞是一團糟。」

「可別把一切不好都推給『魔鬼』，幾個世紀來，我們都不曾派人過來，除了我前任那位收集者。」

「他現在怎麼了？」

「他原來尾巴關節得了嚴重關節炎，那是我們做邏輯思考的部位，他想輕鬆一下，到落後地方度個假，所以自願申請解質傳送到地球來做收集者，結果卻失蹤了。」

卡森打了一個大哈欠問：「你叫什麼？」據我所知，這個姿勢是用來擴大發聲器，以炫示內部森森然的咬啃武器。

「我叫麥夫二十七。」

「麥夫，你們優蘇拉人最早是怎麼發現地球的？」

「和其他星球一樣。地球的史前人類中有些聰明人發明了工具，開始嘗試畫原始畫。當人們不能很順心的使用工具或畫出合意的畫時，就開始發出一些不滿，發洩出情緒字眼，就這樣有人發現了咒語和五芒星形。總有時候有人湊巧合用了兩者，和我們的精神感應電腦溝通上了，就這樣，我們發現了地球。在我們那裏，只有高級領袖也是最權威的學者，才能用『蘊能』把人解質立即傳送到任何要去的地方。譬如來收集，或是隨時制止優蘇拉星河大帝國中衛星國的叛亂。」

「地球是你們優蘇拉帝國的一部分？」

我戰慄了一下，可能是微寒，也可能是因為心中有了惡兆：「當然不是。你們還不夠文明。目前我們只是趁地球還未變得過分骯髒擁擠，把它做為一個觀光勝地，供遊客參觀各種落後的巫術，迷信和其他好玩的遊戲。」

一抹淡而幾乎不可察覺的微笑自卡森臉上閃過，使他幾乎看來有點英俊了：「那你怎麼解釋你們用願望收買靈魂的習慣？」

「這個啊！其實我們是收買中樞智慧的系統，也就是你們所謂的腦。你笑些什麼？」

「中樞智……」卡森笑的都嗆住了，然後走到酒櫃旁倒了一杯聞來惡臭的飲料：「我的朋友，那你們怎麼處置收集來的頭腦呢？」

「當然是把它接上我們的中央電腦。雖然我們優蘇拉人可以解質傳送到各地，卻不能感應什麼，對中央電腦無用，只有你們有用。」

卡森陷入沉思，然後吸了吸鼻子，懷疑地看我：「氯？我還以爲是硫磺。」

我一陣尷尬：「硫磺是洗澡水的味道，氯是體液，天氣一冷就會這樣。」

「有點緊張嗯？」卡森毫不留情地戳破我的感覺，然後自抽屜中抓出一張折疊過的東西，扔給我擦身。

我感激地擦擦身體，一面掙扎地繼續往下說。我從來沒聽說過收集人腦還得這麼長篇大論，我一直以爲人類不是很快地簽約成交，便是嚇得跪地祈禱。

「你知道，當人類還在原始時期，我們優蘇拉星的經濟型態已經由一座座電動電腦，跨入由電子化學——神經生理學原理作用的劃一微分子電腦。然後我們自星河各地收集有精神感應的頭腦，讓它們用精神感應帶動電腦運作。像地球這樣一個原始的地區，我們通常採用簽約的方式，你可以向我們要求願望，然後期限一到我們就來收取你的腦，就和你們小說浮士德的遭遇一樣。簽約是要給你心理準備，知道什麼時候來收取，而且未來還要移入儲存槽。」

「儲存槽？」

「是呀！美麗的頭腦儲存槽。感謝人工原形質的誕生，使我們得以繼續永久保存及供養頭腦，使頭腦在儲存槽中得以不死。這也是爲什麼我們近些年來人腦的需求量小了很多。」

「我明白了。我似乎應該要求大量的鈾儲放在我家後院，」他邊想，一邊跨著長腿漫步：「或者要求送我到生命期較長的星球，在那裏我可以好好思考，如何設計一個最完美的電腦。或者……」

「太好了，」我如釋重負地說，心想終於可以達成交易了：「你的想法顯示了人類還是有能力做建設性的思考。」

「我改變主意了，」卡森說：「我要我的頭腦賣給你們直接放入中央電腦。」

「親愛的人類朋友，可是這應當是合約中最後的一個步驟，就你們的觀點來說，應當是淫逸享樂的生活的最後懲罰，你最好還是不要違背傳統。再說，儲存槽也就是煉獄，雖生猶死，何必提早折磨自已呢？」

「把我帶到你說的煉獄吧！馬上。」

我嘆了一口氣：「好吧！但是我沒帶正式文件，可是可以寫一張，就用你的紙吧！」我走到卡森的桌前，看到上面有一疊紙，上面簽有卡森・波斯可夫的名字，十分自我中心的簽名法，這個自我意識強烈的頭腦馬上要納入我們優蘇拉人的統治範圍了。

「哪，卡森博士，請簽名。」

「用鮮血？」

「不行，那會侵蝕我的手指，我不知道這種用鮮血簽約的傳說是怎麼來的，你若非這麼辦不可，用身體其他體液好了，例如膽汁……」

「不行。」

「唾液？」我問道，擔心自己不斷地流汗可能會造成離子貧乏，導至頭痛。

「恕我出言無狀，以前那些替死鬼是用什麼簽名的？」

「墨水。」

就在優蘇拉年底，我還在「應用科學大樓」勤奮地致力於博士論文，已經給評審委員會打回六次了，突然有人不敲門而入。

「這眞是一次有趣而收穫豐富的旅程，」卡森說：「謝謝你收集了我。」

「你不可能在這兒！」我驚跳了起來，一脚踩上了自己的尾巴，一陣頭疼傳了上來：「你應當只剩一個放在儲存槽的腦袋，沒有身體才對。」

我知道這句話說得矛盾，因爲此時卡森正舒適移動手腿，身上則是刺眼的赤裸裸。

「你大概沒有想到，一個運作良好的中央感應電腦通力合作起來，可以利用原形質複製出些什麼來吧？身體！」卡森說。

我瘋狂的四處尋找緊急按鈕，再度爲優蘇拉人無法精神感應到遺憾，我也不能自己解質送到別處逃難，沒有儀器、沒有權力，也沒有五芒星形。

「你可別傻到想殺我。」卡森說：「要知道我們複製人絕不會只有一個，其中幾個我還特地修改過，以適應那些本來不適合地球人居住的星球。我和其他的複製

人不僅可以精神感應，還可以立卽解質，並且和星河裏所有可以精神感應的生物，都可做立卽的感應。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你們優蘇拉人而代之，成爲星河中最高等的生物。」

「我可以解質去他處求救。」

「我也可以，緊跟在你後面，而且還不需要五芒星形。我的人已經到你們各個星球的據點繞過一周，現在是我們的天下了。」

「親愛的卡森……」

「叫我波斯可夫博士。要是你乖一點，不但免死，還可以得到博士學位。」

「你是說我不會活活地給燒死？」

「我問你還要不要博士學位。」

我感到强烈的誘惑：「你要我做些什麼？」

「和我簽約，『波斯可夫合約——給你永垂不朽的身體』。」

「那是什麼？」

「你待會兒仔細看看。你的工作還是電腦管理員，負責看管儲存槽裏的腦袋不要和其他腦袋搞混了。」

「我現在做的就是這個。」

「會有新的腦袋進來，因爲舊的腦袋都離開了，現在我們要把優蘇拉人中的高級領袖放進儲存槽中，運用優蘇拉人的解質能力替我們做吃重的工作，把一些星球解質、移位、還原。」

「這樣會破壞了整個星河生態。」

卡森冷笑了一聲，令我尾巴一陣冰寒：「我們還要重新安排整個宇宙呢！因爲我們可以長生不死，感謝人工原形質。但是宇宙的月移星轉，可能有一天會轉變成對我們不利的形勢，因此我們要對它加以控制。優蘇拉人將擔任這個神聖的工作——在儲存槽裏。」

「這眞是打入煉獄。」

「永不翻身，」卡森毫不同情地說：「簽名吧。」

我順從了這個魔鬼的意思，簽了名，頭痛欲裂。

「噢，還有，」卡森邊折起合約邊說：「我發現你前任收集人發生什麼事了。他被解質到了一個地方，他以爲那是個舒適的居處，結果是華盛頓特區裏一個水泥未乾的五邊形建築物。由於你們優蘇拉人除非好幾個人通力合作，不然便無法舉重物，他就給封在水泥裏了。」

「他還在那裏嗎？」

「據說他慢慢地挖出一條地道通往另一棟建築……」

「老天，該不是通到白宮吧？」

「你去猜吧！開始工作啦，麥夫。」

我不是誠心要抱怨，但是簽約兩個世紀了，波斯可夫還是沒實踐合約上的最後一條，我到現在還沒拿到博士學位。

機器人大叛變之後

太陽靜靜自山頭躍起，在堆滿破爛的雪地上拖出長長的影子，映出蒼白的光。此時若有人跡，一定嗅出四月早春的氣息，可是人類早已消失，消失得很久了。

城中處處廢墟，只有一棟有龐然大柱的大廳勉强還有一片屋宇遮雪，屋宇下有東西緩緩動著。那是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行動間四肢發出刺耳的吱嘎聲。

面對著早春清新的早晨，「都都」的冰冷腦袋似乎興起了一股欣喜，驅走了長久以來的枯寒落寞。太陽是「都都」的能源，伴隨著太陽的露臉，「都都」感到一

股生機鑽進鐵皮，活絡了電路，使整個複雜的身體活動了起來。

「都都」和它的同伴都是高度發展的機器人，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最後一批，靠太陽做能源活動。「都都」是一個大大的金屬製球，直徑八呎，在圓圓的身軀上突出金屬製的四肢。金屬球的上方有個如鋼盔般的突出物，那是「都都」儲存記憶和思考的所在，也是儲存太陽能的地方。

由正面看去，「都都」有兩顆閃亮的石英眼睛，滾圓的身軀正中有一條金屬帶，兩旁各伸出一隻非常巨大的手，有點像龍蝦的鉗子，可以擊爛金屬。身軀上另外還有四條纜線用來當輔助手臂用，可以刺進柔軟的東西裏。

「都都」步向荒廢的街道，自人類創造它以來，冬盡春又來，「都都」已不知望過多少回街邊橡樹在春風中抽長新葉。自從人類的笑聲不再可聞，「都都」已記不清有幾百個春天靜靜在死寂的地球走過。

「陽光眞溫暖，」「都都」喊道：「出來吧！『圓圓』，『胖胖』，我知道你們也有元氣了。」

它的同伴蹣跚地步到街上。「圓圓」失掉一條腿，走起路來頗有困難，身上的金屬皮幾乎覆滿了紅色的銹斑，用來裝飾臉部的銅、鋁合金也佈滿黑綠色的汚點。「胖胖」身上銹得沒那麼厲害，但是他斷了一隻手臂，而輔助用的四條電纜也壞了，纏在身上像亂七八糟的電線。在三者中，「都都」情況最好，四肢健全，鐵皮還有一、兩塊地方會閃閃發光，它主人造它時十分費心。

跛腿「圓圓」望著「都都」嘆氣道：「一定會下雨，我可經不起一場雨。」

「胡說，」「胖胖」的斷肢在地上拖過，發出嘎嘎聲：「天上一片雲也沒有，我感覺好多了。」

「圓圓」看著他，語氣怯怯：「就我們三個了嗎？去年我們還有十二個呢。」

「都都」在想那不見的九個，人類曾造過大批大批的機器人，現在只剩它們了：「它們九個去冬在碧塔，說不定覺得氣候還冷，不想出來。我們去看看吧！」

「我不能丟開我的工作，」「圓圓」說：「時日無多，我已經快完成了。」它的語氣充滿勝利：「我馬上要做出一個機器人，就像人類製造我們一樣。」

「別老調重彈了吧！」「胖胖」大嘆一口氣：「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製造機器人來接替我們的位置，結果呢？不過做出一堆堆沒生命的廢鐵，有時造出一些瘋狂的東西，還必須予以毀滅。這些年來，我們就沒做出一個像我們的機器人。」

「這是我們失敗的地方，」「都都」瞪視著鉗子般的巨爪：「我們一直想製造類似我們的機器人，要知道人類製造我們只有一個目的——死亡。」它搖動著鉗子：「這雙手是幹什麼用的？難道是用來做機器人的？是用來製造東西的？這一雙巨鉗只有一個用處——殘殺。」

「雖然如此，」「圓圓」小聲說：「我快成功了，只要一點協助即成。」

「我們什麼時候說過不幫忙了？」「胖胖」打斷說：「你老了，一個冬天都關在黑房子裏做事，不讓我們進去。」

「圓圓」的聲音略帶沙啞：「可是我快成功了，只要一次成功的手術，機器人便有希望重建這個世界。」

「都都」不情願地移動身體隨它們進入破舊的房裏，屋內一片黑暗，但它們的眼睛當初設計便夜能視物。

「圓圓」指著地板上一副金屬軀殼說：「我在垃圾、廢料堆找出一些東西拼湊來的，除了還差一個腦袋外，十分完美。我想一定可以成功，」它一步一拖地走向一張破桌子，桌上有一堆亮光光的東西，那是一個銅狀的半圓物，裏面有兩方塊焦油一般的東西，另一端有一個小小突出的瘤，不過人拳大小。

「這是我找到唯一能用的腦袋，」「圓圓」沈思地說：「我不是在創造，只是重組機器人。」它指著那焦油狀的東西說：「這是感覺器官，眼睛看到的事物均反射到這裏來，像一塊銀幕。眼睛後面是反應器官，上面有千萬個光電細胞，人類當初創造這個東西是要我們對某些影像做機械反應，例如移動時避免碰撞東西，殺戳的慾望等，都在這片銅製的腦袋裏。」

「這裏，」它指了指腦袋後那個瘤狀物：「是思考中樞，使我們和其他機器人不同之所在。」

「好小。」「都都」嘲笑道。

「就是，」「圓圓」說：「聽說和人腦完全不同，但够用就是了。我們必須把腦袋裝上身軀，這兩塊東西要裝在眼睛後面。這線是接通能源至腦袋，這些線圈是接通手、脚電源用，這線是接通平衡裝置的……」它嘀嘀咕咕的一個個部位解釋：「現在，得有人把它接通，我不行。」

「胖胖」望了自己銹跡斑斑的鉗子，然後和「圓圓」不約而同地看著「都都」。

「我可以試試，」「都都」說：「但記住，我們不是造來做東西的，而是殺戮。」

緩慢而笨拙地，「都都」用巨鉗把小小的電線銜接在一起，一個又一個，工作快完成了，突然間巨鉗不小心把電線攪成一團，一陣火花四射，那個精心製作的腦袋瞬間熔成一團。

「都都」倉皇後退：「我早說過了，我們不是造來做東西的，這雙手是用來殺人的。」他望著巨鉗，然後極力一揮，似乎想把它們甩得遠遠地。

「別那麼自責，」「圓圓」安慰道：「這樣也好。我們是鋼鐵之身，但這個世界似乎較適合那些有血、有肉，我都可以一掌擊碎的小東西。只是可惜了，」它指了指地上那一堆沒頭的金屬：「我們最後的希望也幻滅了。」

「至少你們嘗試過了，」「胖胖」安慰地說：「沒有人能指責你們。有些夜晚我遠眺星星，似乎聽到嘲笑之聲，我們就算征服了世界又如何？現在還不是離大限不遠。」

「或許這樣最好。」「都都」點點頭：「我想我們的腦部結構有問題。你說人類製造我們，讓我們對某些東西有機械反應，雖然我們也有思考中樞，卻不能控制機械反應。我殺了很多人，簡直無法計數，但我殺人時，腦中卻在思考別的問題，往往是屍陳遍地後才知道自己又殺人了。」

「圓圓」充耳不聞，它望著地上的廢鐵說：「碧塔那裏有一個同伴說它快要成功地做出一個腦袋了，去冬它一直在嘗試，說不定這會兒已經成功了。」

「我們去看看吧！」「胖胖」說。

大家步出大廳，「都都」必須緩下脚步來配合蹣跚老弱的「圓圓」，而圓圓邁

一步一回首，滿心惋惜地望著桌子猶在冒烟的腦袋。

還未到達碧塔。它們已經知道不必進去了，因爲冬季一雪已將碧塔壓垮，另外九人早已屍陳瓦礫中了。

慢慢地三人又回到破敗的大廳中：「我不要再出去了，」「圓圓」說：「我已經又老、又累了。」它緩緩拖行回到陰暗的角落。

「胖胖」望著「圓圓」的背影：「我看它快要不行了。」它不勝悲哀地說：「大概連裏面也銹掉了，它曾救過我一次，非常早以前，當我們摧毀這個城市時。」

「你還在想這件事，」「都都」說：「有時候我感到很不安，人類畢竟是我們的主人。」

「是他們要我們這樣的。」「胖胖」咆哮道：「不是我們的錯。我們不過是做來殺人的機器……」

「但是我們是用來殺那些穿黃制服的小人兒啊。」

「是的，我知道。人類是根據刺激——反應定理製造了我們。我們只要看到穿黃制服的人，便馬上產生機械反應——格殺勿論。但是誰想到就在大戰後，或甚至大戰結束前，這種刺激——反應模式卻躍進了一步，使我們看到人便殺。」

「我也聽人家這麼解釋過，」「都都」聲音裏依然愁雲滿佈：「但我還是不能心安。」

「但是已經過去了，好幾百年了，心安有何用。你有點與衆不同，長久以來我便注意到這點。你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最後一個機器人，當我們侵佔這個城市時，你已在這兒，也殺了不少人。」

「他們不過是個小東西，看起來那麼柔弱無助，你想我們錯了嗎？」「都都」說。

「胡說，是人類把我們做成這樣的，誰叫他們企圖弄出自己不能控制的東西。今天我若看見一個跛脚的人，我還是一掌把他擊死，我沒辦法，我也不能控制自己。」

「『胖胖』，」「都都」細聲說：「你想還有沒有人留下來？」

「我想沒有。要知道大戰不是地區性，而是一場全球性戰爭。他們把我們送至各個戰場，甚至小島上去屠殺穿黃制服的人。機器人叛變也是全球性的，而且幾乎同時發生。我們當中還有人佩帶無線電，和各地機器人聯絡。」「胖胖」提高了聲音：「想有什麼用？人類用我們來殺人，這是他們的罪惡。他們把我們造得太好，難道是我們的錯嗎？」

「都都」點點頭說：「是的。管他的！春光尚好，我們到河邊走走吧！那裏永遠美麗而安寧。」

「胖胖」說：「什麼美麗而安寧，那不過是人類教我們的字眼，你自己可不知道那是什麼。或許你能體會，你總是與衆不同。」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美麗安寧？但我一想到這兩個字眼便聯想到河邊……」「都都」突然停頓下來，它可不能把深埋以久的秘密透露出來。

「好吧！」「胖胖」說：「我們就去河邊吧！我知道那邊有塊草地，陽光總是比較暖和些。」

這兩座十二呎高的機器人緩緩地橫跨荒蕪的街道，不時還要撥開蔓長的野草，野草中也不時可以發現一具具銹鐵，以前它們可是生龍活虎的機器人。在通往郊區的野外，它們必須爬越一處堆滿廢鐵的小丘。

「以前我還把同伴屍體帶來此處，」「胖胖」嘆道：「但一世紀來，我們實在心有餘力不足，只好讓他們橫屍遍野。說實話，我還眞羨慕那些埋屍碧塔瓦礫下的同伴。」

最後它們終於抵達一塊林蔭處處的高坡，站在上面可以聽到坡下溪流的淙淙聲，那裏曾架有橋樑，現在只空留殘礫。

「我想下去河流的那一端。」「都都」說。

「你去吧！我留在這裏，這坡太陡了。」「胖胖」應道。

「都都」緩緩爬下陡坡，它站在激流的河水旁，呆想著這才是世界恆久不變的東西。河邊早春的玫瑰散著郁香，「都都」遠目眺望那一片還爲白雪覆蓋的山頭，

那也是恆久不變的東西。

雖是春回大地，但山、河在清冷的空氣中還是顯得空寂。人類並未教導「都都」哲學或宗教方面的知識，但在它腦中千萬光電細胞深處，它深爲過去罪孽所苦，那些人類做下並強加諸在它身上的罪孽。

是人的罪孽，人類的愚蠢，雖然科學已在人類面前折腰，人類還是無法征服與生俱來的愚昧，使得這個原本鳥語花香的世界只剩它和一堆堆廢鐵。

「都都」沿著河邊下走，穿過林蔭，它不想回到「胖胖」身邊，殘廢的機器人觸目驚心，無情的鐵銹已經吃進它的身體裏了，要不了多久「胖胖」和「圓圓」都會撒手西歸，一陣刺痛和害怕抓住了「都都」，它不要孤零零地被扔在這個世界上。

它繼續往前走，林中驚鳥四飛。突然間一隻小兎子自「都都」脚邊掠過，「都都」想也不想，便用巨鉗往兎子身上一掃，登時新綠的草叢上濺上觸目的血珠。

一陣悔恨、羞慚抓住了「都都」，它沈默地前行。它不想殘殺，每次殺人後它總是萬分難過。它不斷問自己——「我爲什麼是造來殺人的？」。

它走了又走，一反常態地它感到有點疲倦。不久來到一塊爬滿長春藤的牆前，牆內是一棟破舊的石屋。它在一處原先應該是花園的地方佇脚，在一個破裂的噴泉前它找到自己在找的東西。那是一個破舊，失去光彩的大理石雕像——一個小男孩。這就是它埋藏多年的秘密，瞞著同伴，它常一個人跑來注視著這個大理石男孩。「都都」對這個雕像有著幾近不可解的執迷，使它羞於人知。

「都都」無法解釋它的感覺，但這個雕像似乎可以帶它回到那個遙遠的時代，那個人類是主宰的時代。雕像煥發出一股氣質，那是機器人所沒有的一切。小男孩靜靜站在那裏，流露出一股不朽的幽雅，「都都」出神的望著，似乎要把那死去的雕刻者喚到眼前。

「都都」走到一條小溪邊，抓起一團黏土，渾然忘記機器人應該遠離溼氣。好多年來，它一直想複製那個小雕像，但是再度，那巨鉗似的雙手不聽指喚，把黏土揑成一團什麼也不是的東西。直到太陽下山，「都都」才憤然丢下黏土，回去找「

胖胖」。

在大廳的入口處，它們叫著「圓圓」，想告訴它今天一天的探險，但角落處毫無聲息。它們走進一看，「圓圓」已癱軟成一團，無情的鐵銹已全然擊敗了它。

柔和的春日邁入炎夏，「都都」、「胖胖」經過一日的漫遊，疲憊地步回大廳。「胖胖」的行動愈來愈不靈活，亂七八糟的電纜在地上拖出單調的聲音。

突然間，兩條電纜纏住了地上的樹枝，糾成一團，「胖胖」踉蹌倒地，「都都」連忙上前解開電纜，但「胖胖」卻爬不起來，它斷斷續續地說：「裏面有東西扭壞了。」

一股淡淡的白烟自它右脅升起，慢慢地「胖胖」萎頓在地。它身軀內傳來一陣陣悲鳴，最後轉成高亢的尖叫，火花自身上閃閃而出，「胖胖」撲倒在地。

「都都」連忙向前又捉又扯，大聲哀道：「老朋友，別棄我而去啊！」

鵝毛似的飛雪自天空灑下，天空看來陰沈而壓人，兩隻烏鴉聒噪地自天上掠過，打破了銀色世界一片死寂。

「都都」慢慢移動著，一整天它都覺得怪怪的，它走起路來已經不能成直線，而是東一步，西一步的拉扯。它知道自己應當躲回到大廳中避濕才對，但它心中難安，四處漫走，任由雪花灑落在身上。

走著、走著，它來到一堵搖搖欲墜的牆前，牆上爬滿枯萎的長春藤。它步進花園，來到噴泉前，瞪視著小男孩雕像。

它站了好久，俯視這尊不知多少年前人類雕刻的小東西，突然巨掌一揮，小男孩掉在地上碎成片片。

它緩緩轉過身來，循來路回去，昏暗的太陽已西沈，只留下一線暗紅的陰影。

「都都」心想，它必須趕回大廳，不能繼續在溼地上停留了。

但是事情不對了，它發覺自己不能舉步，只能原地打著圓圈，搖搖欲墜，眼前一陣一陣的漆黑，雖然它的眼睛夜可視物。

它在那裏？「都都」知覺到自己躺在雪地上，它必須回到大廳才行，它奮力掙扎，卻不能動，眼前的光亮逐漸暗成一片。

雪繼續下著，沈默而緩慢，現在只有一座龐然的雪堆標示出「都都」的埋身之處。

退化

魯斯平素是個好脾氣的人，但一連四日以獨木舟在北魁北克蠻荒順河探索，使他失掉了信心與耐性，終於在第四晚停岸後，開始激烈地向兩位同伴抱怨。

兩位生物學家開始只是靜聽，沒有答言，葛理儘量保持聽話的禮貌，但吳定則面無表情地看著魯斯說：「你說完沒？」

魯斯喘了口氣，自激動情緒中平靜下來：「說完了。」

「那輪到你聽我說，」吳定用教訓孩子的口吻說：「你抱怨什麼呢？我和葛理

一句話也沒說，也沒說我們不相信。」

「你是沒說你不相信，」魯斯憤怒地叫嚷：「但別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你們不相信我在飛機上看到的東西，以爲我編造了天方夜譚引你們到蠻荒來吃苦受罪，找尋地球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生物。」

「這一點我們等下再討論，現在葛理和我紮營，魯斯你去找木柴生火。」吳定不理魯斯的憤怒，以命令的口吻分派了工作。

夜色降臨，三個人紮了營，吃好飯後，已經滿天星斗了。吳定飯後一枝煙，過足神仙癮以後說：「好吧！現在我們來討論剛才那個問題。」

魯斯這時反而赧然地說：「我想我剛才脾氣大了點，」他停了一下：「但是，我知道你們還是不相信我的話。」

吳定搖搖頭：「我們當然相信。當你說在此區看到前所未見的生物時，我們就打算前來一看，我們若不相信，爲什麼要來呢？」

魯斯說：「但你不相信我形容那怪物的樣子。你認爲那太怪異了，不可能是眞的。」

頭一次吳定答話有點猶豫：「畢竟，人的眼睛可能出錯，尤其在飛機上一哩高的距離匆匆望了一眼。」

「望了一眼？」魯斯不服氣地說：「我雖在一哩高，但我用了雙眼望遠鏡，看得一清二楚。我告訴你，就在麥克諾頓河灣處，那些怪物空望下去就像一堆堆銀亮亮、透明的果凍，我敢打賭我還看到了牠們身體下的地面。牠們還以飄浮的方式在地面上移動，一下子就消失在樹叢裏。要是當時有停機的地方，我早就下來一查究竟了。這次你們雖然答應跟我前來，我知道你們還是不相信我看到的。」

吳定深思地望著營火說：「我相信你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奇異的生命型態，但你形容的果凍般透明會滑動的東西，那似乎是一種已經不存在的原生動物。」

「難道牠沒有可能會留下後代？」魯斯說。

吳定搖搖頭：「不可能，早在遠古以前牠們便進化至各種較高等的生命型態，

一直演變下來到最高等的人。

「這種單細胞的原生質生物是生命最粗糙最原始的型態，牠的後代都已不同，我們人類也是牠的後代。」

魯斯困惑地問：「那牠們又是怎麼開始的呢？」

吳定再度搖搖頭：「這是連我們生物學家也不知道的，生命的來源究竟如何，誰能揣測呢？

「但這畢竟是個偉大的工程，想想看，由最簡單的單細胞原生質進化到人類，是一個怎樣偉大的進步，而且可能和其他星球的進化歷史都不同。你知道科學家幾乎已能肯定引起進化的突變是受地球輻射殘餘的影響，每一個星球都不可能相似。甚至其他星球根本沒有這種輻射殘餘，沒有輻射殘餘也就沒有突變，這些星球的高等生物可能還停留在原生質階段，想想看我們是多麼幸運，看看這些樹，這些花朵，看看天空的飛鳥，看看地上的走獸，都是絕無僅有的呀！」

吳定警覺到自己愈講愈興奮，也離題愈來愈遠了：「對不起，讓你聽演講了。

現在心情好一點了嗎？」

「沒事了，」魯斯笑著說：「實在是今天一天很辛苦，而你們當時看來好像充滿懷疑。」

「但你們看著好了，明天等我們到了麥克諾頓河灣，保證不出一個小時，就可以看到那些果凍般的怪物。」

「但願如此，」吳定伸懶腰：「到時侯我們就知道你的眼力行不行了。」

這時三人分別就寢，吳定靜聽著魯斯和葛理的鼾聲輾轉難眠，心想到底魯斯看到的是什麼東西？那鐵定是一種奇怪的生物，但究竟是什麼？當然不可能是魯斯所形容的原生動物，但那種東西曾在地球上生存過，爲什麼不可能留下相似的後代呢？到底……

吳定不知道自己已不知不覺入睡，直到葛理一陣淒厲的叫聲把他吵醒，那是令人澈骨冰寒的恐怖叫聲。

他睜開眼睛往叫聲望去，只見一大團無可名狀的東西在帳幕口外滑過，冰冷的月光居然自那一大團東西上穿身而過，跟著後面是另外幾個這麼一大團的東西。

接下來的事情似乎一氣呵成，幾個鏡頭咔咔咔下來，活像動作電影。先是葛理的手槍冒出火花，射向第一個要踏進帳篷的怪物，魯斯也伸手在旅行袋中摸索手槍。

突然間一切都完了，魯斯和葛理僵挺挺的躺在地上，怎麼死的不知道，吳定甚至不明白自己是怎麼知道他們已經死了，他就是知道。而透明的怪物正一步步地滑進帳篷來。

吳定連忙揭起帳篷的一角，衝向茫茫的夜色中，他往前衝了三步，不辨方向，然後停了下來，他不知道自己幹嘛停下來。

他定定地停在那裏，腦中死勁催促四肢行動，無奈一塊肌肉也牽扯不動，面對河的方向，吳定整個人活像給點穴了般定在那兒。

然後他聽到背後的帳篷裏有著嘜嘜的聲響，不一會兒，他的眼前便一字排開了數個透明怪物，大約有十個之多，現在他終於有機會正視牠們了。

這不是夢魘，這些一團團透明果凍般的東西都是真的。每個大約有四呎高，直徑約三呎，形狀很難形容，因為不斷在蠕動及變形，連有幾個面都算不出來。

在每一團果凍中都有一個圓黑形如唱片般的細胞核，其他便什麼也沒有了，沒有四肢，也沒有任何感官。牠們的身體緩緩地突出一塊蛹狀的東西，兩個蛹狀物合起來便把魯斯和葛理的屍體抬到吳定的腳邊。

「我們准許你移動，但你不准跑。」

吳定渾沌一片的腦中響起這樣的聲音，是有人在和他說話？還只是他在想像？

「我們會放你行動，但你不准逃跑或企圖傷害我們。」

他在腦中的確聽到這些話，雖然他的耳朵沒有聽見聲響。現在他腦中聽到更多。

「我們是用思想轉入的方法來和你說話，你的智力足夠理解我說的話嗎？」

心智？這些一團團的東西也有心智？吳定愕然地想。他的想法顯然已被牠們測知。

知。

「當然我們有心智，現在我們讓你恢復行動能力，但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突然間，麻痺的感覺自吳定身上抽身而去，在一大羣透明怪物包圍下，剛恢復自由的身體馬上大大顫抖起來。他注意居中的一個離他較近，似乎是發言的人。

一陣更張烈的話語鑽入了他的腦中：「我們並不想殺害這兩個人，只是想抓住你們，和你們詳細交談。但是這兩個人想殺我們，我們只好先動手，你沒動殺機，只是轉身就跑，所以我們也不傷害你。」

「你要把我怎樣？」吳定顫動著乾燥的嘴唇，話不成聲地說。

這一次沒有回答，在安靜的夜色下，吳定感到無比的緊張與壓力。他大聲尖叫又重複了一次問題。

這一次透明怪物回答了：「方才我沒回答，是因爲我正在探索你的心智，看你是否有能力了解我們。看來你的心智雖然很低，但是還有能力了解我們。」

「在我開始告訴你以前，我要再度警告你不要輕舉妄動，那只有對你不好，因爲你不知道心靈力量的可怕，你的兩個同伴便是死在我的意志力量下，你方才不能動彈，也是受意志力量的桎梏，我們要殺你，可是輕而易舉。」

在短暫的停頓中，吳定力求把慌亂的腦子靜下來，這時那個清楚的聲音又在腦中響起：「我來自幾百萬光年外的一個星河，那個星河照你們的發音系統來唸是『阿卡特』。

「我們是一種心靈力量高度發展的生物，可以利用心靈力將自己解質送到外太空旅行，也可以利用心靈做任何你想像得到的事，由於我們的超絕能力，很早以前便征服了整個阿卡特星河。

「但是宇宙中有這麼多星河，似乎應當都納入我們的殖民系統下才對。爲了出去征服宇宙，我們必須繁殖足夠的同類，出去做這件偉大的工作。

「繁殖對我們來說，不算難事，因爲不斷分裂就可以了。當足夠的人力湊足時，我們便成立四支特遣隊，將宇宙分成四大部分，分別到各個星球探險和殖民。

「其中一支特遣隊的部分人員到達了銀河，那是無限久遠以前的事。然後分散

出去選擇合適的星球進行殖民工作，當然這一切部要花上很長的時間，但我們的生命比你們地球人要長上很多，而整個阿卡特族的榮耀又比我們個人的犧牲來得重要。就在征服銀河的時候，有一支爲數百萬左右的阿卡特分隊發現了太陽系，及太陽系中這個適合殖民的地球，他們便在這兒定居下來。」

「你說什麼？你們曾經定居下來？」吳定驚訝的不得了。

「你先聽完再說。我們有一個規定，出外殖民的人必須和家鄉聯絡，這樣我們佈在宇宙四方的同類才能把智力和知識集中一處，然後再由家鄉把收集來的情報發展成更完整的征服計畫。

「但是，我們家鄉從來也沒接收到這裏的消息，我們想可能是這裏情形特別，再等個幾百萬年，一定會有消息回來，一直到過了十億年還沒消息，阿卡特的執行委員會才要求我們十人組成特遣隊前來一探究竟。

「我們是離你們不遠處另一個星系的殖民者，接獲命令後，連忙以心靈力做太空旅行來到此處，經過好幾個恆星來到地球，算一算也有好幾天時光了。」

「然後怎麼樣呢？你們的同類去那兒了呢？」吳定急促的問。

「抵達此處時，我們赫然發現地球未若我們想像，幾步便可看到一個阿卡特人，反而是一大片落後、蠻荒，充斥著奇形怪狀的生物。我們在這裏呆了幾天，盡力用心靈力來觀測這個星球，愈發感到驚奇，從來也沒看過這麼畸形、而又低等的生物，而一個阿卡特人也看不到。

「我們百思不解，因爲以阿卡特人的超絕能力而言，是不可能被這些低等動物所滅絕的，到底他們上那兒去了呢？」

這股思想頓了一下，然後以問句的口吻鑽進吳定腦袋中說：「你可曾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發了呆的吳定搖搖頭說：「我從來沒聽過像你們這樣的生物，也不曾見過這樣的心靈力量。據我所知，他們可能根本不曾在地球上生存過，我們對地球的歷史幾乎已經全部了解了。」

「不可能，」那位領頭的怪物在吳定腦中咆哮著：「你若知道地球全部歷史，

便不可能不知道神力無窮的阿卡特人。」

此時另一個怪物正和領頭怪物交談，藉由領頭怪物也傳到了吳定的腦中：「我們為什麼不檢查下這個傢伙的腦袋，看看過去地球的歷史如何，再來做個判斷。」

「主意不錯！」領頭的人說：「要探測他的腦袋可是簡單。」

「你們要幹什麼？」吳定顫抖不已，聲音中透著不可遏抑的緊張。

腦中的聲音還是十分沈靜，安慰地說：「一點也不會傷到你，我們只是要探索你腦中的遺傳記憶，替過去的歷史找根罷了。

「你腦中一些尚未運用的細胞，蘊藏著人類遺傳發展的記憶，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遠的祖先。利用我們的心靈力，可以使這些細胞活動，使過去的歷史在你腦中重現。

「你會和我們同時看到過去的畫面，感受到過去的情緒，像你千百萬年前的祖先所見所感一般。你不會有任何危險，形體上你仍留在此地，心靈上則遠跳回以前，到我們阿卡人來到地球的那個時代。」

不一會兒，吳定突然感到夜色褪去，眼前的阿卡特人也逐漸消失，他的意識正在一團灰霧中旋轉。

他知道他的形體未動，但心理上他知覺到一股強大的動力，好像他的心智不斷在轉，而腦子也不斷在擴大、擴大。

突然間，旋轉停止了，一幕奇怪的景象佔住了吳定的腦海，那是一個奇怪的世界，一片綠汪汪的海、荒涼的陸地上沒有任何生物，天空灰霧沈沈，一直在下雨。

他感到自己在不斷下降中，同行的還有無法計數、無以名狀的果凍透明怪物，吳定突然明白自己也是個阿卡特人，而他和同伴是經過長途的旅行才來到此地。

他們在貧瘠的陸地下降，利用心靈力建造一些適合居住的城市，那些城市和今日的大不相同，是透明、結晶的思想都市，阿卡特人在其中進行繁複的探測、實驗。突然間這個景象在灰霧中消失。

灰霧不一會又澄清了，吳定現在看到的是另一幕景象，顯然很長的一段歷史已

簡略的過去，這時吳定看到時光改變了阿卡特人，而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們已從單細胞變成多細胞生物，而形狀也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是固定在一定點的，有的則能自由行動，有的在水裏過活，有的則在陸地發展。顯然某些因素改變了阿卡特人的外觀，使他們多樣化起來。

吳定同時清楚感覺到隨著身體的變化，阿卡特人的心智能力也在急劇下降中，思想城市的工作不能如舊進行，到處呈現一片混亂；而且思想城市也不斷在消失，因爲阿卡特人已無足夠心智能力來支持這些城市的運作。

阿卡特人拚命想發現是什麼原因減退了他們的心智能力，他們猜是遺傳基因有變化，至於什麼因素則未能探究出來。他們在其他星球上從未遭遇到這種情形。

換了另一幕，吳定看到時間又更接近現在一點，阿卡特人發展出了眼睛，但多細胞的身體也愈來易受疾病侵襲，常有人死亡。

這時最後一個思想城市已消失，一度無所不能的阿卡特人已變成遲鈍、複雜、心智愈加退化的生物，吳定判斷那應該是古生代時期，這些活在水中、陸上的生物，仍然努力想阻止這種退化。

下一幕景象到了中世代，阿卡特人後裔雖已退化得很厲害，但仍是十分强有力，看來像是稱霸的恐龍，有的在水邊爬行，有的則在天空掠食。

雖然變得厲害，但這些巨大的東西還是企圖和家鄉聯絡，請求解決他們的災難，但是心智力太薄弱了，傳不出去。

到了新生代，爬蟲變成了哺乳動物，現在只有少數的智力還殘留著。然後發展出一族更可笑的生物——地面行走的猿類，完全違反了阿卡特人一切的優點。

最後是一幅現代世界的景象，吳定對之十分熟悉。但從未像今日如此了解它的命運——這是一個退化到極致的世界。

這些直立猿人及接下來的眞人是心智能力愈加薄弱的人，阿卡特人一切的遺傳幾乎已完全滅跡。他們先是殘殺其他生物以求食，後來則學會任性的殘殺，最後甚至物傷其類，先是部族與部族相殘，然後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最後是世界大戰。

在退化的細胞中，他們有潛在慾望要把一切都毀滅掉，直到地球上佈滿人類的鮮

血。

吳定突然自過去中清醒過來，夜色依然清明，他的身邊還是有十個透明怪物，不，應該說是他的祖先圍繞著。

他被過去的惡夢驚住了，一時不知應如何開口，此時腦中又響起那領頭人的聲音，低沈、傷心甚至有點受驚地說：「原來我的同伴竟遭到這樣的下場，被這個可怕的星球搞成退化的、無理智的低等生物。這是個死亡世界，一個會改變阿卡特人基因的世界，使他們無助地一直退化下去。」

另外一名阿卡特人插嘴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沒有辦法，這種可怕的退化已經歷時這麼久，我們不可能叫時光倒轉，使我們的兄弟變回原來的模樣。」那位領頭的阿卡特人以悲憫的口吻說道。

吳定大叫：「這不是眞的，地球的生物歷史不是退化，而是進化，我們是進化而來的高等生物，這是假的，不可能是眞的。」

領頭的人嘆了一口氣：「走吧！兄弟。」牠是在對同行的人說：「趁這個有毒的世界還未改變我們前，快走吧！我們還要警告其他星球的同類千萬不要踏足這塊可怕、毒化、退化的地方。」

其他的阿卡特人依言在地上癱了下來，把身體舖成一塊平如唱片般的東西，然後在領頭人的一聲令下，凌空迅速旋轉而去，消失在繁星點點的空中。

吳定往前踏了幾步，張開口，不知該說些什麼，最後才淒厲地對著天空大叫：

「謊言！謊言！」

夜空中一片寂靜，只有月光淸冷如舊的灑在吳定腳邊兩具屍體上。

最後的華爾滋

艾文・梅勒喜歡玩具，因爲他喜歡遊戲。自小時候第一次擁有一架玩具火箭後，便希望有一天能擁有幾個星球玩玩。

長大後，他成爲最大的太空企業家之一，他的公司擁有月球採礦權和火星墾殖權。他製造的衞星在地球的上空，以雷射光束提供太陽能讓人類使用。

艾文不認爲自己殘酷，也不認爲自己是個暴君，更不認爲自己喜歡操縱別人。他只是喜歡遊戲，而且玩得比別人都好。在他的想法中，人是最有趣的遊戲，因爲

他們不僅是遊戲者，更是遊戲的一部分。對他而言，道德只是填字遊戲中偶一出現的字，除此之外，毫無意義。

他最新發明的玩具正坐在桃木桌那頭，她高大而體態優雅，無瑕疵的希臘臉蛋上鑲嵌著綠寶石般的大眼，白皙的臉旁垂下瀑布似的金髮，身上穿的是一件半透明的紅絲禮服。

艾文自己則穿了一件像唐裝又像阿拉伯服的白袍，上面掛了一把綴滿珠寶的短劍。修剪整齊的白髮配上淺藍色的眼睛，使艾文看來像古代王國中傲慢、殘酷的王子。他很喜歡自己這個扮像，覺得很好玩。艾文希望瑪格麗特一進門，自己的樣子便能震懾住她。要是他所設計的每一步都踏對了，瑪格麗特是非來不可。

彷彿是證明艾文的想法無誤，閣樓的對講機響起了瑪格麗特悅耳的聲音，要求進來。艾文站起身來，向他美麗的伴侶伸了伸手：「親愛的，請握住我的手。」

她一言不發的握住艾文的手，優雅的站起身來。絲織的裙裾發出輕響。她走到電梯前，按了一下開門器，機器辨識了她的指紋，響起了一陣悅耳的鳥鳴聲。一旁的電梯顯示器，顯示電梯已緩緩上升，不消一分鐘，瑪格麗特便會抵達位於第二百層的閣樓。

艾文一面注視著電梯標示器，一面用手輕撫著喉嚨。他注意到自己方才說話的聲音有點變質，擔心喉間所帶的這個根據聲波所製的人造發聲器，可能壞了。他想去臥房換個備用，又不願錯過在電梯口迎接瑪格麗特的好戲。

「當訪客踏出電梯口時，」他向身旁美麗的女伴說：「要面帶笑容，和她握手道安。」

女伴用清澈的大眼看了他二秒，然後靜默的轉過身面對馬賽克鑲嵌的電梯門。電梯顯示器的燈在二百層停下不動，門輕聲滑開，瑪格麗特踏進房間，美麗的女伴伸出手給訪客，然後曼聲說道：「晚安。」

瑪格麗特伸手相握，隨即轉身像是要和艾文說話。但一下子她的眼睛適應了閣樓幽暗的燈光，赫然發現她正在和自己握手。瑪格麗特連忙抽手而退，彷彿火燒到手，她一步步後退，直到碰到電梯門。艾文聽到她急促的喘息聲，不禁笑了起來。

瑪格麗特瞪視自己的翻版，翻版也睜著大眼睛瞪視著她。

艾文再度大笑，站開身來以便欣賞這對毫無軒輊的美女。眞的人穿著日常外出服，複製品穿的則是華美的夜禮服。

「怎麼啦？瑪格麗特，難道你沒照過鏡子嗎？像你這麼美麗的少女，一定時常照鏡子。」

瑪格麗特恢復了鎭靜，轉身面對艾文，眼睛銳利如刀：「這是怎麼一回事？艾文，又是什麼惡心的遊戲？」

「幹嘛呢？瑪格麗特。」艾文嘆氣道：「這不應是對頂頭上司說話的態度。」

「前任頂頭上司。」瑪格麗特尖刻地回說。

艾文挽起瑪格麗特的手：「這是我請你前來討論的原因之一，你的辭呈。」

瑪格麗特用力抽出手：「原來這就是你的遊戲，我早該知道你說哈里斯有麻煩是騙我前來的圈套。我要走了。」她轉身走向電梯。

「阻止她。」艾文向複製的機器人說。

機器人聽命，以超過人類所能想像的速度把一隻玉臂橫陳到電梯口。瑪格麗特用力去格擋那隻手，卻如蚍蜉撼樹，艾文在一旁看得大樂，光是看瑪格麗特這場掙扎，這個玩具的昂貴造價便值回票價。

「親愛的，我可要說你們姐妹相殘了。」艾文笑得大喘。

瑪格麗特眼見掙逃無望，轉過身來瞪視著眼前這個可憎的男人。

「你會不得好報的。」瑪格麗特恨得眼睛都要冒出火來。

「這話說得可早了點。」艾文軟聲說道：「你可以自由離去。我只是猜想你會對哈里斯的禍事有點興趣。」

瑪格麗特整個人凍住了。

「讓她走。」艾文對機器美人說，那隻纖美的手臂迅速自門上垂下。

「她眞美，不是嗎？可惜只會聽命行事，不像你那麼有智慧。」

瑪格麗特瞪視著他，一言不發。

「怎麼了，你不打算走了嗎？」艾文說。

「你幹了什麼好事？」瑪格麗特聲音中充滿痛苦：「哈里斯去那兒了？」

「你要不要站進來一點好好談談？」艾文半帶命令半帶請求地說：「我們可以喝杯酒吧？就算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瑪格麗特堅硬的肩膀垮了下來，原來的傲氣自臉上褪去。艾文右手一伸，以極好客的姿勢指了指客廳，瑪格麗特木然地跟著艾文進去。

「你爲什麼就不能放過我？」

「幹嘛這麼說呢？我還以爲你至少曾經很關心過我。」艾文以一種誇張的痛苦語調說。

「哈里斯到底怎麼了？」

「他是我最好的工程師，我幹嘛要對他不利？」

「可是剛才你說……」

「我什麼也沒說，我只是問你想不想知道？」

艾文暗暗地觀察瑪格麗特臉上的情緒變化，疑慮、爲哈里斯擔心、憤怒兼而有之，但依然是十分的冷靜。艾文一向便很欣賞瑪格麗特的自持能力。

「我恨你。」瑪格特麗語氣平平地說。

「很多人都恨我，你沒有理由例外。」

「我不相信你還有什麼戲好唱，我和哈里斯都要辭職了。以哈里斯的能力而言，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公司要爭相聘用他。」

「當然，哈里斯的工作紀錄要好才行。」

「哈里斯的工作紀錄當然好。」

「我想我的競爭對手都要聘用誠實的人。」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不過說，你的情人哈里斯運用起研究發展那筆經費來眞是不遺餘力。」

「你這禽獸，你不至於……」

「我相信他在帳目上私吞了不少錢。」

「你不可能捏造起整個帳目來的。」

「所有的證據都在我的保險箱中。」艾文指了指角落中那個裝飾典雅的木箱子：「發票、收據，應有盡有。」

「你是個魔鬼。」

「我不過是個遊戲者，在這個情況下，彩頭是你。」

「你想要什麼？」

「我要你明天起照常上班，隨時聽我吩咐，晚上也不例外。除非我有話不要你來。」

「那哈里斯怎麼辦？」

「他要做什麼都可以，我要的是你。」

「你不會唬倒哈里斯的。」

「你誤會我了，瑪格麗特，」艾文站起身來：「我不過下了一步棋，你要如何反應，那是你的決定。」

瑪格麗特偷偷瞄了一下保險箱，又連忙回看艾文，這一切都落在艾文眼中。

「這個保險箱十分耐用，足足有十公分厚，有自動警報系統通往警方。這是銲死在地上的，只有一個人的指紋才能自動開啓。在你輕舉妄動前最好再想一想。」

瑪格麗特的手輕輕滑進口袋，艾文微笑了起來，她是要去拿自己送給她的小武器。

「在你拿出那把小雷射槍前，你最好明白能開啓這個保險箱的不是我的指紋。」

瑪格麗特抽出手來：「那是誰？」

艾文聳了聳肩：「是一個非常親近我的人。你若能找到他來開保險箱，你就贏了。」

「你是不是還藏了其他證據在別的地方！」

艾文搖搖頭。

「你反正還會再捏造一些。」

「老天爺，當然不會。這是我對付哈里斯的唯一法寶。」

「那是不是表示你有對付我的其他法寶？」

艾文十分欣賞她的心思敏捷，這使得這場遊戲更加有趣。

「只是一點小禮物而已。」艾文交給她兩卷底片，瑪格麗特在燈光下一看，馬上連退三步。

「你那裏弄來這些骯髒東西，這不是我。」

「緊張什麼呢？是不是你也不算什麼厲害棋子，眞正要緊的東西是箱子裏的東西。」

瑪格麗特不語地看著他，眼中充滿恨意。

艾文一笑轉身，走向沈默不語的複製人，邊說：「你們這對雙生姐妹還是有點相似處，她甚至跳舞跳得和你一樣好。」他向機器美女優雅的一鞠躬，開口說話，但指揮機器人的人造發聲器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用手拍了拍：「機械故障，」他尷尬地笑一笑：「過來。」機器人聞聲走了過來。

艾文開動了閣樓的音響，華爾滋的優雅樂聲響了起來。

他向瑪格麗特彎了彎腰：「願不願意賞一支舞，夫人？」

「你去死吧！」

「那還是下一支吧！」艾文輕身對機器人一笑，用發聲器說：「和我跳舞，瑪格麗特有心事要解決。」

一男一女在光滑的地板上翩翩滑舞，閣樓一面全是落地窗，月光灑了進來，像是童話中灰姑娘與王子起舞。冷落在一旁的瑪格麗特，用冰柱般的眼神盯著他們。

「你想殺了我是不是？」艾文邊轉動身體邊高聲歡唱：「但是你的哈里斯可要遭殃了。擁抱我吧！愛人。」機器人聞言，緊緊用手臂摟住了艾文：「你看看！」艾文用壓過音樂的嗓子對瑪格麗特高喊：「看你的雙生妹妹不肯放我走。」

他的聲音透過發音器，有點扭曲變質，在空氣中留下顫動的尾音。瑪格麗特轉頭不看。艾文故意滑倒到她面前，華爾滋奏完一曲又一曲，瑪格麗特始終倔強地不肯回頭。他知道再僵持一下，這個高傲的女人就要投降了，但他一輩子可是要提心吊膽她的報復，但沒有刺激，遊戲就一點也不過癮。就在這時，瑪格麗特轉身大叫：「算你贏了。」

艾文張嘴說：「當然。」但沒有聲音出來，發聲器又壞了，他看到瑪格麗特眼中訝異的神情，因爲他和機器人還在繼續舞著。

「我說，你贏了，」瑪格麗特大叫：「停下這鬼華爾滋。」

艾文張口叫機器人停下來並放開他，但沒有聲音，他想舉手去調整喉頭上的發聲器，但機器人緊緊地摟住他，使他一點也不得動彈。一陣恐懼掠過艾文心頭，他用力扭曲身體，但毫無成效，華爾滋一曲又一曲的奏下去，他轉頭對瑪格麗特說：「停下那音樂，你一定要停止那音樂。」

他看到瑪格麗特往前走到音樂開關前，在按鈕前抓住了他畏懼的眼神，又一轉身到他兩人身旁，配合著華爾滋滑動，一把扯下了艾文喉間所帶的發聲器。

幽揚的華爾滋把艾文轉離她的身旁，從眼角處他可以看到瑪格麗特雙手在胸前交叉，欣賞著兩人的舞姿。一曲又一曲。艾文的腿開始有點不聽使喚，額頭上熱鹹的汗水滑進了他的眼睛。

機器人摟著他滑向房間的另一端，艾文腳一軟，亂了步伐，機器人一腳重重踩在他腳背上，他聽到碎骨聲，眼前金星亂冒。機器人摟著他又轉到瑪格麗特面前。

此時，瑪格麗特正小心翼翼地端詳著保險箱，艾文一陣翻胃，強把胃酸壓回喉中，這小母狗決不可能猜到這開啓指紋是她的，她一定會投鼠忌器，不敢去開啓。

瑪格麗特回過頭看看艾文，咬了咬嘴唇，轉身用右手食指按在保險箱一個小圓洞上，卡的一聲，十公分厚的鐵門應聲而開。興奮的神色自瑪格麗特臉上掠過，就在這時機器人又把艾文轉了出去。在落地窗前，王子與灰姑娘翩翩起舞的身影灑滿星光。

艾文開始用力捶打機器人，拳頭一聲一聲擊在機器人有彈性的皮革上，砰砰砰，直到雙拳發紅，滲出血來。但機器人澄綠的雙眼不爲所動，依然在白皙的臉上笑眼盈盈。艾文終於放棄掙扎，由著機器人摟著自己軟瘩瘩的身體滑行、滑行。

再轉到瑪格麗特面前時，艾文看到保險箱內的東西已經爲之一空，瑪格麗特正好整以暇地整理皮包。艾文拋出哀求的一眼，瑪格麗特走到音響枱前，望著一排排按鈕發呆。

當她的手伸到按鈕邊時，艾文心中如釋重負——小母狗，走著瞧，沒有人能佔我兩次上風。但瑪格麗特的手一直停在那兒不按下去，艾文急得大叫：「趕快！趕快！」

機器人一轉身又將他帶到另一邊，當他回到音響枱前，瑪格麗特已不在那兒。她走了，留下她的雙生姐妹陪伴他。

當喇叭箱中傳出那首「最後華爾滋」時，艾文不禁張口大聲尖叫，但悠揚的音樂蓋住了。

時間巨流吞噬不走的人

我五歲大時有個玩伴叫傑佛弟，他的本名叫傑夫•金瑟，但大家叫他傑佛弟，那時他也只有五歲，我們在一起度過一段很棒的時光。

不久後，我被送到紐約派翠西亞姑媽家，原因是家裏的狀況不太好。派翠西亞姑媽是個美人，姑丈則是股票經紀人，他們照顧了我兩年，在我七歲時又回到家鄉，第一件事便奔去找傑佛弟玩。

那時我七歲，可是傑佛弟還是只有五歲，我當時太小，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不

對。

十歲那年祖父過世，家裏嫌我是頑劣的孩子，送我到軍事化管理的學校好好「管束」。我十四歲回到家中時，傑佛弟還是只有五歲。

十八歲那年，我上大學，暑假中回鄉替喬易叔叔看店。傑佛弟一點也沒變。現在我注意到他和一般人不一樣，簡直是大大不一樣。

二十二歲，我回鄉定居，開了一家「新力」電視經銷店，本鎮的第一家。現在我常常看到傑佛弟，他還是一模一樣，一天也沒老。

我所謂他「一天也沒老」，不是說傑佛弟心智遲鈍，只有五歲大。事實上他非常活潑、聰明、可愛。他很矮，只有三呎高，不是侏儒，也沒有畸形的四肢，就是一般小孩子的身材及心智，只不過他和我一樣，已經二十二歲。

他說話時，聲音是細緻高亢的童音，他走路時還是一蹦一跳像五歲的男孩，他的話題也和一般小男孩一樣——漫畫書啦、騎馬打仗啦、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啦，草爲什麼是綠色的？大象的鼻子爲什麼那麼長？換句話說，二十二歲的傑佛弟只有五歲大。

傑佛弟的父母是一對可憐的人。由於我一直和傑佛弟保持友好，常常讓他在我店裏玩，帶他去看電影，逛遊樂場，所以就常常和他的父母碰面，甚至花時間和他們相處。並不是我很關心這對夫婦，實在是他們的處境太可憐。

對於傑佛弟，他們是不抱什麼希望了，多年來看遍名醫，就是沒有一點辦法。這好像家中住了個怪物，十七年來，別家的孩子都長大生子，只有他們家的寶貝還停留在喧鬧愛玩的五歲。

五歲是童年中值得留戀的一段，沒有嬰孩時代爬行的依賴，也沒有上學的壓力。但對傑佛弟的父母而言，卻是一個連心理學家也搖不醒的惡夢。十七年來，他們的憂心歷程由關心轉爲憂慮，再由憂慮轉爲害怕，由害怕轉爲迷惑，由迷惑轉爲

討厭，由討厭轉爲赤裸的憎恨。最後只有無可奈何的接受事實。

傑佛弟的父親約翰是個瘦小溫和的人，全身無一處稜角。不安的眼神永遠無法在他人臉上停駐兩秒以上，他最喜歡坐在搖椅上，眼睛凝視著天花板。

他的太太羅娜是個高大的女人，一言一行都像要力補丈夫的退縮無言，只要我上他們家，她沒有一刻鐘不在向我推銷吃食。尤其傑佛弟在家時，她老是跟在他後面問：「親愛的，要不要吃桔子，要不要來塊布丁，還是巧克力蛋糕？」但是由於她對自己永不長大的孩子有著深沈的畏懼，話音裏除了討好外還有不可壓制的顫抖。

他們夫婦倆都不太喜歡看電視，屋子裏通常都是死沈般寂靜，連水龍頭滴水聲及冰箱馬達聲都不可聞。

而傑佛弟似乎很能諒解這種氣氛，從來不會抱怨，還是照常玩耍，和別的五歲小孩一般快樂。但他必定感覺到什麼，感覺到自己的怪異。

最明顯的是，沒有小孩肯和他玩。他童年的友伴漸漸長大，先是覺得他老是那麼孩子氣，後來覺得他無趣，漸漸地當他們知道歲月的痕跡後，覺得他恐怖，因爲十幾年來他一丁丁點也沒長大。開始時鄰人還切切私語，後來遠遠看到他便似見到一隻瘋狗般避了開去。

所以我成爲傑佛弟唯一的朋友，長達二十多年，我一直非常喜歡他，毫無保留，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

每次我帶傑佛弟出去玩，金瑟夫婦倆總是很感激，因爲他們實在羞於和他一起出現公共場合，同時還必須向鄰人表現他們是多麼地疼愛傑佛弟，絲毫不以他的怪異爲忤。

我一方面覺得這對夫婦可憐，一方面又鄙視他們不能眞心愛自己的孩子，因爲傑佛弟實在是個可愛的孩子。

當我送傑佛弟回家時，照例要和金瑟夫婦聊上幾句，總是沈悶無聊。

「公司裏情形如何？」我會這麼問約翰。

「很好！」然後兩眼又望向天花板。

氣氛陷入死寂般窒悶。

「你要不要來塊巧克力蛋糕，」羅娜會趕快打破沈寂地問：「或是一塊蘋果派？牛奶？布丁？」

「不用了，金瑟太太。我和傑佛弟散場後去吃了點牛肉餅。」然後又陷入沈默，一直到我覺得禮貌已盡，再不走要瘋了爲止。每一次都這樣，只有一次例外。

「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羅娜禁不住哭泣，「他一丁點兒都沒變，一丁點兒也沒。」

約翰手足無措地趨前安慰她：「羅娜，別哭，別哭！沒關係的。」我在一旁很尷尬地看著這個場面，後悔沒有先走一步，以致現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羅娜說：「我眞希望沒生下他。」

約翰緊張地四望，似乎要知道上帝有沒有聽到這般褻瀆神明的言語：「你不是當眞的，你只是一時氣憤，沒關係的。」但羅娜怨恨的眼神顯示那是眞心的願望。

我再見也不及說便鼠竄而逃，我知道他們不希望把自己的恥辱赤裸裸的表現在他人面前。

第二個星期六下午，我去找傑佛弟看我早答應他的電影，也是在那天，我才注意到一件我本該很早以前便注意到的事。

我步行到金瑟家，以爲傑佛弟會如往常一般坐在前廊等我，結果沒有。

我走進他家，裏面黑洞洞的一個人都沒。我在前廊站了一會，大聲喊：「傑佛弟，傑佛弟，你在那裏？趕快出來，我們看電影要遲到了。」

他的聲音悶悶地傳了出來，好像來自地下：「我在這裏。」

「你在那裏？」

「前廊下我的秘窟。」

我走下前廊，在廊下有一個小小的竹門，拉了開來，裏面有張小小的桌子，傑佛弟便坐在桌旁玩。這幕景像使我回想到十七年前，當我們都是五歲時，在這個秘

窟中點著蠟燭玩扮家家酒。

「你在這裏幹嘛？」我困難地彎下腰爬了進去，裏面乾泥味聞起來很舒服，有著童年的味道。

「玩呀！」他手中拿著一個金光閃閃的圓形東西。

「你忘記我們要去看電影了呀？」

「沒有，我只是在這裏等你。」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午夜上校秘密會員徽章。」他拿給我看，好一會兒我認不出那是什麼東西，慢慢地回憶像奇蹟般自腦海升起。

「那兒搞來的？」

「今天郵寄來的。我寫信去要的。」

「你一定花了很多錢。」

「不多，八分錢一個，二分錢郵費。」

「我可不可以看一看？」我的聲音興奮中透著顫抖。「午夜上校」是四〇年代的一個廣播劇，製作單位歐維坦公司在每季中都會製作一批新的秘密會員徽章。到了一九四九年，「午夜上校」這個節目便停播了。我在一九四五年曾有過一個這種會員徽章。四九年後便不再有徽章出售了。傑佛弟手中這個應當是古董，但它只花了十分錢，而且全新、金光閃閃，一點也沒有展覽會中那種舊徽章上常見的斑斑點點。我愈看愈覺得這枚是嶄新的產品。

「傑佛弟，告訴我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這是我聽廣告買來的。」

「什麼廣告！」

「『午夜上校』廣播劇的廣告呀！」他瞪著我，好像我是個笨蛋。

我還是搞不懂怎麼一回事？「你是說，收音機現在有重播舊廣播劇？」

「什麼重播？」傑佛弟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們兩人躲在陰涼的廊下秘窟，互相瞪視著對方，我幾乎有點害怕地問：「傑

佛弟，你如何聽到這個廣播劇的？」

「每天下午五點半都可以聽得到的，收音機裏。」

五點半，每天五點半我轉來轉去都只能聽到難聽的音樂和新聞，從來也沒聽到「午夜上校」。

「我們今晚可不可以聽？」

「老天，少笨了吧！今天禮拜六，沒有『午夜上校』，我們還去不去看電影？」

傑佛弟連叫了兩聲，才把我自幻境中叫了回來。

「當然去。」

一路上到回家的時刻，我們都沒有再提起神秘的「午夜上校」。

星期一下午才四點，我便沒心工作，把店交給店夥，直奔傑佛弟家。羅娜應門時看來憔悴而疲倦：「傑佛弟在家嗎？」

「在樓上聽收音機。」

我三步併做兩步奔上樓去。在傑佛弟的門口輕輕坐下，我不知道自己想發現什麼。傑佛弟一定是個不同的人，他所經歷的一切未必是我們尋常人所能理解的。門半掩著，可是我還是可以清楚聽到廣播聲：「抓住他！抓住他！」緊接著是一陣濁重的槍聲。

他聽的這個節目對我而言熟悉得很，那是四〇年代的「田納西傑德」，一齣西部冒險片，我有十五年未聽過這個節目，因爲早在十五年前便停播了。我確信那不是重播，因爲它的聲效很佳，是現代技術的產品，還有片中一些用話，也是近幾年才有的俚語。

這實在太奇妙了，傑佛弟聽的是一齣新錄的「田納西傑德」。我轉身下樓，衝到我停在街邊的車子，打開收音機，轉來轉去都是搖滾樂、新聞、單口相聲，就是沒有「田納西傑德」。這是一座接收力極佳的收音機，但不管我怎麼轉，就是聽不到「田納西傑德」。

我呆了一陣子，關掉收音機，再度靜悄悄上樓，在房門口聽完了整齣「田納西

傑德」，這簡直太棒了，好像時光的輪子又轉回了那燦爛無憂的童年。

「田納西傑德」在五點結束，傑佛弟把收音機調到「如虎添翼」，那是四〇年代另一個轟動的廣播劇，講一個飛行隊的故事。不用講，這個節目現在也消失了。我坐在房門口心神馳回到遙遠的、甜蜜的四〇年代，當一切都還是充滿人情味、羅曼蒂克的時代。直到傑佛弟打開房門，拍拍我的肩膀：「要不要進來聽『午夜上校』？」

蘇格蘭哲學家休姆不相信每個東西都在固定位置上的絕對世界。科幻小說家包赫士也不相信時間只有一個，每一點都呈連續。

傑佛弟從某處收聽到廣播，那個地方是人的現有知識中所想像不到的。不僅如此，他還可以買到別人要不到的徽章，他在街攤上買的漫畫雜誌畫的是二十年前的東西，他看的電影是由早已亡故的影星主演的，不僅如此，所有的一切技術都是新的，只有那種情懷是二十年前的。

在那個早已逝去的世界中，他享受恆久的樂趣。我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這個世界爲了迎合科技躍進，所有的樂趣都成爲簡單的感官刺激，搖滾樂、賽車、詹姆士龐德電影，古老且回味無窮的樂趣早已被時光的輪子棄置在後，只有傑佛弟找到一種方法，在這其中浸淫了十七年而不被時間巨流給吞噬。那是什麼方法，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也能夠做一個中流砥柱，一個不爲時光擊垮的小孩。

傑佛弟對我很仁慈，不排斥我進入他世界的要求，因爲他相信我。

每個禮拜六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戲院裏演的是雷恩歐尼爾和歌蒂韓的電影，我們看的卻是已故影星亨佛萊鮑嘉的新作，有時是史本塞屈賽。我不知道傑佛弟有什麼法力讓這些已故的人爲他上演新戲，但是他們精湛的演技多麼令人懷念不已啊！

每個月我們必定上書報攤去買兩次漫畫雜誌，都是一些我小時候喜歡看的漫畫主角。我們一起讀這些連環漫畫，一起討論下面的結局會有些什麼意想不到的轉折。

我也曾企圖探討傑佛弟異常的能力，大學時代裏我修過物理，爲了他我重拾舊課本，但似乎所有的理論都不能驗證他的超人能力。最後我只好自哲學層次來接受這個現象，那就是科學的眞名是神奇，一切的終極都是不可解的神奇。

對於傑佛弟，我提不出任何解釋，但他給了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段時光。

除了童稚的享樂外，我還同時保有現實世界一切的活動，包括賣電視機，和顧客談生意、所得稅，收入與支出等等。只有和傑佛弟相處時我才能抓住以往的日子，一轉身離開他，我就得再度面對粗俗、喧鬧甚至殘酷的現實生活。我一直在兩種生活中進進出出，覺得再愜意不過，直到一次疏忽，毀了我所有的美夢。

那是一個星期六下午。

「今天玩什麼？」我坐在車裏問他。

「我們去看貝斯特『消失的人』。」他笑著說。太棒了，貝斯特是我最喜歡的小說家，他的「消失的人」是我百看不厭的科幻片。

我們駕車進城中心，把車子停好後，打算步行上戲院，買票前順便上我的電視銷售店處理一些信件。大概只要十分鐘即成。

當我們踏進店鋪時，看到一大羣客戶擠在櫃檯前，店夥大衞和詹正忙得不可開交，在櫃檯後對我投來求救的眼神。

「傑佛弟，」我蹲下身來：「給我幾分鐘時間，大衞和詹應付不來。我不會趕不上電影，我保證。讓我把這些人打發走就好。」傑佛弟的神情看來有點緊張的點點頭。

我把他抱上一張櫈子，轉身去應付顧客。傑佛弟面對的那面牆上，高高低低擺了十幾、二十架電視，全部都打開，每一架電視演著不同頻道的節目，五光十色，吵鬧極了。但顧客就喜歡這個調調，而且打開畫面也方便他們選擇機種。

我早該知道傑佛弟無法同時應付這麼多的畫面，這些對他而言十分陌生的時代把他搞得頭昏腦脹。但當時我雙手忙個不堪，等到我注意到傑佛弟時已經是半個小時後了，他看來完全像另外一個小孩子。

他正在不停地淌著汗，臉色蒼白，眼睛直直地盯著電視螢光幕，雙手緊張地抓

住膝蓋。我不管一對正在詢問二十吋機種的中年夫婦，直衝到傑佛弟面前。

「傑佛弟！」

他眼神空洞地看著我，彷彿不認識我是何人。我看得出他在極度恐懼中，我抱他下來轉身要出店門，但那一對夫婦對著我叫：「還做不做生意呀？」

我看看他們，又看看傑佛弟，生意成交的念頭誘惑著我。我把鈔票塞在傑佛弟手中：「傑佛弟，你先去買票，我隨後就來。」他的眼睛無法定在我的臉上，我又說了一遍，才把他推出門。

其後的事情都是售票小姐告訴我的，當我打發了那對夫婦，二十分鐘後抵達戲院時，傑佛弟早已不見蹤影。我問售票小姐：「你有沒有見到一個棕髮、棕眼的五歲男孩，他正在等我。」

「我想你說的是不久前被揍的那個小孩。」

「什麼？他人在那裏？」

「被抱進經理室裏，沒人知道他是誰或住那裏……」沒待聽完，我就衝進經理室，傑佛弟躺在椅上，臉上都是血，一個穿制服的女孩正在替他拭血。我一把推開她，抱住傑佛弟，他人事不知，斷斷續續在哭泣，腦袋上的棕髮被汚血和泥沙黏成一團。

旁邊那位小姐告訴我說，傑佛弟排在一羣十來歲的小孩後面買票，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正在聽手提收音機裏的球賽，廣告的時候傑佛弟向他借收音機一聽，換了個電台，物歸原主後卻再也找不到原來的電台了。那羣小孩認爲是傑佛弟搞壞了收音機，把他圍毆了一頓，而居然其他人都袖手旁觀。實在可惡，縱使他們覺得傑佛弟是個怪物，也不應這樣對待他，人性之冷，竟至於此。

而我，竟爲了那幾塊錢生意，讓神智不清的傑佛弟自己一個人去買票，又算什麼呢？在滿腔悔恨中，我抱起傑佛弟：「寶寶，別哭，我帶你回家。」

這也是我不能原諒自己的地方，明知道他受傷嚴重，卻不送他上醫院，而送他回家。眞是一錯再錯。

他。

當我把傑佛弟抱進他家門時，羅娜和約翰只是呆呆地望著我們，沒有伸手接

「一羣野孩子在戲院門口揍了他，」我把臂中的傑佛弟遞了過去，但他們夫婦倆只是以奇怪的眼神瞪視著我們兩個，沒有接手。「老天爺！他是你們的兒子，受了傷，你們連抱都不抱嗎？你們算是什麼樣的父母？」

最後還是羅娜上前來把傑佛弟抱上樓。說是要把他身上的血跡清洗乾淨。

我和約翰留在陰暗的客廳，他的眼睛瞪視著天花板，一言不發。我坐在椅上，不停地發抖。

樓上浴室的水聲不斷。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羅娜終於下樓，坐在約翰的身旁。一陣搖滾樂聲自樓上飄下。

「要不要來塊蛋糕？」羅娜問。

搖滾樂？這怎麼可能？

我瞪視著羅娜，她的臉上面無表情，我開始尖叫了起來，三步併做兩步衝上樓，金瑟夫婦一動也不動地依偎在樓下的沙發椅上。

臥室裏空無一人，只有節奏瘋狂的搖滾樂自床頭收音機中飄了出來。我轉身衝進浴室，滿滿的一缸水中，傑佛弟瘦小的身體漂著，臉上的血污已刷洗得乾乾淨淨，棕色的雙眼閉著，像是睡著的小天使。

永遠的催眠

米瑟·韋斯，偉霸三號分區首席指導員，此時正大發雷霆，在總部的娛樂室撞來撞去，四面白色的金屬牆閃著銀光。

米瑟是個丹麗比亞人，他們這族人以地球年代來算，起源於三百萬年前，發源地是圍繞著丹麗比亞恆星打轉的第四個行星，這顆行星許久以前便不存在了。

他的樣子看來突兀可笑，身體像個巨大的吸塵器，和人類不同的是他有八肢，肢肢像吸塵器的吸管，上面還有手風琴般的摺痕。有時爲了美觀起見，他會在身上

披上長可及地的白袍。

現在他的八肢正在空中胡亂飛舞，典型的丹麗比亞人發洩憤怒的方式，他的嘴是一片薄而有孔的橫肌，此時正對蜷曲在一旁的助手發出如黃河決堤般的謾罵。

「怎麼發生的？」他尖聲叫道：「好不容易我才輪到百年一次的休假，回來後便發現我的事業差點因爲你的無能給毀了。」

米瑟大步在房間來回，在他頭部往下的三吋的地方，有個白色輪胎般的洞，那是他的視覺器官。米瑟用這個「白輪胎」檢視了一會那份有關保羅馬克仕的報告。

「就這麼一會兒時間。」他咆哮道：「要是總部的資訊處理系統有人發現了這點異樣就好了，現在我得趁事情沒有變得不可收拾前親自出馬。」

米瑟大步跨出房間，震耳欲聾的摔上門，那晚若有地球上看見米瑟閃亮的身體自夜空掠過，恐怕會以爲他是傳說中的夜之精靈，或是一個飄泊的鬼魂。

要是地球人有能力眞正「看清」，他們會知道那是地球的統治者凌空而來，但地球人不可能眞正「看清」。米瑟從不在工作上出錯。

只有保羅・馬克仕，因爲他是個職業催眠者，所以才有幸一睹地球統治者的眞面目。

發生事情的那晚，保羅正在華盛頓的羅茜戲院表演催眠。

保羅是個高瘦的男人，因爲瘦，頭看來比常人大。他穿著黑色燕尾服，筆挺的長褲，小碎鑽鑲的袖扣在舞台燈光下炫幻著五彩光芒。

舞台上黑幕深垂，幕上張貼著兩隻巨大的眼睛，下面書寫著「神秘大師馬克仕」。

保羅今天選了一個金髮女孩做催眠表演對象。選擇她的原因是她看來比常人聰明一點，是那種比較容易被催眠的人。

這個金髮女郎有著曼妙的身段和一雙美腿，當她上台落座後，舞台下傳來一陣讚美的口哨聲，她臉上頓時湧上紅潮，不過仍力持鎭靜。

「請問貴姓芳名？」保羅問。

「瑪德琳・華克。」

「太太還是小姐？」

「小姐。」

保羅伸出右手，手中是一條像鐘擺般來回搖動的金鍊，上面繫著一顆巨大的人造寶石，七、八個切割面在燈下轉流著寶光。

「請看著這顆寶石，眼睛別離開。」他開始規律地搖動那塊寶石，像鐘擺般，由此頭到彼頭。金髮女郎眼睛追隨著寶石，保羅一直等到她的眼睛能配合寶石作規律性移動後，才用單調的聲音配合著寶石的移動說：「睡著，你會睡著，睡著……」

她的眼睛追隨著寶石。

「妳的眼皮會愈來愈沈重，」保羅說：「睡著。現在妳快要睡著了，沈沈地睡著、舒舒服服地睡著。睡著……」

她開始點頭，眼皮撐開了又閉上，愈來愈慢。保羅慢慢用左手握住金鍊：「寶石停止擺動時，妳便會沈沈睡著，只有我才會使妳醒來。」他開始使寶石擺動的幅度縮小，速度減慢。最後他用兩手抓住金鍊，使其旋轉，寶石的割面在燈光中迸出細細碎碎的光彩。

華克小姐往前傾，保羅抓住她的肩膀免得她摔下椅來。他開始向觀衆展示一個被催眠者應有的特徵——對痛沒有反應、身體僵硬、對催眠者的命令完全服從。

整個節目以傳統的方式進行。華克小姐學狗叫，也自以爲是個皇后滿臉傲氣，對著不存在的樂團指導樂曲，甚至高歌一曲歌劇。

觀衆看了大樂，在保羅預期的地方拼命鼓掌，節目進行到尾聲，保羅轉身對華克小姐說：「當我彈指頭時你會醒來，感到滿身有勁，像睡了場好覺般。醒來十秒鐘後，你會幻想自己置身在一輛擁擠的巴士裏，身心疲累卻沒有人讓座給你。最後你會要求坐在你面前的一個胖男人讓座給你，然後你坐下。聽懂了嗎？」

華克小姐點了點頭。

他舉起手來……

就在此時，他又想起了困擾了他很久的問題，右手停在半空中，直到他聽到背

後的觀衆不安的蠕動，他搖搖頭，彈了彈指。

華克小姐緩緩醒來，環顧四周，就在十秒後，她開始了公車幻象，完全照保羅的命令去做，觀衆拚命鼓掌。結束後，保羅才將華克小姐完全自催眠中釋放出來。

節目進行得還算順利，但自從那個念頭興起後，保羅一直心神不定。他踏著舞台後面的樓梯往化粧間走去，一邊順手解著鈕釦，樓梯在空洞的後台響著巨大的回聲。

回到化粧間，他換上睡袍，一面思索著那個困惱他的問題，一面在梳粧台前抹上厚厚的卸裝油。他望著鏡中的自己說：「這是個無稽的想法。」

有人敲門，保羅頭也不回地說：「進來。」

那扇門猶豫地打開一條縫，金髮的華克小姐閃進門內。

「對不起，」華克小姐說：「後台管理員告訴我可以在這裡找到你……」

保羅看了鏡中的華克小姐一眼，站起身來：「有什麼事不對嗎？」

「不完全是！」她說。

保羅指了指桌邊的梳粧椅：「請坐，我必須把這件麻煩事先解決掉。」他揚了揚手中的化粧紙。

華克小姐笑道：「你使我想起女人的夜間保養。」

保羅心想：又是一個迷戀舞台的女人，以爲和我同台表演，就可以跑來佔據我的時間。他用眼角瞄了瞄華克小姐：身材不錯……

「妳沒告訴我有什麼事。」

華克小姐臉上浮起了思考的表情：「聽起來有點可笑。」

保羅想：大有可能。

「未必吧！」保羅說：「告訴我什麼事。」

「當我的朋友告訴我今晚在台上的表現時，我突然有了這個想法。我沒法相信舞台上並沒有一輛巴士，或許你弄來一輛道具街車，還有一堆演員。噢！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她用雙手蓋住了臉。

華克小姐說我不知道的模樣提醒了保羅自己的想法。他決定早點把華克小姐打

發走，好仔細思考自己的想法，找出它的邏輯。

「街車怎麼樣？」他問。

華克小姐一臉擔憂的表情：「我眞認爲自己在一輛街車裏，沒有觀衆、沒有催眠，只有站在一輛街車裏的眞實感覺，全身疲倦好像做了一天的苦工。我看到車內的人，甚至聞到他們身上的氣味，感覺到車子在動、聽到硬幣丟進收幣箱中的聲音，人們在聊天，有人攤開報紙。當我要那個胖子讓座時，我感到不好意思，但我實在太累了。我坐在椅上，甚至感到兩旁的人擠著我。那是眞的。」

「到底什麼困擾著妳。」

她雙手緊握膝頭，抬頭道：「就是那街車困擾著我，那是眞的，和我知道的其他東西一般眞實。我相信它的存在，但大家都告訴我那只是個幻象。」她低下頭：「我到底應該相信什麼？」

這有點接近我的想法了，保羅想。

「妳能不能把妳的困擾換一種說法告訴我？」

她直直望進他的眼睛：「可以。當我的朋友告訴我那是幻象時，我開始在想，要是這一切……」她用手指了指身邊的一切：「我們的一生，這個世界，所有我們看見的一切，感覺的一切，也是一種催眠幻覺的話。」

「一點也不錯！」保羅吸了一口氣。

「你說什麼？」

「我說一點也不錯。」

「爲什麼？」

保羅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因爲就在我發出要妳產生街車幻象的命令時，我也有了相同的想法。」

「老天！」

保羅轉身注視著鏡子：「我懷疑世上有沒有這種心神遙控。」

華克小姐望著鏡中的保羅：「可是我的朋友都笑我想法瘋狂。」

「我們倒可以證明一下，」保羅轉身道：「妳今晚有約嗎？」

華克小姐的表情變了，似乎母親的警語「小心色狼」在她耳邊響起，「我不知道……」

保羅換上最迷人的笑容：「放心吧！我不是色狼，只是你的困擾是解鈴還需繫鈴人。」

「我們要怎麼做？」

這會兒輪到保羅猶豫了：「有幾個途徑。但美國對催眠的研究還只是表面，我知道有個海地巫師便對催眠知道不少。但我們不可能去那兒。我們可以……？」

「你第一步要怎麼做？」

「我……我……」保羅看了華克好一會兒，彷彿是生平第一次認識她：「我要妳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

「你要幹嘛？」

「是這樣的，」保羅說：「一般相信，產生幻覺的功能深埋在神經系統的某個部位，它極易受催眠控制。如果我們所經歷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那表示有人對我們施了催眠要我們只看到這些。有可能的話，我要用催眠把這個催眠命令給問出來。」

「我不懂。」

「沒關係，只要一、二分鐘便可明白眞相。」

「好吧！」她的聲音聽來還有點猶豫，但身體已緩緩靠向椅背。

保羅拿出寶石，這回華克小姐比上次更快便陷入催眠狀態。

「你聽得見我的聲音嗎？」

「是的！」

「妳可知道你腦中有什麼催眠命令？」

好一會兒，華克小姐才說：「那裏面有命令。」

「你服從那些命令嗎？」

「我必須。」

「那命令說些什麼？」

「我—不—能—說。」

保羅搓搓手，碰到難題了，下命令的人說不能說。

「那我複述命令好了，要是對了，你便點點頭。它是不是說不能說？」

她點點頭。

保羅用手搓搓褲子，才發現自己汗出得厲害。「你絕不能說的是什麼？」

她搖搖頭不說話。

「妳必須告訴我，不然妳的右脚便會開始灼痛並癢不可耐，一直到妳告訴我爲止。告訴我那命令是什麼？」

華克小姐再度搖搖頭，伸手拚命搔抓右脚，連鞋子都脫了下來。

「妳必須告訴我，那命令的第一個字是什麼？」

「你……」她說。

那個字眼彷彿是自無限黑處溜出，就連這樣，似乎都已經使華克小姐難以忍受。

「第二個字是什麼？」

她想說，但失敗了，只是不斷抓著脚。

「是不是『只』？是的話就點點頭。」

她點了點頭。

「『妳只能』怎樣？」

再度，她又不說話了。

保羅想了一會，然後試探性地說：「是不是『妳只能感覺』？」

華克舒了一口氣，點了點頭。

「妳只能感覺什麼？」

華克小姐張開嘴，卻沒發出聲音來。

保羅恨不得尖聲大叫，用雙手把答案自她腦中擠出。他深吸了口氣：「要是妳告訴我會怎麼樣？」

「我會死。」

保羅往前欠了欠身體，用令人放心的聲音說：「這太傻了，妳怎麼可能因爲說兩句話便死呢？現在告訴我妳只能感覺什麼？」

華克小姐眼神空洞地抛向遠方，張著嘴卻沒說話。

「你看得到我嗎？」

「不！」

「那妳看到什麼？」

「死亡。」

「看著我，妳記得我吧！」

「你是死亡。」

「胡說八道，看著我！」保羅命令她。

華克小姐的眼睛張大，保羅直望進去，她的眼睛似乎愈來愈大，愈來愈大，保羅無法將眼睛移開，那好像兩潭深淵。一個低沈和諧如大提琴般的聲音在他腦中響起。

「你會忘掉今晚所發生的一切，寧可死掉也不願想起。你只能感覺我命令你感覺的一切事物。我──命令你。你記得我嗎？」

保羅的嘴張開：「記得。」

那聲音問道：「我是誰？」

保羅用舌頭舐了舐乾澀的唇：「你是死神。」

官僚制度無關乎種族、時代，在那兒都一樣，無窮盡公文工作，只不過隨著時代的不同，換上無窮盡的電腦報表而已。

米瑟很明白這一套，他自己便是由小電腦監看員慢慢爬上三號分區首席指導員，在這個職位他已經工作了一百五十七年，但米瑟很有耐心，他知道只要假以時日他一定可以升上分區主任，遲早而已。只要今晚的那種危機不要再發生。

不過現在這個危機已經解決，米瑟坐在口述電腦前發一封信給總部，人總要表一表功，升遷才有機會。

「近來在訓練新指導員方面頗有疏忽……」這一下可要給某些人好看。

「似乎有些人認爲我們三號分區管轄範圍不大，指導員的訓練也不需要那麼嚴格，但今天我便面臨了三號分區的第一級威脅，很有可能使我們長生腺素的來源產生問題，而這個威脅的造成完全導因於新指導員的訓練不够，電腦報表中所顯示的『變異』居然逃過了他們的『法眼』，使得地球人差點有機會明白自己的眞面目。我要求把這三位新指導員送回去接受再訓練。」

米瑟一頓發洩後甚感痛快。這下總部的人該知道三號分區是不可忽視的吧！畢竟可以分泌長生腺素的生物不多，地球人是其中之一，若沒有了地球人的供應，總部的那些老爺可不久後便要揮別人世了。

米瑟準備在近期內向總部提供新實驗方案，包括加强對地球人的催眠控制，讓他們完全生活在丹麗比亞人供給的幻象中，千萬不能讓他們發現自己的新面目，尤其不能讓他們知道自己有長生腺素。這樣我們才可以以死神的面目抽取地球人的長生腺素以供使用。

「對於新指導員的訓練，我認爲歷史教育很重要。譬如德立星，在幾個世紀前一直是我們最大的長生腺素供應站，不幸也是由於指導員監督不力，使某些德立星人脫離幻象控制，認清了自己的眞面目，產生了叛變行爲，我們不得不毀了這個星球，到現在仍是一件憾事，所有的指導員都應牢記在心。目前地球危機已解決，但我們必須記住，丹麗比亞人的長生不死來自他種人的長生腺素，只要一日我們放鬆警戒，就有可能與世界揮別。」

口述完信後，米瑟開始檢閱他手下指導員的報告，負責亞洲地區的新來指導員寫著：「印度一位學習瑜伽者發現了自己的眞面目，我用二級心神控制使其精神錯亂，目前已住進瘋人院。」

米瑟點點頭笑，這個新指導員看來前途無限。

民生報叢書

永遠的催眠　奇幻小說選集

譯者　何穎怡
發行人　王效蘭
出版者　民生報社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三三號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一六一二三一七
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八十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 F84040 •

永遠的催眠 奇幻小說選集

何穎怡選譯 民國71年 臺北市 民生報社印行

2,245面 19公分

（民生報叢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經銷

I. 何穎怡選譯

874.57
8733

NT$ 80.00

